

茶会讲道集

美赫巴巴

1926-1927 年授述

石灰 田心 译

书 名： 茶会讲道集

版权所有：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书名原文： **Meher Baba's Tiffin Lectures**

作 者： 美赫巴巴

翻 译： 石灰 田心

中文配图： 刘成 尘土

目录

第一讲	1
第二讲	12
第三讲	14
第四讲	18
第五讲	25
第六讲	29
第七讲	31
第八讲	39
第九讲	44
第十讲	46
第十一讲	52
第十二讲	56
第十三讲	60
第十四讲	74
第十五讲	76
第十六讲	81
第十七讲	86
第十八讲	95
第十九讲	99
第二十讲	103
第二十一讲	105
第二十二讲	107
第二十三讲	110
第二十四讲	112
第二十五讲	114

第二十六讲	117
第二十七讲	121
第二十八讲	128
第二十九讲	131
第三十讲	138
第三十一讲	141
第三十二讲	148
第三十三讲	151
第三十四讲	153
第三十五讲	155
第三十六讲	157
第三十七讲	160
第三十八讲	163
第三十九讲	165
第四十讲	168
第四十一讲	170
第四十二讲	172
第四十三讲	188
第四十四讲	192
第四十五讲	199
第四十六讲	201
第四十七讲	203
第四十八讲	207
第四十九讲	212
第五十讲	214
第五十一讲	218
第五十二讲	223

第一讲

1926年4月29日 周四 美拉巴德

【1926年大多数周四下午，美赫巴巴会同满德里从美拉巴德步行到阿冉岗村，在弟子卡卡·夏哈内家用茶点——这在美拉巴德早年的清苦日子里，可谓上佳款待。期间，巴巴会针对要阐释的话题侃侃而谈；这就是其中一部主要手稿封面《周四茶会讲道集》名称的由来。尽管早期日志资料都未提及《茶会讲道集》首篇语录的实际授述地点，但授述的日期“周四”表明，地点一定是在卡卡家（亦称家属宿舍）。作为开篇，这是整部讲道集中篇幅最长也最有分量的语录之一。其另一个特点是似乎结合了很可能由巴巴同期授述的《无限智能》内容。——编者】

大知与认识的区别

证悟至高存在（Paramātmā）是我们的大我，即是证悟真理。宇宙是幻象（bhās）的结果。那为何还要试图获取对这个幻象宇宙的肤浅知识，而不去获得对大我或真理的大知？

何谓大知？

“大知”意味着对至高知识（Paramātmā Jñān）的体验。这是我们的永恒灵魂对无上存在的知识：换言之，大知意味着大我证悟。

何谓宇宙认识？

“宇宙认识”被称作宇宙知识（Vishva Jñān）。证悟者在涅未卡帕状态（Nirvikalp Avasthā）获得对至高知识（Paramātmā Jñān）的证悟或体验之后，就是带着这种知识重新下降的。因此总结如下：

真正知识=神圣体验+宇宙认识=对神圣体验的完美知识

换言之，获得真正知识者必然赢得神圣体验，然后还必须获得对该体验的完美知识。

而那些获得神圣体验（Īshvar Anubhav）并留在涅未卡帕状态亦即永恒极乐（Anant Ānand）状态者，则被称作“玛居卜”（Majzūb）。玛居卜虽然成道（体验神），虽然无所不知、尽善尽美，但却不能为世界做任何事情或施以救赎。

简言之，对至高存在（上帝）状态的体验，即真实状态（Kharī Sthiti 或 Kharī Avasth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大我的体验，也就是人在获得真知之前所处的状态，到底是什么。自身已经成道的赛古鲁，在带领那些注定将被其赐予这种体验者通过七个层面时，绝对是在暗中——要么让他们蒙着眼，要么让他们闭着眼。因此，那些将被赛古鲁赐予该体验的人，对这七个层面是什么，毫不知情，甚至毫无概念。一直到最后，他们对该知识都是相当无知，尽管已经跨越所有这些层面！正是为此原因，当赛古鲁在刚好低于第七层面之处把弟子（这种体验的候选人）放下时，后者的状态无法想象——不可描述！就仿佛千百万瓦的电流，突如其来地涌过——更应该说是完全溶解——其精体¹。这种全新的体验让他无比震惊。对自己所置身的状态，也就是其不可思议的全新奇妙体验，

¹ 注：巴巴早期用“精”表示前六个层面，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将“精”与“心”区分开来。

尚未来得及适当思考，甚至加以想象，他就突然进入并获得涅未卡帕状态，在此他自己与永恒极乐（Anant Ānand）合一。

但你们没有实际亲身体验，要我解释或要你们“了悟”这一切，是徒劳无用的。有人可以年复一年地对你们解释所有这些；你们也可以连续多年听这样的人解释，多年阅读这方面的论著，但你们对什么是真实体验也不会有哪怕一丝概念，甚至连其影子的影子都摸不着。难道这永远无法实现吗？没有亲身体验就实现不了！

这种完美状态千百万人中只有一人获得，那也得完全凭靠一位成道古鲁的恩典。

借助于空洞的哲学和肤浅的宗教知识，去谈论这种大知和体验，而未实际亲自证得这种大知和体验，乃是十足的愚蠢——纯粹的欺骗！

有限与无限智能

下页图 1 表示意识的不同程度（1 至 7）和智能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原始的无意识上帝状态（由图底的蓝色弧形代表），即在七个进化阶段之前，人实际上是神，却意识不到这个事实。随着石头的最早出现，恰塔尼亚（chaitanya）的能力也开始显现。但在其整个旅程中，同一个智能或者说“大我”无处不在。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以下讨论的含义，这里列出一些同义术语：

神=大知=智能=大有=光明

宇宙=无知=想象=大无=黑暗

图1.
无限智能
从无意识到超意识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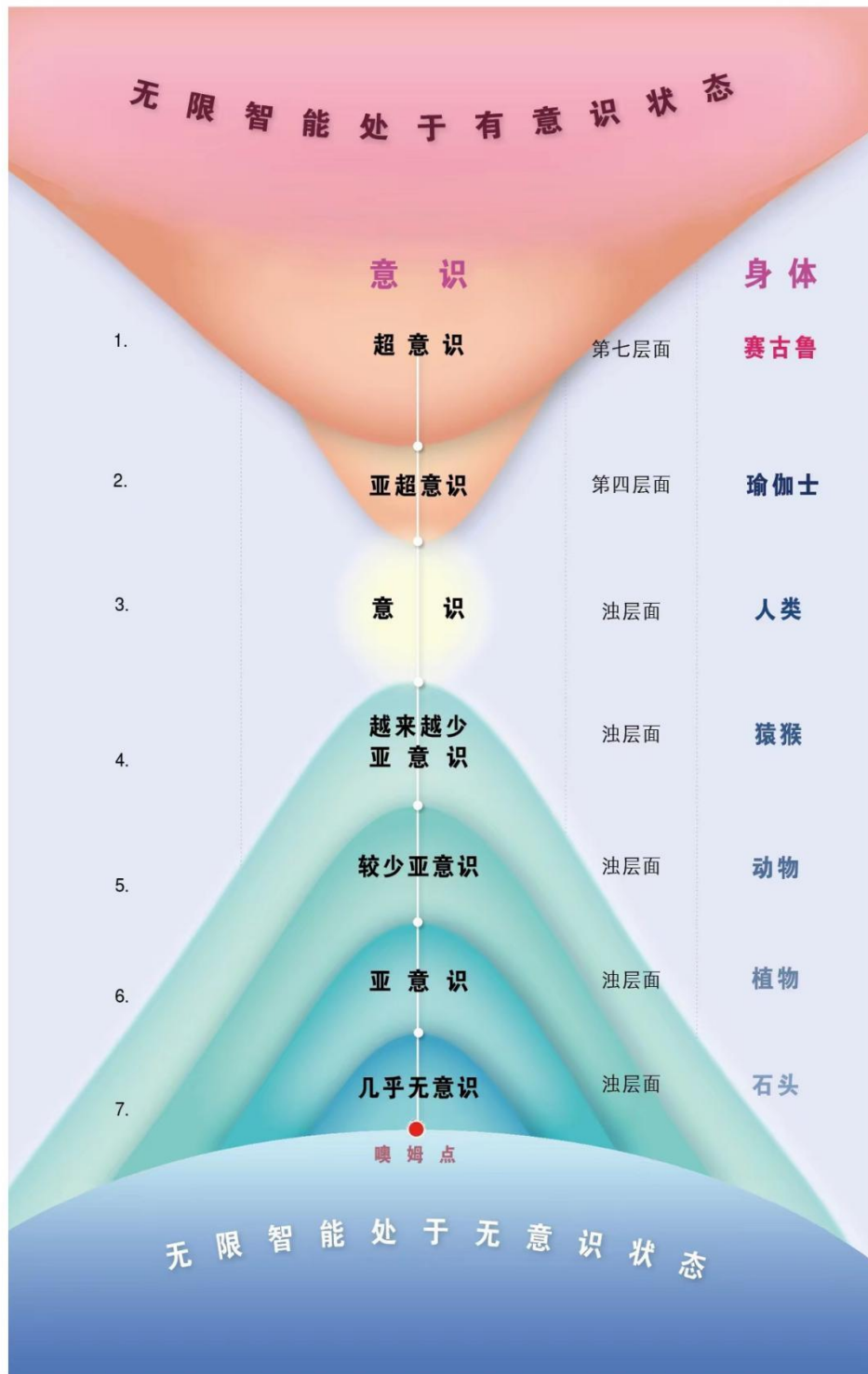


图 1 注解

图 1 描绘了无限智能从原始无意识状态到大我证悟之超意识状态的旅行。多年后这被美赫巴巴称作《神圣主题》。

《茶会讲道集》原始手稿中的这幅图，与《智能笔记》中的两幅图（为《无限智能》书中图 22 之基础），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如在《无限智能》中，对本图一些术语的使用方式，也有必要予以解释：

1) 对猿猴状态为“越来越少亚意识”、动物状态为“较少亚意识”、植物状态为“亚意识”的特征描述。这里的意思是，随着意识朝整全方向的发展，对意识的限制，（可以说）“亚”性，也在减少。换言之，不是意识变得“越来越少”，而是将意识局限在亚意识状态的限制越来越少。这同样适用于动物层面的“较少亚意识”一词：这里的意识比在植物界时有“较少的亚意识”。

2) “动物”一词的使用以及“动物”与“猿猴”的区分。“动物”一词指“有生命的生物”——即从虫到兽界的任何生物，如在《神曰》中所定义的。因此“动物”包括了“猿猴”。巴巴在图中挑出猿猴属单独讲述，是为了强调在人类形体中达到全意识之前的这个最后进化阶段。

让我们来解释图 1 底部的蓝色半圆，这代表无意识的无限智能。这里，大知并不知道“我是无限的（anant）”，因为该大知虽然是无限的，却沉浸于酣眠，即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说，在该状态，大知（神）并不知道“我是无限大知”。

如前所述，“大知”指“神”，而“知道”指“创造”。

在无限智能仍酣眠的这个阶段，一个欲望在无意识的吉兀阿特玛内被创造出来，一个要知道“自己”的欲望，要自我觉悟的欲望。随着这个“自知”欲望的振动，吉兀阿特玛醒来，这使它进一步向前进。可是要前往何处？要前往超意识状态！再说一遍，这种觉醒是如何促成的？是通过一个欲望——自知的欲望。而欲望

则意味着业相——图 1 的“噢姆点”，即欲望被创造之处。正是在这个阶段，吉兀阿特玛获得最初的业相。这些自然业相从石头一直持续到最初的人类状态。

打个比方，你手中拿着一根火柴棒。你的手代表最初的业相，自然业相。现在假设你的手把火柴棒丢入一条小河或水渠，以便它能获得对自己是什么的知识。它被卷入河流，继续前进，被不为其所知所见力量（即被它自身制造的、却不为它所知所见的业相）推到这里、推到那里。从石头（7）一直到人类（3），通过不同的形体和寿命，获得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经验——至此它所经历的是自然业相；之后从人类（3）到赛古鲁状态（1），它所经历的是非自然业相，在此（赛古鲁状态）它证悟到自己是什么。

撇开火柴棒例子的字面意思不谈，我们现在将用图 1 的语言，来探讨这些相同的灵性“事实”。

这个最初因为自知欲望被创造出来的，可被称作恰塔尼亚的东西，从原子亦即石头状态（图 1 的 7）开始前进；在该阶段，它（恰塔尼亚）几乎无意识。恰塔尼亚从那里继续前进，逐渐进入植物状态（6），在此获得“亚意识”。再从那里继续前进，逐渐进入动物状态（5），在此成为“较少的亚意识”。这在猿猴状态（4）达到顶点，在此它是“越来越少的亚意识”。最后，恰塔尼亚达到并获得人类状态（3），在此获得全意识。（但它意识到什么呢？我们后面将明白。）从石头到人类状态（图 1 的 7 至 3）的所有进步，都是通过（由恰塔尼亚本身自动创造的）自然业相之媒介取得的。

瑜伽与层面能力

在人类形体（图 1 中的阶段 3）发生了逆转，也就是说，吉兀阿特玛开始积累非自然业相，而不是继续积累自然业相。因为

到这个阶段，从石头到人类形体进化期间所积累的大量业相垃圾（kachro），阻挡着继续进步的道路。只有清除掉所有这些业相（欲望）垃圾，道路才会畅通——否则不行。对这些业相的清除，是通过不同的瑜伽来完成的：巴克提瑜伽、珞珈瑜伽、禅那瑜伽和羯磨瑜伽。

这样，借助这些瑜伽的各种可行方法（sādhan），业相垃圾被清除，吉兀阿特玛从凡人状态（3）逐渐地达到瑜伽状态（2）（yog avasthā）。在各种瑜伽三昧期间，瑜伽士获得某些能力（shakti），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层面逐渐前进，从第一到第四。不过在第四层面，瑜伽士遇到一个巨大的阻碍或停滞。就好比一个人突然看到一大堆贵重钻石、珍珠和其他无价宝石，感到目眩神迷；同理，到达第四层面的灵魂，也因那里的美妙和魅力（līlā）而惊呆了。惊愕之下，他错误地把在第四层面体验的意外大喜乐（ānand）当作真正的永恒极乐，从而忘记最初的目标——前进并升至第七层面。反倒把这个中途站（第四层面）当成真正的目标，故而停滞在此，享受至今从未体验过的阿南达（第四层面的喜乐）。也就是说，即使这只是一种瑜伽状态，但在前四个层面获得和积聚的巨大能力（“钻石与珍珠”），却实际上对瑜伽士构成巨大障碍，阻止他继续前进——尽管也给他带来极大快乐。他若是幸运，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仅仅在第四层面），因而努力前进，这当然很好：因为他赢得了获取“我是神”状态（真实体验）的机会。但是最大、最危险的阻碍或停滞，恰巧就在这个第四层面。为什么？我们很快就会明白。

如上所述，第四层面所产生的巨大能力，其吸引力犹如一个庞大的钻石和珍珠宝库。对这种意外之财，瑜伽士不知所措。他欣喜若狂，以致于忘记了初心——向第七层面之目标逐步前进。就在他彷徨于这种茫然状态的时候，其恰塔尼亚（表现为要使用这些能力和施展奇迹的欲望）从背后推动他。从而在其所积累的能力与恰塔尼亚（要使用这些能力的欲望）之间造成冲突；这种

冲突对此刻已经被体验所震惊迷眩的心产生冲击。它“惊倒在地”（chīt chakit），陷入昏迷（hairat），停滞不前。为此原因，第四层面被称作“奇观之地”或“入魔状态”（muqam-e-hairat）。

如果灵魂虽在经历这些，却保持头脑稳定镇静，那当然很好。否则，如果它试图使用（实际上不是“使用”而是“误用”）可支配的能力（在第四层面获得的“钻石和珍珠”），则很可能给自己招致最严重的业相束缚，这把它从其高级的瑜伽士“超意识”状态（图 1 中的状态 2）一直往下拽到最低级的、几乎无意识的石头状态（状态 7）。这发生在瑜伽士死后，也就是说，发生在第四层面的灵魂放弃现有的浊体之后。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很快将会明白。

但是，如果瑜伽士满足于所获得的能力，保持头脑冷静，其灵魂稳定不动，不去使用任何的能力，那么已成道的赛古鲁之一就会拿掉钻石和珍珠堆（撤去层面的能力），从而为他扫清道路，推他前进，让他最终通过七个层面，为他赢得证悟——终结他在寻找和认识大我的追求中所遇到的所有麻烦。

简而言之，在第四层面，正如行者会体验到难以形容的愉悦，也会因为享受该愉悦而遭受惩罚之苦；换言之，这种“着魔”造成极大障碍，阻止行者前进。这个层面是诸多巨大能力的仓库，这些通过瑜伽修炼（yog sādhan）所获得的能力之大，甚至能够让能力拥有者起死回生，乃至移动山岳。然而这种层面体验，连同其巨大能力等等一切，无非是灵魂在精领域所见的一场梦幻而已（svapna）。精层面瑜伽士想施奇迹的欲望一旦采用浊形式（付诸行动），其灵魂就会被迫使用浊形体，这发生在灵魂离开三昧状态并放弃浊体（死亡）之时。瑜伽士所使用的这个浊形体，将他从其高级位置一直往下拽到最低级的石头状态。这就是第四层面的严重风险。也是为什么那些已经证悟并且与神合一者，总是反复说明与强调：这些瑜伽三昧和其他的瑜伽修炼方法（这些常被缺乏经验者在求道中所尝试的方法），对达成认识大我的目标

完全徒劳无用。此外，也正是为了同样的理由，成道的赛古鲁会带领弟子（那些注定成道者）完全在暗中，不知不觉地穿过七个层面。由于弟子从不看到或体验层面上的种种奇观，因此不必受其影响；不然，这会使他在回归的中途骤然停下，止步不前——那些睁眼独自行道者经常遭遇的命运。

瑜伽士因何坠落至石形体？

刚才解释了，在达到瑜伽状态的灵魂精体中产生诱惑，使灵魂暴露于毁灭性地陷入业相掌控与束缚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这发生在想施奇迹的（精）欲望付诸（浊）行动的时候；而该灵魂一旦陷入这些业相的束缚，就会被迫下降到最低级的状态和程度。因为灵魂从最低级的石体状态（图 1 的 7）前进到当前的、高级得多的瑜伽状态（2）期间所制造的一切业相，那些在过去所累积的并阻碍其道路和进步的垃圾，已被灵魂通过不同的瑜伽三昧方法移开；结果是，灵魂迄今所行走的、曾被所积业相废物阻塞的道路，在当前的瑜伽状态下，基本上畅通无阻。因此当灵魂再一次屈服于那种束缚，置身于那些业相垃圾的重负之下时，就会被急剧拉下，降到这些业相的最低级，因为这些业相的重量无比巨大。除此之外，（下降至石头）还有一个原因。“奇迹”乃是“幻相中的幻相”（bhāsno bī bhās），而幻相的起因就是业相。

总之，这意味着，第四层面的灵魂在施展奇迹的时候，猛然地被这些业相牢牢掐住喉咙，以致于它实际上被（这些业相）意想不到的非凡重量压垮。当它在一段瑜伽三昧之后，落入这些业相的魔掌时，不得不跌落到最低位置。这发生在灵魂放弃浊体和死亡之后。这个浊体在整个瑜伽三昧期间完全被忽视，因为瑜伽士在通过精体享受层面的体验等一切。

三昧

事实上，这种将行道灵魂暴露于上述风险的瑜伽三昧，并不是唯一的三昧类型。有四类三昧：

- 1、普通酣眠中的平常（sādhāraṇ）、无意识三昧。
- 2、通过呼吸控制（prāṇāyām）等类似方法获得的瑜伽三昧。
- 3、完美忘却状态（证悟真理）的涅未卡帕三昧。
- 4、证悟之后重新下降到世间者的三昧：撒哈伊三昧；该状态仅仅为成道的撒里克所有。

这些三昧中的第一种属于普通类型，由每一个人在睡眠时“体验”。

第二种，瑜伽三昧，由瑜伽士通过呼吸控制专注和类似技术，唤醒空达里尼而获得。

第三和第四种是真正的三昧，因为一个人在这些状态，不是体验着就是体验过永恒极乐（Anant Ānand）。

对层面的体验和层面上积累的一切能力，都只是幻象（bhās）而已。惟有全能者上帝（Khudā），才是唯一的真正实在。因此，你们都要完全为争取达到大我证悟的完美状态而努力；要放弃一切为瑜伽成就和能力所做的尝试，因为这些全是假的，纯属想象。

远离物质摩耶

你们即使没有找到神或古鲁，也要当心两样特别危险的东西——酒与色。要尽量远离和避开之。这样你的心就会在这方面保持纯洁。你就能够远离和避开邪恶影响和引诱（lālach），还有源自幻象（bhās）的欲望。因此，与邪恶影响和欲望保持距离的人，就能摆脱业相及其束缚，并且（就此而言）得救。

对这具浊体及其五种感官（indriya），不要娇纵取悦，也不要过分顾惜。因为身体只是个空壳，一个在死亡时要丢弃的外罩。那为何还去渴望酒、色和财富？为何还去满足这个随时都会失去的浊体的感官？当然，你在世间，就要和家人好好生活，就要诚实履行对家庭的义务；但不要雄心勃勃，超出需要的钱也去挣——只为满足这些身体感官的欲求。挣的钱够养家就行，要为此努力工作，身体上不怕吃苦。但是钱够了，就不要再挣了，以免把剩余收入浪费在享乐上，让自己成为情欲（感官欲望）的奴隶。毕竟这具身体最终是要被丢弃的。把它赋予你，纯粹是为了让你用它去认识自己，也就是证悟大我。

茶和杯碟比喻

杯碟是用来喝茶（或水、奶等等）的。也就是说，杯碟只是喝茶的工具。茶一下肚，喝茶的工具——杯碟——就应被放在一边。同理，一旦证悟大我，这个只是用来成道的工具——身体——就要被放弃。体验真理之后，还要它作甚？

第二讲

1926年5月19日 周三 美拉巴德

【据《联合日记》记述，上午10点，巴巴从山上的水塔（他这段时期的夜宿处）下来。

“过了一会儿，师利召集特别会议，中间对满德里解释了三类真人（Satpurush）：

“（1）未狄莫克塔（Videh Mukta），或称玛居卜（Majzūb）——沉浸于大我证悟亦即对无限知识、存在和极乐的体验，完全意识不到其余的一切（想象的世界），包括自己的身体。

“（2）吉万莫克塔（Jīvanmukta），或称撒里克（Sālik）——在大我证悟亦即成道（同一回事）之后，下降回到浊层面，重获对其浊体和周围浊环境的意识，却不参与浊活动。

“（3）阿查里亚（Āchārya），或称导师，或称库特博（Qutub）——在成道之后，不仅重获浊意识，而且承担起普遍提升灵性这个难以描述的职能；并因而给全宇宙带来巨大的变化。”

《茶会讲道集》原稿对同一次谈话记述了自己的某种扩增版。
——编者】

值遇成道者，何其幸运！

有幸成道的人可分为三个不同类型：

- 1、对宇宙没有意识的玛居卜；
- 2、对宇宙有意识但不关心的撒里克；
- 3、对宇宙有意识且负有责任的阿查里亚（赛古鲁）。

一个人受益于赛古鲁的撒唔斯和纳扎（伴随赛古鲁生活），也同样从伴随撒里克或者玛居卜中受益。难道不是因为这三类人都是成道者吗？难道他们不都是神的化身吗？

当一个人伴随或者说实际上跟这些成道者一起生活时，他们的灵性热量就会烧毁物质摩耶，也就是烧毁这个人的业相，以至于他即使得不到任何直接的物质利益，灵性利益也不会少。如果他对他们提供任何的服务，其收获实在是太大了。

就玛居卜而言，其工作方式不合常理且貌似任性——突然无缘无故地打骂人。然而要从他们那里领受这种“帕萨德”——也只有少数人，命中注定的少数人，才有此好运！玛居卜对其浊体毫无意识，他们到处游荡，躺在泥污中，衣衫肮脏褴褛。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却是成道者；因此，伴随他们并为他们提供服务，收益巨大。

即使这样的人，你们确实也有可能遇到，只要你们的业相、行为和虔诚配得上伴随这种罕见者。而那些接触并聚集在赛古鲁身边的人，又是何等的幸运！你们都是怎样看待自己（运气）的？

第三讲

1926年5月20日 周四 美拉巴德

【据《联合日记》记述，在周四下午的茶会上：

师利优美地解释了赛古鲁内在工作的外部迹象。大师右手和右腿的动作，表示对相关者给予灵性帮助，甚至是赐予成道本身。同理，左手或左腿的动作，则意味着世俗幸福或奇迹。对赛古鲁的信徒而言，奇迹实际上是通过摩耶而自动发生的。但对于满德里，不要指望这种奇迹发生，因为赛古鲁亲自为他们工作！

在同一天的茶会上，巴巴还授述了如下语录。——编者】

放弃生命

Har kas ke jān nadād be jānān nemīresad.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说：不放弃生命就达不到至爱上帝。这意味着，对那些想要从不断的生死轮回中解脱者，对那些想要成为吉万莫克塔并享受帕若玛特玛（伊希瓦）体验者：对这样的人而言，除非放弃生命，否则就实现不了所追求的目标。

那么“放弃生命”是指什么？从奔驰的汽车上跳下？还是通过自残行为去自杀？都不是！“放弃生命”意味着舍弃摩耶幻相，舍弃虚妄印象，也就是用这个浊身和心通常体验的对这个物质世界的享乐。因此，“放弃生命”是指在真正意义上“死去”，也就是臣服于赛古鲁，扑倒在他足前，紧紧抓住它们，永不离开他。就像你脚上的凉鞋，脚走到哪儿，鞋就到哪儿——例如，一会儿进宫殿，一会儿踩粪便：但无论何种情况，鞋的本分就是跟着脚走。不仅如此，鞋还应当牢牢粘着脚，以便最终与脚合一。鞋应该实际与脚融为一体，放弃自己现在仅仅作为鞋的名称和存在。同理，

一个人也应当紧跟古鲁，放弃一切物质享乐、安逸、休息等等，远离并避开摩耶的引诱——即使在跟随古鲁期间遭受其“踹踢”，也矢志不渝。注意，“臣服”和“紧跟”古鲁不是说一天 24 遍对他“神圣达善”，来纯粹炫耀或者伪装智慧！不是那样！恰恰相反，“紧跟古鲁”的意思是严格遵守他的命令，落实他的每句话。

没有“我念”地生活，无私地生活，意味着活着死去。欲、念乃至心本身全部死亡毁灭——即“放弃生命”之意。

歼灭业相：两个比喻

你们这些人就算死上千次，依然原地不动，毫无进步。继续陷入不断的生死循环，是因为你继续把茶杯（工具 *sādhān*）误作茶本身（实在本有）。换言之，你把你的这个身体和所过的这个生活当作真理实在，而这个身体其实仅仅是迈向真理目标的媒介。这些恶作剧都是可恶的业相造成的！挣脱这些业相的束缚，就会找到库达，就会证悟神。你的一次次死生，就好比脱掉旧外衣，裁缝瓦曼又为你缝制新外衣。这里的“外衣”表示身体，“裁缝”代表业相。旧衣刚脱掉，裁缝就着手做新的。同样道理，当你的身体死亡毁灭时，你的业相便塑造一个替代品。而要一劳永逸地终结这种“缝了又毁”的过程，必须得把裁缝开膛破肚，粉身碎骨。也就是说，必须粉碎毁灭生之根源，也就是业相。这一切恶作剧都是业相造成的，所以必须消除之。

该如何做到这个？

再举个缠线比喻。首先，缠线过程制造自然的纽和结（*āṭā* 和 *gāṭh*）——这些就好比业相。这些纽结把（代表真我的）线绳置于困境迷惑中，以至于线绳忘记了真我，反将注意力转移集中到那些由业相造成的纽结上。而要解开这些纽结，必须有人抓住线头（用手帕做比喻也行），从纽结的源头反向解绕，让所有的纽结一一自动消失。一旦纽结都解开了，线绳便证悟自身——“我

是线绳，我是自由的！”最初，线绳并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但通过让自己陷入纽结的掌控和束缚，而获得了自由体验。一摆脱纽结，线绳就立刻证悟到自己原来同现在一样自由，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线绳知道自身状态，原先却不知道。

如前所述，如果抓住线头，也就是纽结开始之处，就能解开纽结；必须从源头反向操作。那么是谁抓住线头从纽结（业相）开始处反向解绕？正是古鲁！你的线绳一到他手中，解开其中各种纽结的责任就落到他头上。换言之，你一旦臣服于赛古鲁，肯定会沿着解脱道路（Mukti mārg），也就是从不断的生死轮回中赢得自由之路，向证悟前进。

我们再打个比方。假设你做梦，梦中在美国驾车兜风。注意，这些享乐全是幻梦一场！再用这个梦代表普通或者说正面（sulat 或 khari）业相。如同证悟需要反面（ulat）业相那样，而要让你进入醒状态并且证明梦状态的虚假性，也需要能够让你立刻醒来的反面梦。这种反面梦会是什么样子？刚好与你之前的梦相反。之前你在驾车兜风梦中享受虚构的快乐，在新梦中你也同样必须体验相反面，必须遭遇可怕之物，以至于吓得心惊胆战，立刻从睡中惊醒：比如看见庞大的恶龙（rākṣa-ajgar），你立刻目瞪口呆，惊醒过来。醒来后你就会发现既无此梦也无彼梦，既没有驾车兜风的惬意，也没有目睹恶龙的恐怖。二者都是梦。这说明，为了警示你并把你的注意力从驱车兜风的享乐梦（代表普通业相）中转移，就有必要出现大恶龙（代表反面业相）。

简言之，要逆转你的普通、正面业相，使你尽快摆脱它们的束缚，实际上需要恶龙出现之类的激烈“手段”。那么这恶龙究竟是谁？不是别的，就是古鲁，在如何逆转并抵消这些普通业相上，古鲁乃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验丰富”和知识渊博。

结交并伴随（saṅg saḥavās）这样一位秘密古鲁，按照他的命令履行职责——如你们大家现在所做的这样——将能够让你们消除并摧毁业相，并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获得大力推动。

秘密工作就在这里进行着，以便把你们都从这个梦境中唤醒——通过展示这条“恶龙”。

第四讲

1926年5月22日 周六 美拉巴德

【晚间7点，话题转到将在当月27和28日为阿美纳伽的巴普·萨赫伯·瓦隶²举办的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今后的四个月将有七八万人涌进城里。可以想象届时的条件状况、组织工作和所需费用！巴巴说，若是清真寺看管者要求，就给他50卢比。巴普·萨赫伯是完人。但他是玛居卜，不是撒里克。巴巴还进一步做了解释。——《禅吉日记》】

玛居卜状态

玛居卜状态类似于儿童（bāl）、疯子（unmatt-gāṇḍā）和鬼魂（pishāch）状态。

1) **儿童状态**。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对“财色”一无所知，因此也感觉不到摩耶的吸引力。玛居卜也同样不受这种诱惑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他们所体验的是儿童状态（bāl avasthā）。

2) **疯子状态**。疯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意识，还打人骂人，肆意妄为。玛居卜也同样觉察不到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状况。

3) **鬼魂状态**。鬼魂到处游荡，样子凶恶可怕，有时候形似骷髅。玛居卜也同样随心所欲到处游荡，并且对环境没有意识，对世界毫不关心。

² 注：巴普·萨赫伯·瓦隶（Bapu Saheb Wali），阿美纳伽的知名灵性人物，曾与堪萨赫伯和顾麦·伊朗尼一家交往，并在堪萨赫伯的父亲去世后，立即前往探视其遗体。巴普·萨赫伯的陵墓位于阿美纳伽，距离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总部“美赫纳扎”只有几百米。

玛居卜、撒里克和阿查里亚都是成道者，但他们的状态却不同：玛居卜像疯子，对身体和状况一直没有意识，无缘无故到处游荡。撒里克虽像玛居卜一般漫游，却保持对身体和外界状况的意识。不过，撒里克也像玛居卜那样，对世界漠不关心，毫不在乎。然而阿查里亚除了像撒里克那样（对世界）完全有意识之外，还有职责要履行。他不但是神的化身（**Brahma Svarūp**），还能在履行职责时做神本身（**Brahmā**）不能做的事情和工作。

若有人问我哪个更好：图克拉姆还是伊希瓦？琐罗亚斯德还是阿乎若玛兹达（此处伊希瓦和阿乎若玛兹达指神）？我就会明确回答：坦率天真的图克拉姆远远比神更优越更伟大，正如琐罗亚斯德远远比阿乎若玛兹达更优越更伟大。因为图克拉姆和琐罗亚斯德，作为赛古鲁或者说阿查里亚，都为世界提供了卓越的服务——这却是作为伊希瓦或阿乎若玛兹达的神做不到的，因为他对世界没有意识。那么谁更好：图克拉姆或琐罗亚斯德那样为世界履行职责的有意识神（**jāgrut Bhagvān**）？还是玛居卜那样什么也不做的无意识神（**bebhān Bhagvān**）？当然是前者！

你们都能够成为基督或者琐罗亚斯德³。在他们内里的神（库达）也在你们内里。可是，噢！关于他们所做的准备，该怎么说呢？你们自己本身也做好那种准备，也将看见同样的神。

那么，神（库达）是什么？帕若玛特玛是谁？

所有那些享受永恒极乐并体验涅未卡帕三昧（完全忘记的状态）者，包括玛居卜，都已经证悟神并且与神合一；但是玛居卜完全融入对永恒极乐（**mastī**）的享受，对自己的身体和世界毫无意识。因此玛居卜类似于神本身。

相比之下，即使在获得对永恒极乐的享受之后，还能够下降回来对世界履行职责的真人和赛古鲁，则是完全清醒和有意识的——不仅对自己的至高状态及其相关极乐，而且对自己的身体、

³ 注：美赫巴巴在早期似乎没有对神人与人神做仔细区分。

世界等等一切。因此他们能够给世界带来极大好处，提供重要服务！这些成道者类似于帕若玛特玛。

琐罗亚斯德、耶稣都是完全清醒和有意识的库达。他们为了世界的利益而下降并采用形体。但就琐罗亚斯德而言，他对世界的原始和狂热状况做了评估，故而指导民众奉行对阿乎若玛兹达的巴克提。假如琐罗亚斯德说：“崇拜我！”——那会有什么后果？世人决不会相信他，反而会把他看成是自大狂或者疯子。因此，他让当时的民众崇拜阿乎若玛兹达：虽然他们在崇拜阿乎若玛兹达，实际上是在崇拜琐罗亚斯德本人！但他们相信阿乎若玛兹达代表了比琐罗亚斯德更高的力量（Shakti），于是就持诵阿乎若玛兹达之名。在曼苏尔·阿尔·哈拉智⁴的时代基本上是一样的局面，不过他的做法和命运则与琐罗亚斯德不同。因为当他宣称“我就是神”（ana'l Haqq）时，当时的民众认为他妄自尊大，就把这个可怜汉送上了绞刑架。即使在前往绞架的路上，阿尔·哈拉智仍然继续宣称：“我就是神！”世人就是这么疯狂。

从摩耶中解脱

即使你只能做到不再屈从摩耶的几大特性，也就是情欲（kāṃ）、嗔怒（krodh）和贪婪（lobh），你便为实现伟大的真理目标获得了某种资格。有些人没有古鲁或者灵性导师，他们应当怀着真爱持念神名。还有些人在世间生活工作，履行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同时又总是想着神，过着纯洁高尚的生活，甚至丧失妻儿和亲人也毫不悲伤或怨天尤人，反而用“这些皆是神意所

⁴ 注：曼苏尔·阿尔·哈拉智（Mansur al-Hallaj），公元9-10世纪著名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者，因被指控为异端，于922年在巴格达被处死。他最有名的宣称是“阿那尔-哈克”——“我是道”或“我是神”。美赫巴巴在《语录》中，将这个苏非教术语等同于《奥义书》的真言“阿哈姆-卜拉玛斯密”（我是大梵）来肯定灵魂同超灵的一体性。参阅《语录》中“业相的消除”第一部分。

赐和神意所取”来宽慰自己：这些人也同样有资格。他们的准备与资格确实了不起——肯定是远远超过那些假冒“萨度”——这种“圣徒”四处游逛，有人施舍，就报以“祝福”说：“老妈妈，看在上帝份上，施舍我点什么吧，愿您的子孙长命百岁！”

这种（在世间忠实履行义务的）生活模式，是针对那些想念神却没有古鲁导师的人。

对于有古鲁导师的人，情况则相当不同。这些人只需要全心全意地地臣服于古鲁，并且不折不扣地服从和执行古鲁的命令：这就是他们唯一要做的——尽管就连这个也难以做到。因为这种人普遍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物质摩耶从一端要把他们吸引到世界及其环境上，古鲁则从另一端要把他们吸引到他那里。他们的状况就好比一夫娶二妻。最终胜利者当然是古鲁。他把这种人从摩耶的魔掌中解放出来。不过，对摩耶的势力绝不可小觑。相反，这些势力庞大，极难克服。例如，即使在我做了这么多的解释，对你们做了这么多头脑训练之后，假如有个貌若天仙的美女走过来，站在门口，立马所有的眼睛都会急于看看她，都会被她吸引！这是因为你们都有身体，连同被（这个总在吸引你们的）摩耶染色的认识。让这个美女站到（像美赫利这样的）小孩子面前，或者把一堆财宝放在小孩子身边，他会受影响吗？根本不会！为什么？因为他对摩耶、情欲和贪婪没有意识，尽管他也跟你们一样有身体。他的身体也像你们的一样会受苦乐感受的影响！这一切都说明，你们必须要摆脱摩耶的魔掌和束缚。

再举个例子。假设有人的牙齿都掉光了。给他一根甘蔗，他会怎么做？虽然无法享受嚼食甘蔗的快乐，他也会满心希望能那么做，会对自己说：“我要有牙齿该多好！”同理，老年人虽然无力享受，但如果身旁站着美女，他至少也会被吸引，还会说：“我要是年轻该多棒！”这就是摩耶！该怎样才能脱离摩耶的魔掌？惟有靠古鲁的恩典！倘若一个人向古鲁臣服，全心全意服务他，那么古鲁就会在顷刻之间烧毁他的全部摩耶——只需燃烧一根

火柴所花的时间。这样的大能，这样的里拉，乃为古鲁所拥有！但你们必须首先做好准备，配得他的恩典。否则，你们就可能继续生死轮回不息，连一缕真理的香风都闻不见。但如果有人赢得古鲁的恩典，古鲁则不但将摧毁他的全部摩耶，还将赐予他莫克提，让他脱离不断的生死轮回，让他能够于瞬间见神：只要在他头上轻轻一拍。对古鲁的能力你们有概念吗？完全没有！你们仍在摩耶的魔掌中，双手被捆绑着。需要把它们（你们的手）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

Bandhyā se bandhyā milā, chhuṭe kon upāy?

Sangat kariye nirbandh kī, pal me dīye chhuṭāy.

卡比尔的这对印地语诗句字面意思是：“一个受缚者去见另一个受缚者，能有什么解救办法？因此要伴随那个没有束缚者，他将在一瞬间把你释放出来。”

一个双手绑着的人求助另一个同样双手绑着的人，永远得不到解救。但如果他去找一位双手自由的人，就会立刻得到解放。

明珠暗投

猪猡总是靠垃圾和粪便生活。你就是把山珍海味、无价珍宝甚至钻石宝珠丢在它跟前，它还是会选择垃圾粪便，之后才会考虑吃别的，从而把最好的东西置于最后。换言之，对猪来说，垃圾就是一切，别的食物——即便是山珍海味——都是“之后考虑”。甚至你把珍珠丢在猪跟前，它也会说：“让我先吃垃圾，这些珍珠之后再说。”这里的“珍珠”表示证悟的道路，而你们人类的状态就像猪一样。换言之，你们宁要垃圾，不要珍珠。尽管我向你们展示了证悟道路“珍珠”，你们还总是被世界摩耶（垃圾）吸引而去追逐它。那么这些珍珠是为谁而准备的？是为天鹅准备的！

解释与体验

我也曾一度像你们这样，被这个世界摩耶所吸引；可是啊！我的古鲁拥有怎样的里拉，怎样的能力！是他向我展示了证悟珍珠！

"Tu tu" kartā tu bhayo, rahā na mujme hū.

Mai vārī jāvu tujpe: jīdhare dekhtā udhar tu-hī-tu!

我不停地念您的圣名，

终于与您合而为一！

而我自己则一无所剩。

我的古鲁啊，我该怎样赞美您？

我把目光投向哪里，

就在哪里看见您，没有别的！

——卡比尔的诗

这种转变归功于谁？全靠古鲁！而且又是那么容易！惟有通过他的仁慈恩典，才能赢取这个奖赏！古鲁的恩典绝对必要！

你们都在经历同样的行道过程，都在沿着直线前进。证悟将被赐予那些配得者和应得者。有了古鲁的恩典，这些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在头上拍一下——接着就是，啊，极乐，永恒极乐！你们对这种极乐没有丝毫的概念——即使我长年累月不断用语言或文字向你们解释！离开实际体验，离开证悟，是无法理解的。

拿这间屋子做例子，我们用它代表证悟。屋子里有很多箱子、器皿、提灯，一应俱全。假设你过去从没见过这些提灯、箱子、器皿，也不知它们是干啥用的。那你怎会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等等？要通过解释才能知道，或者通过直接看见——这在我们的比喻中相当于体验。

在上述两种方法之间，第二种，也就是解释的方法，是非常困难和漫长的。如前所述，如果为了让你们完全理解，我不得不

对这些物件一一解释的话，那将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不止是几年，才能让你们理解这些事情——证悟的秘密。但如果不去管这些麻烦的解释，而是让你们眼睛闭着或者用绷带蒙上，把你们带到这里，再将绷带解开，你们只要瞧一眼，就会知道这些物品都是什么——这是提灯，那是箱子，这是器皿，这个是这，那个是那。这种认识，哪怕是千遍的解释都无法向你们传达，但你们通过亲见——通过实际体验，则立刻一目了然。简言之，那些靠解释几乎无法理解的事情，却能够通过视见——通过体验，被轻易明白和领悟，尽管这种“见”真的会让你震惊不已！

就同一个话题再打个比方。假设阿冉岗有个甚至连村子都从未走出过的纯朴村民。用绷带蒙上他的眼睛，把他领到美国或欧洲的大城市，让他站在街上。然后突然把绷带解掉：他将是怎样的状态？简直会惊呆了！马车、汽车、电车、火车等喧闹的城市生活会让他不知所措，茫然地看着四周。对所有这些东西——车水马龙交通拥塞，即使你年复一年试图向他解释，他也摸不着头脑，更别说清楚认识了。然而，当他亲眼目睹这些事物，有了体验，就会立刻明白这一切。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证悟——对它的解释与体验。你们的眼睛现在蒙着绷带，因而一无所知，毫无概念。你们甚至认识不到垃圾与珍珠的区别。尽管我把真理道路（Sat-mārg）的无价珍珠真心提供给你们，你们却跑开，去用嘴啃垃圾——也就是说，你们被世界摩耶吸引，纠缠其中。因此，古鲁的职责是首先把你们从这个摩耶的毒颚中解放出来，然后赐予你们证悟体验。

你一旦向古鲁臣服，他就**不得不**履行对你的职责——责无旁贷。此后，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不受限制的爱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会促使他履行对你的责任。

因此，你们要把古鲁视为上帝，尽可能满怀着信爱来臣服和服务他。那样你就会得救！

第五讲

1926年5月27日 周四 美拉巴德

【这段时期，美拉巴德如火如荼。这个起初只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乡村的一个小小居住点，现已发展成有很多分支和活动重点的生机勃勃的居住区。与此同时，美赫巴巴也前所未有地致力于对满德里讲道开示。其中有很多语录涉及到最深奥的灵性哲理，比如这篇很可能也是在卡卡·夏哈内家的茶会上授述的周四谈话。——编者】

大心与大我

大我或者说大心⁵从微小点（图2的1）涌现并开始宇宙之旅的那一刻，也同时采用形体并且开始制造业相。这些业相的积累伴随着大我从意识最有限的石头状态向人类状态的前进；这个积累过程是自动的，业相本身的性质也是自然的和物质的。

正是在人类形体中，当人充分意识到虚幻宇宙时，他的心也最受摩耶（也就是印象和想象）的吸引。这个虚幻宇宙不是真我，而是真我的一个影像。甚至在试图追溯真理实相的行为本身，人体中的大我也通常沦为牺牲品，并受到自身能力的阻止——这些能力是其通过瑜伽、苦行、持名、发展悉地等等长期努力而逐渐获得的。

⁵ 注：这里的“心”所表示的不是在成道时消失的妄心，而是与大我（帕若玛特玛）一体的真心。在巴巴同时期授述的《无限智能》中，也多次出现类似字眼，比如“无限心”或“无限真心”等。后来巴巴放弃了这个用法。

在石形体中（图 2 的阶段 1），深眠中无意识的心不知道大我也不知道宇宙。

相比之下，在人体中（阶段 2），心是有意识的——虽然不是对真我而是对其影子（摩耶）的意识。就仿佛照镜子时，人心错误地把镜中的映像（影子）当作自己。因此人心仅仅意识到虚幻宇宙和摩耶。

最后，在瑜伽士的超意识状态（图中阶段 3），大心意识到真我，因为现在它既没有沉浸于深眠无意识，也不再看到反映其自身形象的“镜子”。但是，有超意识的人却亲眼看见自身大我，因为他已经消除了之前阻挡其视野的全部业相垃圾。

图2
心经历宇宙的旅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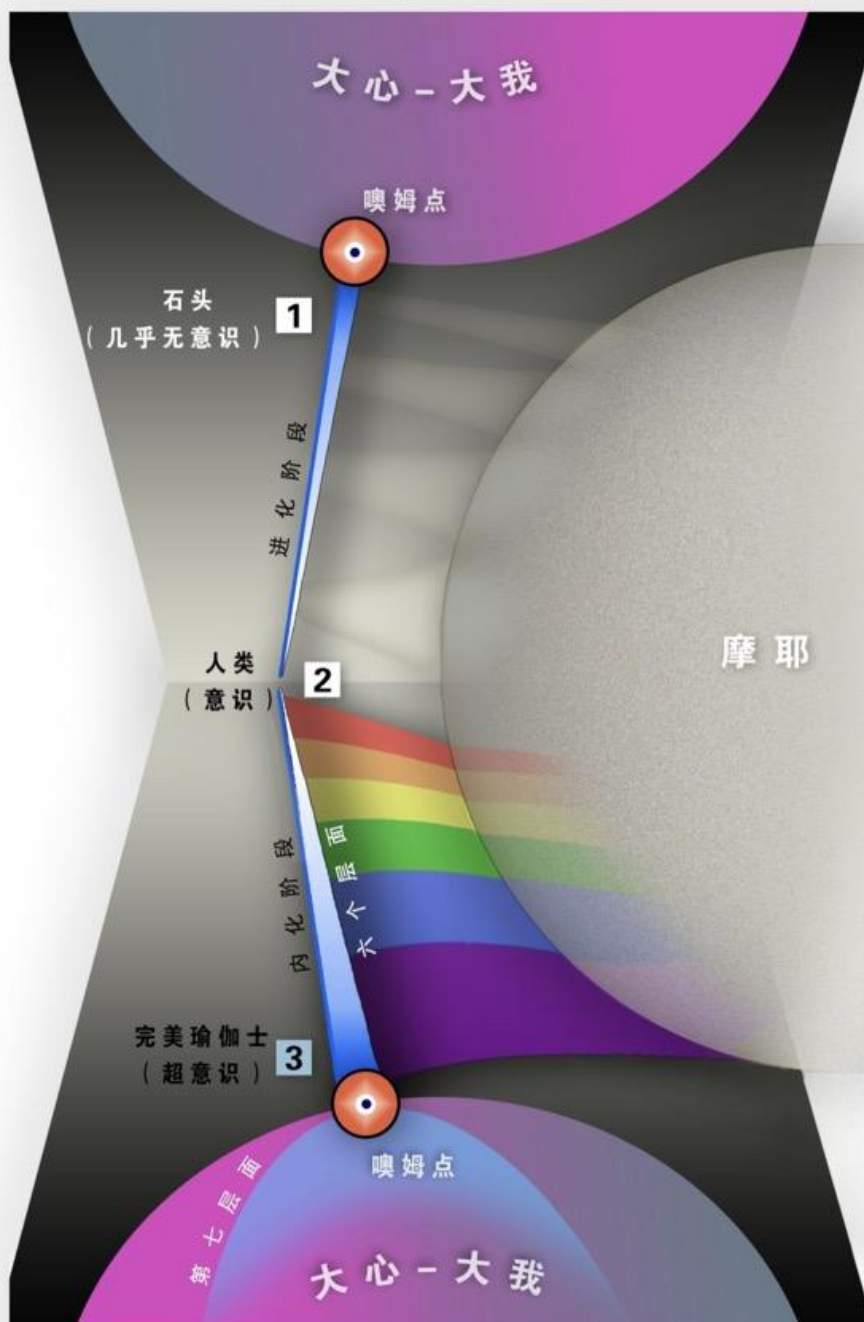


图 2 注解

原图有一条从（顶部半圆）起点下降的线，但未标明目标。本图在顶部和底部分别用“大心-大我”表示起点和目标，摩耶介于中间。在本篇茶会讲道中摩耶占有突出地位。

简言之，在所有这三个阶段——无意识、有意识和超意识，大心本身是同一个，但是条件或状态却不同。

大心一旦回归到它的起点（3），便知道整个宇宙中的万物皆从该点开始、辐射和产生；但在大心超越该点时，则完全失去对宇宙及其表面“万物”的意识。这时大心处于涅未卡帕状态，并发现在此只有永恒无限的极乐（Paramānand）。

但在人达到涅未卡帕之前，在凡人与完美状态之间的中间阶段——该中间阶段包括六个内在层面——也同旅行的早期阶段一样全都是想象，因为诸层面及其相关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想象而已（bhās）。

赛古鲁带领弟子通过这些层面时，不会在中途停留，而是一气呵成直达证悟。此外，赛古鲁还让他们蒙住眼睛，以避免途中会遭遇的危险：否则弟子的心就会被层面上的壮观魅力和他在此获得的能力所迷惑陶醉，从而成为这种体验的牺牲品。而损害弟子的求道努力的，恰恰是这种层面上的魅力和人心的迷惑，因为缺乏经验者很容易把这些层面上的虚假魅力错误地当作真正的证悟极乐。

第六讲

1926年5月30日 周日 美拉巴德

【5月29日星期六，隆重庆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56岁生日：为4000人提供了食物；安伽尔·普利得在赛朝廷演讲《往世书》；抬轿队伍上山；燃放焰火结束活动。次日上午，学校继续为期三天的假日，男孩们听了安伽尔·普利得的又一场演讲，下午参加运动会，包括障碍赛跑、套袋赛跑、二人三腿竞赛等。当晚，有位满德里跟巴巴“顶嘴”，这促使巴巴谈起控制嗔怒的重要性。巴巴说，赛古鲁无论如何都会履行对圈子成员的职责，不过他们对大师的服从会让他的工作更容易些。是夜，巴巴就此进一步打比方解释。——编者】

需要

你请理发师为你刮胡子时，让他随意摆弄你的脸，把你的头转到这边，转到那边——随便哪个方向。这是因为你有需要（garaj），有目的，那就是把胡子刮了。一旦需要——刮胡子的目的——实现，你就不会再让他随便摆布了——连碰你一下都不行。这个时候要是理发师胆敢用手蹭一下你的脸，就会得到你的一记耳光或一脚。或者，你如果性格温和，就会警告他：“当心！别碰我！”

同样道理，你如果需要或者渴望成道（证悟大我），就要全身心地向赛古鲁臣服。臣服之后，无论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都要遵照他的意愿和命令，去执行他的每句话，这样，根据你的行为和资格，你的需要——你的（大我证悟）目标——迟早将会实现。也就是说，你既然为了达到刮好胡子的目的，

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给一个普通理发师，那么如果你渴望获得大我证悟这么重要的礼物和成就，为什么就不能臣服于一位赛古鲁？

赛古鲁是为施予而来

河与河水是为了供民众使用的，河水流淌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满足民众的需要。不管是谁需要水，都可以拿着大小器皿，灌水拿回家作各种用途。

同样道理，就像河流那样，赛古鲁（或阿瓦塔）也是为了责任而降临这个世间的；也是为了从其掌管的无限极乐、知识和神圣体验的不竭恩典中（纯粹出于慈悲）施予，他们才在此确立地位。不管是谁需要或者渴望分享这些由赛古鲁保管的无价珍宝，都可以带上器皿（也就是亲自去找赛古鲁），各人根据自身的要求和资格，从赛古鲁所拥有的真知、极乐和祝福大宝库中来装珍宝。这个——从真知和神圣体验中施予——就是这些完人的工作。也正是为了这项责任，他们才采用这个人身降临世间，从而牺牲其真正超灵状态（Paramānand）所特有的极乐。

第七讲

1926年5月31日 周一 美拉巴德

【在赫兹拉·巴巴简学校的茶会期间，巴巴对在场的全体满德里授述以下语录。

——编者】

图3
椰子的含义



椰子的哲理含义⁶

椰子被认为是圣果，在很多宗教仪式尤其印度教仪式中都有一席之地。除了仪式用途外，这种水果通常被献给圣人和古鲁的足前——不仅他们自己的弟子和跟随者这么做，就连偶尔拜访或达善者也这么做：这又是印度教中特别盛行的习俗。不过，在向圣人高道献椰子者当中，又有多少人了解这种做法背后的重要含义和深刻哲理呢？

按照师利的解释[注：《讲道集》中用师利称呼美赫巴巴]，椰子可分为四个组成部分：三个外层和内部汁水。各自的含义如下：

- 1、最外纤维层=浊体
- 2、外层硬壳=精体
- 3、内核=心
- 4、汁=成道

一般来说，从椰子中取汁的过程有四个步骤。

首先、去除外纤维层。

其次、打碎硬壳。

第三、切开或打破内核。

最后、从核内取汁。

这些为大众常用的方法是逐步而缓慢的。但在紧急情况下，比如在某些正式和神圣场合需用洒椰汁表示吉祥时，则要用粗暴的手段打破整个椰子及其所有外层——往墙上或地上使劲砸，一下子打开椰子。这些是有关取椰汁的外部、物质、世俗行为。

⁶ 图 3 注解：这篇语录的原稿没有提供图表。由于此处的椰子比喻易于视觉解释，而且献椰子在印度教奉爱派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为很多印度人所熟悉，所以美工编辑组决定在此插图说明。

我们现在谈谈跟开椰子过程有关的灵性含义。首先，打开椰子的目的是从壳内取汁水或者核肉；采用不同的步骤也是为了这些目的。这是有关献椰子的外部世俗表现和外层意义。但其内在含义和灵性表现可以说是证悟大我。若用取椰汁这个物质行为来代表灵性上的证悟大我，那么这个过程有如下四个阶段：

1、可把去除最外纤维层的过程比作脱离整个人体的各个物质组成部分。[注：此处指一个人从浊层面到精层面前进时脱离对肉身的意识，而不是指一般死亡时实际脱离肉身。]

2、成功地“去除”浊体（也就是停止浊体活动）会激活精体。可将此比作（完全切除和撕掉纤维层之后）暴露出椰子的木质硬壳。

3、当浊体和精体都被去除后，留下的心开始行动。灵性过程的这个阶段相当于纤维层被切除和硬壳被打开之后，椰子内的白色软核肉被暴露出来。

4、心的运作止息将人提升至上帝状态。同理，在物质层面打开或切开内核便得到甜椰汁。

让我们再更具体地解释一遍这四个阶段。

首先，必须去除浊体部分——这是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我们可把去除每一根纤维比作逐个割断和摧毁物质摩耶的无数特性。总体来看，即使我们将拔除一根纤维等同于消除整个人身（在死亡时身体毁灭），但是从这个身体和前生也会有新的生命一次次地产生，正如在旧纤维被拔除和消灭后也会有新纤维一次次地长出。这是因为摩耶（也就是业相）依然以内外两层皮的形式存在着。

其次，必须去除外层硬壳（这个去除过程始于浊体离开和精体开始工作之后）。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各种瑜伽（静心、专注、三昧等等）开始发挥作用。

第三，必须打破并丢弃代表最内形体的核肉；也就是说，心必须停止运作。完成这一步之后——

第四，涌出椰汁，也就是证悟成道。

简言之，为了成道，就要逐渐或者一下子去除所有三个外层——浊、精和心体。

一般来说，去除椰子的三个外层，如同浊、精和心体的脱落，是一步步逐渐完成的。大多数情况下，在达到最终成道目标之前，脱离三体——尤其是心体——的过程不仅需要数世纪，而是需要千秋万载。

只有赛古鲁才有能力在眨眼之间，一下子赐予证悟——我们将这个行为比作强力一击打碎整个椰子。他在顷刻之间毁灭（在此被比作椰子内外三层皮的）摩耶和心。因此，你们要全心全意地臣服于古鲁！向圣人或赛古鲁献椰子表示贡献者将身体和灵魂的绝对臣服。所以，要让那些向圣人献椰子的人都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含义，并且全心全意地向古鲁臣服。

成道之路

据圣哲所言，成道之路有如下三条。

第一条道路最快捷和容易。那就是伴随圣人（Sat-saṅgam）生活。这要求除了伴随之外，还要按圣人的命令履行服务。这条道路可被比作特快专列。

第二条道路是在没有（能够提供最容易道路的）古鲁亦即灵性导师的情况下，全心全意地持念神名并且尽己所能为人类服务。这条道路就好比是客运列车。

第三条（也是在没有古鲁或者说灵性导师的情况下遵循的）道路更加漫长与艰辛。那就是全心全意地而不是机械地严格遵守夏里亚特（宗教律法）的所有教条和规定；一个人应当忠实地履行这些律法的规定。这条道路就好比是货车。

除了这三条别无它路。那些找不到任何一条道路的人注定会保持原状，漫无目的地久久四处飘零。同时，从灵性角度来看，他们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原地不动，毫无进展。

正是为此原因——也就是为了让人类大众免遭这种令人痛心的必然境地，大师、阿瓦塔和先知们才教导了夏里亚特（第三条道路），因而以宗教的名义提供了极佳的规定和法则——能够指引全世界各阶层的亿万大众普遍改善行为的规则。这些以宗教的名义制定的规则能够很容易被很多人领会、理解和恭敬地实践。

然而对自己的弟子——这些幸运者，大师则是带领他们走第一条路，也就是最快捷容易的特快专列。就这样大师将证悟赐予弟子，将他们从不断的生死循环中解放出来。不过，这种证悟珍宝仅仅给予极少数的人——**内圈**弟子。

对其他人，也就是那些能够遵循信爱和服务之道（*bhakti* 和 *sevā mārg*）的外圈信徒，大师则给予特殊教导，从而让他们做好准备；而把宗教的基本原则和夏里亚特留给普通大众。

大师教导的深刻哲理

这些大师和阿瓦塔教导的哲理是多么美好！充满怎样的深刻含义！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圣线仪式（*kastī*），印度教徒的巴赞唱颂（*tāl-bhajan*），伊斯兰教徒的礼拜（*namāz*）其实都是消除业相的良方——因为业相是成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琐罗亚斯德教徒圣线的哲理含义

就拿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圣线仪式为例。圣线上的三个结代表琐罗亚斯德教的三个精华教义：善思、善言和善行。甩圣线的深层哲理和内在意义是什么？有谁知道其真实含义？

从物质角度来看，甩圣线是为了甩掉线上积聚的尘埃。这是外在意义和外部表现。

从宗教角度来看，甩圣线表示击掉恶魔亦称撒旦（一切邪恶的化身）的脑袋；也就是赶走所有的恶念、恶言与恶行。这是宗教教义的精神表现。

从灵性上讲，甩圣线则意味着消除在上一次和这一次甩圣线的间隔期积聚的业相。那么这些业相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

业相是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的直接结果，是吉兀阿特玛每时每刻都在积累的东西。正如电影中一个举手就需要许多画格来捕捉从下往上举手时的不同动作，同样也有大量的业相每时每刻都在形成。一个人要摧毁两次甩圣线的间隔期所积累的大量业相（不只是上述物质意义上的甩掉尘埃），就应当贯彻甩圣线的行为——如果他明白其中深意，诚心诚意地做圣线仪式的话。否则，即使举行千百遍圣线仪式——甚至加上纯粹出于习惯或一时兴致而机械地念叨长篇祷文——也绝对是无济于事。一天只做一次圣线仪式——至少这么多——但要真诚地做，也会给你带来很好的结果，胜过千万遍毫无诚心的空洞仪式。所以说，甩圣线祈祷旨在割断和摧毁业相。这种仪式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

印度教徒的巴赞唱颂和伊斯兰教徒的礼拜

同样道理，印度教徒的巴赞唱颂和伊斯兰教徒的礼拜，都是让我们一心专注于同神结合这个唯一理想的手段；这些由圣人们提供的做法显然都是为了让我们把心从世俗烦恼上转移到专注独一上主。若怀着这种意图——也就是一心一意地想着神——来做巴赞或礼拜，那就是名副其实的祈祷；否则，就只是闹剧而已，不比演习好多少。你可以喊着“图克拉姆，图克拉姆！”跳来跳去，就算跳上千百年也不管用。靠这些方法，你对图克拉姆是谁和是什么连影子都摸不着。因为天神或圣人要求的不是上蹿下跳、高

歌低吟和疾缓摇铃的巴赞唱颂。需要的是你的信爱，不是要你一边胡闹和机械念叨，一边念念不忘世俗追求。简言之，这些时不时的甩圣线，这些巴赞唱颂击钹摇铃，这些一日多少次礼拜祈祷——我们在当今世界上看到的所有这些情况——可以说全是为了夏里亚特和表演，不是对神的义务而是对夏里亚特的义务，实际上心里早把神抛到了九霄云外。

再拿典型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为例，他在每天做祈祷时会常常被发现在计算冗长的祷文还剩几页才能念完——这说明他一心只想结束这种“念念有词”的无聊任务。他认为自己这是在为神做事，事实却恰恰相反，他这么做是为了夏里亚特和显示，为了给内心某种冷漠安慰：自己做了祈祷，履行了对神的义务。我们有多少次看到，帕西牧师一边做圣线仪式念祷文，一边向街头小贩打听蔬菜等等的价格？我们又是多么经常看到，人们在用餐前做圣线仪式时，其实满心垂涎于桌上的美味佳肴？这种祈祷和圣线仪式就是做上亿万遍也没用！这同样适用于巴赞歌者：他们摇铃敲钹，上蹦下跳，扯着嗓门高呼“图克拉姆-图克拉姆”——就是做上千百年，连真正图克拉姆的影子都找不到！伊斯兰教徒的礼拜也如此：即使一个人严格遵照夏里亚特规定去做礼拜——叩首、双手捂耳等等，但若心思不在上面，不管做多少遍都毫无价值。

很多人以为如果自己严格遵守其宗教规定的夏里亚特，之后再去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甚至于犯罪，那么这些行为和罪过也都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已经遵照夏里亚特做了祈祷。但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圣人们从来不曾也不会给这种建议。夏里亚特本身并不坏——如果将之视为对神和宗教的真正义务而非为了显示而去适当遵守的话。尽管如此，就连这个（对夏里亚特的适当应用）也是前面所讲的三条道路中最为漫长的。

当今这些仅就宗教习俗、做法和原理争吵不休的所谓“哲学家”——这种人只会把他们（如果有的话）的听众和跟随者领进无知领域。一个身在黑暗中的人能洒播什么光明？一个自身对宗

教真意一无所知的人能传授什么知识？这种引导就像瞎子领瞎子：引领者和跟随者都只会冲向黑暗和无知深渊。他们试图抓住影子，结果只会失去实质！

实质与影子

那么“实质”是什么，“影子”又是什么？

“实质”表示成道途径，“影子”则指哲学争论——只是用冗长、华丽、浮夸的词汇（甚至用“成道”这种词）来表达遥不可及和模糊不清的意思。“影子”还指就夏里亚特的习俗、惯例等原则的对错争吵不休，这都与建立这些习俗、惯例和原则的初衷和目的相去甚远，实则是完全背离。

停止这些对文字解释、习俗惯例、权利特权的伤脑筋争执：丢掉这一切，去听从那些已经见到、体验并证悟上帝者——也就是那些与神合一者——的建议。只有这些洞察和知晓一切究竟的人才能正确地建议和指导你们！

第八讲

1926年6月3日 周四 美拉巴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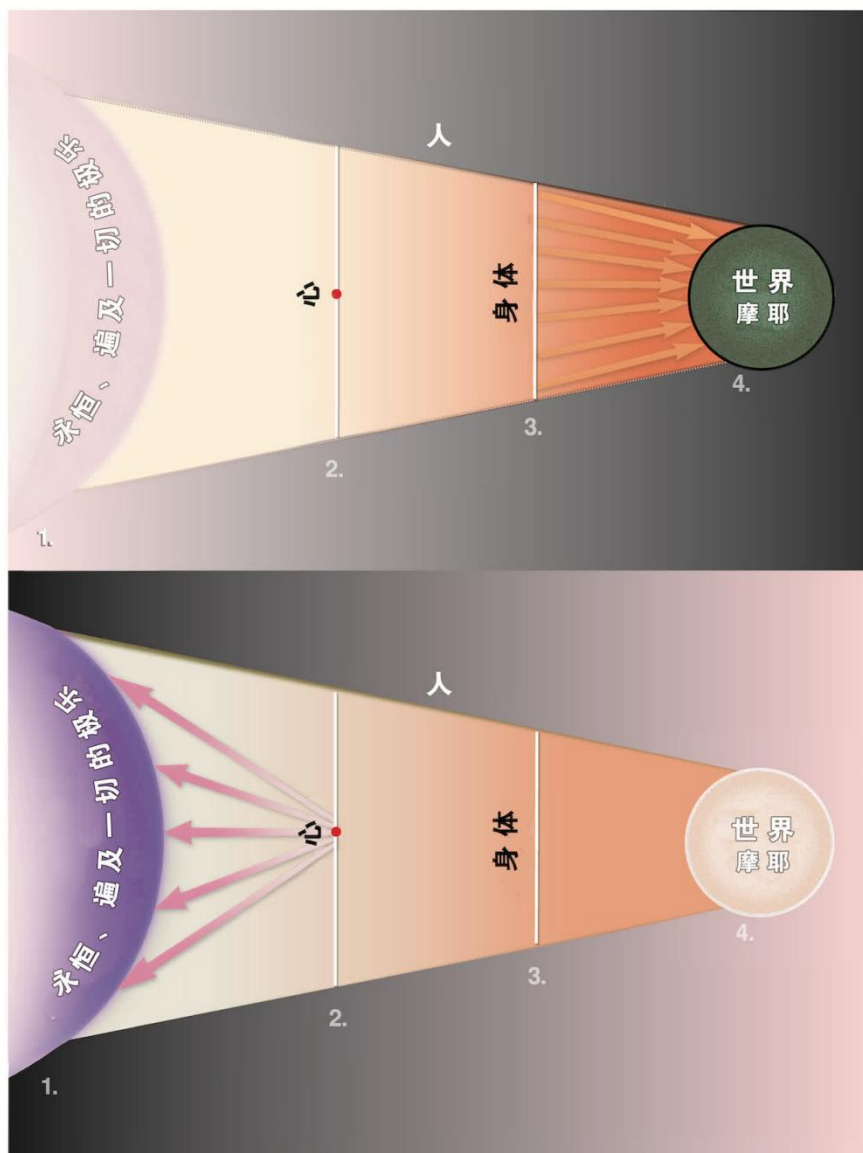
【师利问：“你们对超灵（Paramātmā），对永恒无限极乐（param anant Ānand）是怎么看的？”

有位弟子答：“某种在空间上无比浩渺的东西，永恒的极乐。”

巴巴回复道：“凡是有空间的东西都有局限。但是这种极乐却没有局限，超越了一切的思维和想象局限，超越了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

师利接着解释了人与摩耶。——《禅吉日记》】

图 4
人在摩耶与永恒极乐之间



【图 4 注解：上面的图描绘了在普通浊意识状态的人，心（2）被摩耶吸引，通过肉眼（3）看世界（4）。但如下面的图所示，心目向内转时就看见超灵——永恒、遍在的极乐（1）。】

人与摩耶

大有（图 4 的 1）是遍及一切的、永恒的极乐（*anant Ānand*）。

人的心和身（图中 2 和 3）是想、听、嗅、吃、喝、说、走等等的媒介。我们的精眼和浊眼仅仅转向摩耶，也就是转向宇宙；因此我们只看见这个宇宙亦即摩耶。一旦这些眼睛向内转，就会看见超灵；之后，被超灵的无比壮丽所吸引的心，自然而然地努力朝着该壮丽前进并逐渐证悟之。

但是谁来以这种方式扭转心目？大多数情况下，人过于陷入摩耶的物质诱惑而无法将视线移开。因为摩耶太过强大，除了它自身之外，不让人的眼睛被其他任何事物所吸引。惟有赛古鲁能将人从这种魔咒中解放出来。赛古鲁不仅能把人的目光转离摩耶，而且能排除中间的障碍——摩耶的诱惑、意识的层面、能力和奇迹——并为人扫清道路，让他直接朝着大我证悟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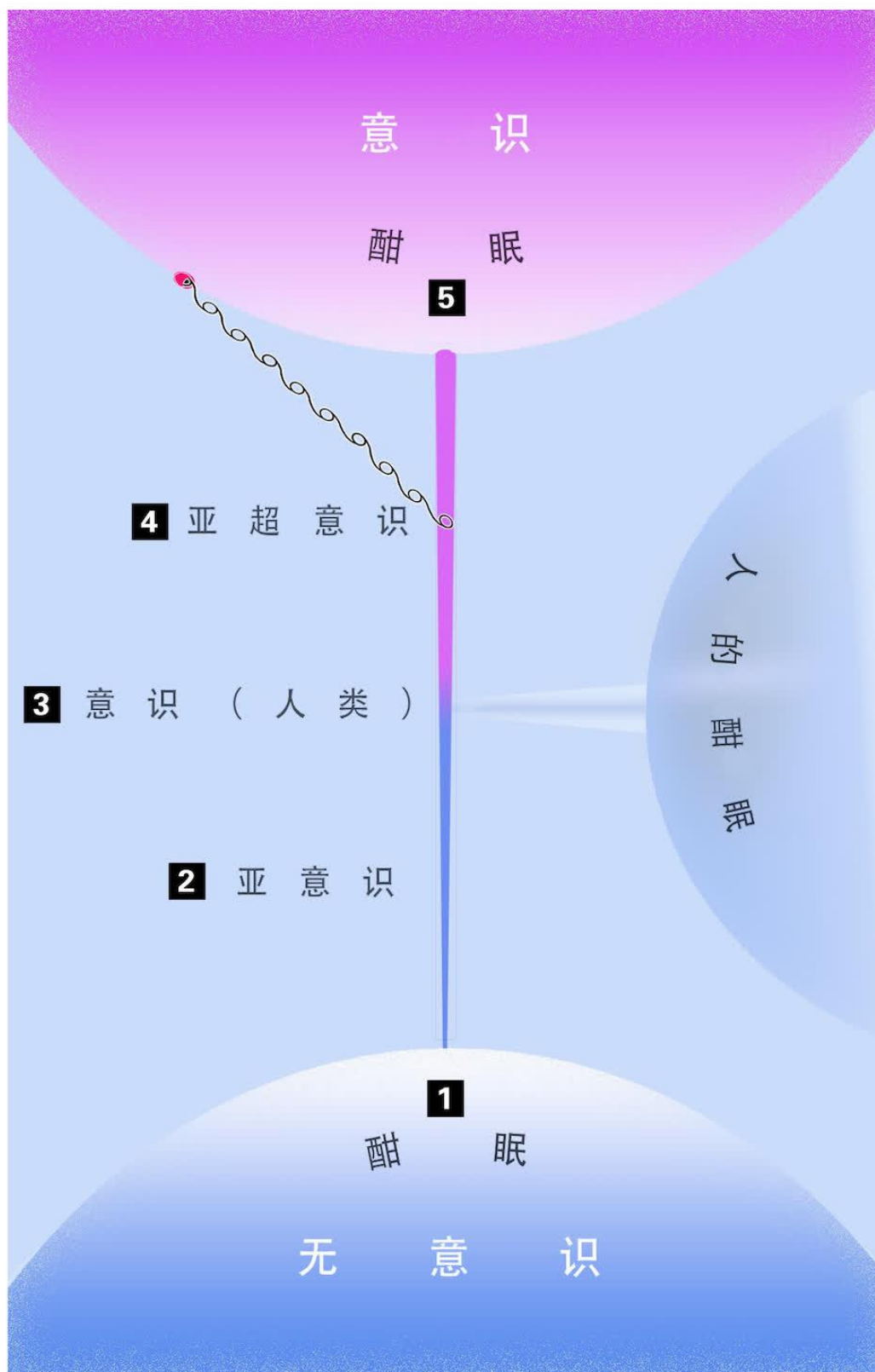
你自己之内不仅有超灵，还有（意识）层面、日月、诸天、宇宙、世界、星辰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于你之内，但是你却不知道。你看不见自己内里的这些事物，是因为你只看见外面的东西，也就是你的肉身和宇宙。你不愿转过去看看那一直在你之内的真我。

说实话，你们全都活在梦中——是的，你们的确都在做梦！这是因为你们所见、闻、说、嗅和感受的一切都只是想象（印象）的产物。

你们仅仅意识到假我（妄我）。

现在我们来看看图 5。

图 5.
五个意识状态



在图 5 的状态 1，你沉浸于酣眠，完全没有意识。你从这个点开始，首先采用石形体，图中它的位置略高于这个原始无意识点。你从石形体，通过各种植物和动物形体逐渐前进，直到最后达到人类形体。在此你获得了全意识——但却只是对“妄我”的意识。你把妄我当作自己，把实际上只是想象（bhās）的宇宙当作真实。你在人体中所“知道”或体验的，实乃是一无所知；因为你并不知道或体验大我——你真正所是的和有一天可以成为的大我。

你在人体中进入酣眠时，便融入黑暗，对真我毫无意识。而在真实的、有意识的酣眠状态（图中的 5），你却知道并意识到真我。相比之下，在原始酣眠状态 1，你尽管实际上与道合一，却意识不到这种合一。此乃这三个酣眠状态——进化之前的原始酣眠，成道状态的有意识酣眠和凡人的酣眠——之间的区别。凡人在醒时处于状态 3。

事实上，并没有诸如天（āsmān）或天堂之类的东西。倘若这些天堂存在的话，那就是无迹无限的广袤虚空。在这个广袤虚空，你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一无所感，因为它实乃大无。但在这个大无面纱下，你却发现那个大有！

第九讲

1926年6月5日 周六 美拉巴德

【据《禅吉日记》记述，罗姆禅德拉·伽德卡一直为大学学业和近期考试深感焦虑。巴巴告诉他：“整个造物界都归因于这种不安；人深陷其中，无法认识自己。不管面对怎样的问题、怎样的期待、怎样的惧怕，你都要保持镇静。不要让恐惧在心中扎根。恐惧出现时，就对它说：‘去找巴巴！’学会做这个就赢了。所有这些焦虑都源自于恰塔尼亚，只是幻相而已。除了神什么都没有。神是一切，除了祂什么都没有。神是一切，无处不在。”[注：罗姆禅德拉·伽德卡是美赫巴巴喜爱的阿美纳伽鞋匠堪霍巴·劳·伽德卡的儿子。这位年轻人虽然出身于低种姓，但这时已展现出学业方面的才能。他终生跟随美赫巴巴。]

当天，巴巴还授述了以下语录。——编者】

心在摩耶中流浪

你越想摩耶，就越急于享受摩耶；你越焦急，就越恐惧。这些恐惧和焦虑究竟是什么？是废物、臭气。这些东西渗透你的心，阻挡证悟之路。所以说，不要让这些念头和焦虑累积起来，以免它们成为障碍，阻挡你的进步。决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不要害怕任何事情。有什么好焦虑的？有什么好害怕的？你看到的这一切都不过是想象（bhās），因为宇宙本身就是想象的产物。

拿电影为例。当歹徒骚扰和欺侮可怜无辜的孩子或妇女时，席间的观众感到多么焦急！当那个可怜人被绑住，扔进火中焚烧，或者扔到汽车或火车底下碾压时，引起多大的焦虑！观众都是多么急切地期盼勇敢的英雄救星在紧要关头现身，营救这个不幸的

人！你也是这样在事情出错时苦恼，有好结果时高兴；你的感受随银幕上的剧情而变化。可电影一放完，你就意识到：“哎呀，那令我那么激动兴奋的一切，原来只是一场电影！”那只是一场戏，想象的产物。

以同样的方式想想我们过的这个生活和这个宇宙。在这个世界上舞台上我们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只是在人生戏剧结束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一切全是梦。因此，不要整个心思都投入这个想象世界！不要执著于世界的摩耶。要持念神名，寻找并臣服于那些与神合一者，以便他们会给你提供安全的建议和正确的指导！

第十讲

1926年6月24日 周四 美拉巴德

【自上次茶会讲道后的19天期间，美赫巴巴多次对满德里谈话，其中透露了有关灵性阶层和赛古鲁圈子的密知。不过，当时这些内容并没有被收进《茶会讲道集》。但在本周四下午，巴巴在卡卡·夏哈内家的茶会上再次谈起灵性话题。——编者】

心、身与智力的不同状态

心在古吉拉特语中被称作末那（mana）。

智力在古吉拉特语中被称作菩提（buddhi）。

智力高于心并远远超越心。

三昧

有三个类型的三昧：珞珈瑜伽三昧（rāj yoga samādhi）、撒未卡帕三昧（savikalp samādhi）和涅未卡帕三昧（Nirvikalp Samādhi）。

一、在珞珈瑜伽三昧，人体验心止状态，但尚未像在证悟状态那样超越智力。

二、撒未卡帕三昧是起点。[注：撒未卡帕的字面意思是“有疑惑”。与之相比，在成道状态的涅未卡帕三昧则毫无疑惑。]

三、涅未卡帕三昧（亦即证悟）是终点或者说目标。

在第二和第三个状态之间有着天渊之别。从一个到另一个状态，像你们这样的常人必须走啊走啊，但却似乎毫无进展——这

种情况不只是几年，而是要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抵达终点。不过，赛古鲁却能够在一瞬间让你到达目标。

真理的最外部显现是浊体（sthūl sharīr）。

浊体往里紧接着是精体（sūkṣma sharīr）。

精体往里紧接着是心（m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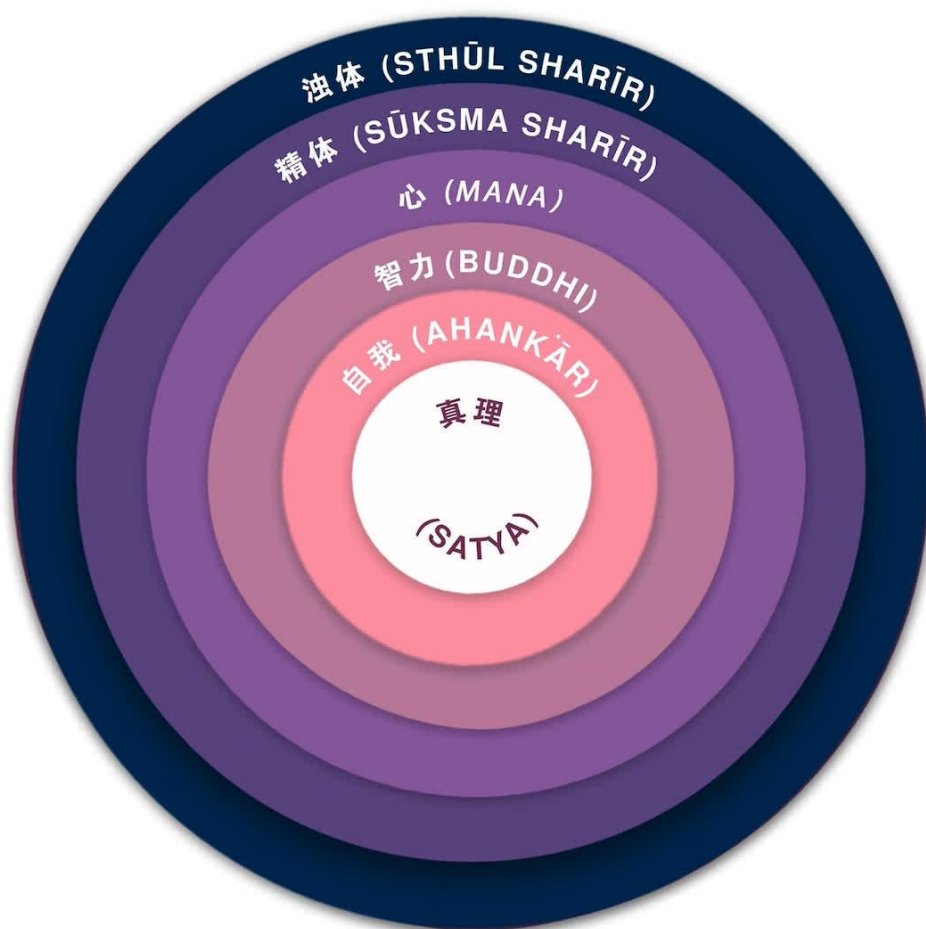
心往里紧接着是智力（buddhi）。

智力往里紧接着是自我（ahankār）。

自我往里紧接着是真理（Satya）。

如图 6 所示：

图 6



哈尔（hāl）这个词，用于常人时，所指的状态是心利用浊体并通过所谓的普通醒意识来体验世界。

心使用精体时，所体验的状态要么是梦——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要么是瑜伽三昧（yog samādhi avasthā）——在有意识和体验层面的情况下。

心将这种体验传给智力。

当心与智力会合时，自我便知道：它（自我）已获得对世界或对层面的体验——依情况而定。如果心有浊意识，就获得对世界的体验；但如果心有精意识，智力则获得对层面的体验。

瑜伽

心的精状态有两类：一高一低。在高级的精状态，人有意识地享受对层面的体验；而在低级的精状态，人则下意识地体验梦。但是，心对浊和精都没有意识时（如在酣眠中），则如图 7 所示，不是进入最低状态，就是进入最高状态。

在（属于高级状态的）珞珈瑜伽三昧，智力和自我持续，心却止息。自我从这个高级（三昧）状态下降后，又开始运作；心立刻跟进，也变得活跃。

那么，这个只有圣人或英雄才能证得的涅未卡帕三昧究竟是什么状态？在赢得该状态之前，智力和自我必须淹没于真理并且被大知（Jñān）取代。心和精体保留，自我则永远消失。这是因为只有当智力和自我被歼灭时，涅未卡帕三昧才会来临。不过，没有古鲁的恩典，就无法获得这种状态。

图7

珞珈瑜伽和普通梦状态中的精界体验



玛居卜

现在来看看关于这个涅未卡帕三昧状态的妙趣。拿玛居卜为例。既然他确实是玛居卜或者说成道者，那么如前所述，他的智力和自我已经消失，淹没于真理。然而他的心和精体尚在，尽管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已经“摆脱”或者说意识不到它们，但是印象却自动地落在他的心上。这些印象是对层面的印象，数量很少；基本上不为玛居卜觉知。因为当“给予知识者”（也就是智力和自我的能力）消失不在时，怎么能够产生知识？然而，心和精体浊体却突然开始运作，这种活动制造印象：玛居卜也正是从这些印象中瞥见（得知）自己的物质存在的。不过，这些印象形成得快，消失得也快；而一旦印象消失，玛居卜便再度失去意识，进入玛居卜亚特状态，沉浸于其永恒极乐。这就是为什么玛居卜在世人眼中就像疯子。如果没有车夫驾驶，任由马横冲直撞的车会是怎样的状态？在上述比方中，“车”指玛居卜，马代表心的浊与精印象，车夫指智力和自我。

赛古鲁

赛古鲁的情况是，在他那里浊体和精体等都保持活跃，尽管其智力和自我都淹没于真理——而这些一旦淹没，便永远消失。赛古鲁保留着浊体和精体，但因他现已成道并与真理合一，该真理带来无上的大知、极乐和大能：这种命运仅仅留给真英雄，也就是成道者。带有这些至大至高能力的赛古鲁完全摆脱了自我——因为其自我已经永远消灭。因此，赛古鲁不是通过自我，而是通过其大知、极乐和大能来运用心——我们世人却用相反标准来评判他，说他像我们一样仅仅用心来工作。

上述“大能”指无限期和无限限制的能力（*anant Shakti*）；

大知是对真理的完美知识（*Pūrṇa Jñān*）；

极乐是真正的永恒和持久喜乐（Ānand）。

也完全是因为大知、极乐和大能的运作，赛古鲁才让自己的身心承担他人的身心痛苦和业相。

在你们的人心背后是智力。

在赛古鲁的心背后是无限大知、极乐和大能。

心和身，你们和赛古鲁都有。但是你们或者说普通人的情况，以及（哪怕是沉浸于瑜伽三昧的）瑜伽士的情况是，智力和自我依然存在。赛古鲁的情况则不然，其智力和自我已经消灭。这就是为什么圣人和赛古鲁在讲道中经常告诫你们：要消灭自我！这意味着，从你们自身去掉、消除那个妄我（ahankār）！

何为希望？

心会死，摩耶会死，

就连身体也会死，

希望和渴望却不死：

奴隶卡比尔如是说。

希望（āshā）意味着自我，自我的起因是我们的业相。这是因为没有业相，就不会有自我。业相被消除时，自我也自动消失。

所以说，在自我被彻底消灭之前，什么瑜伽、塔帕和佳帕都不管用。这是因为只要自我和智力坚持存在，人就无法在成道之路上前进。必须彻底消灭自我和智力。如果做不到这个，多年的静心、专注、仪轨、塔帕、佳帕等等都徒劳无用。许多大瑜伽士，这些累年苦修塔帕-佳帕、在层面上折腾的可怜家伙，都搁浅在道途中。

因此辨喜才说：“每个时代，证得大知状态的人都为数极少。所以要努力精进，至死不懈。”

第十一讲

1926年6月26日 周六 美拉巴德

【真理之门远远高于智力之门。

爱道者啊！惟有把生命揣在袖中，
方能触吻那个崇高境界。

——哈菲兹

换言之：“你若是真的渴望成道，就应该把生命置之度外，随时准备放弃。只有这样，你才适合并配得看见真理之门。”

上面的话是在谈论某个大名鼎鼎的协会时说的。该协会宣称追求崇高理想，实际却致力于相当不同的方向；其信奉的“普世”教条实则僵硬、狭隘和封闭。同时该协会还不遗余力地诋毁像辨喜这样的成就者。⁷

随后话题转到美国基督教会、救世军运动之类的组织；这些组织极力诱导其他宗教徒皈依基督教——声称该教唯一的救赎道路。

“这都是为了什么？”师利感叹道：“为什么要动摇其他宗教徒的信仰，劝诱人们放弃自己的宗教，去改信他们的教？难道宗教就是真理？是通向真理的途径？”巴巴继续说道】

⁷ 注：据《禅吉日记》记述，巴巴刚刚接受了吉杜·克里希那穆提代表团的访问。当时克里希那穆提被神智协会宣称为世人期待已久的新世界导师弥勒佛。在代表们离去后，巴巴以批评口吻谈到神智论学者，指出克里希那穆提根本无法与罗摩克里希那·帕拉姆罕撒相提并论，还特别抨击了神智学领袖对罗摩克里希那的弟子和灵性巨人辨喜的激烈反对。

真理与宗教

真理与宗教毫不相干。真理远远超出有限而贫乏的教规教义。真理只不过是放弃摩耶，特别是淫欲、嗔怒和钱财。人人都能追求并获得真理；种姓差别和偏见在此没有容身之地。

伊斯兰教徒坚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让人成道，为此还对教法和圣训争论不休。何其荒唐！他们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向世人传播的神圣教义是斩灭头脑、摩耶和业相。也就是说，穆罕默德要他们控制（那个总是念念不忘世俗摩耶的）头脑，让它远离摩耶的魔掌，并尽量摧毁自身的业相。因领会不了先知的这个圣教的深义，某些精明的哲学脑袋便发明和鼓吹“割礼”（而不是斩除头脑），人们则视之为先知的教导，去盲目地信奉；他们现在特别注重强调这一点。这对穆罕默德给他们的真正和原始教义是多么荒谬的颠倒！

还有，帕西人也常说“宗教”的本质全都归结于圣线的意义；他们每天系之于腰间，尽量多“甩”几遍。还把不信琐罗亚斯德教的人说成是异教徒。瞧他们是怎样把其伟大宗教的理想贬为浮夸炫耀和花哨仪式的！他们的伟大先知授予有关圣线的诫命时，目的是让他们“甩掉”身心时刻积累的业相尘埃。换言之，这个动作表示的是去掉和消灭业相。而那些大祭司、达斯托和其他学者却误读并曲解先知的这个美好教义。误导民众相信：每天穿长袍结圣线，按规定的次数甩圣线，就会断除和摆脱自己犯下的不管什么罪过，还会向他们展示救赎之路。简直是一派胡言！

这也同样适用于当今那些所谓的牧师所倡导的基督教哲学，他们宣扬只有通过接受基督教和洗礼才能得救，而所有不信基督教的人都是化外之民，等等。

这些打着宗教神圣旗号的荒唐事都是怎么回事？动摇他人的信仰，即便不是罪恶，也是弱点，实则是懦弱的表现。增加某

个信仰的信徒数目，向世人夸耀自己的宗教有成千上万跟随者，究竟有啥好处？宗教的价值是靠计算信徒数目来衡量的吗？

如果你给印度的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文盲食物、衣服和钱财等小恩小惠，他们马上会同意接受并皈依任何信仰。倘若别人有更好的诱饵，他们则会立即放弃你的信仰，去接受另一个。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我说：

控制头脑，过纯洁、清白、高尚的生活，消除低级欲望，跟随一位成道者——你就能得救。“跟随”的意思不是说放弃你的宗教信仰。必须放弃的是你的头脑！

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所有宗教的正统派——接受不了这种宽容的宗教观。他们从狭隘的视角看问题，自吹自擂说：“我们的宗教最好；是见神和证神的唯一源头和方法。”还谴责别的宗教，有时候一听说其他宗教会有伟大之处就瑟瑟发抖。

话题转到不久前在德里发生的暴乱，起因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对在清真寺前演奏音乐这种幼稚琐碎的争端。师利解释道：

这些仇恨和敌意完全是双方的狭隘和封闭信仰所致。伊斯兰教徒认为，杀了在清真寺前奏乐的异教徒，实乃其宗教特别规定的神圣义务（savāb）！并且遵照这种愚蠢观念和错误信仰，企图砍掉印度教徒的脑袋。而同样被宗教狂热引入歧途的印度教徒，也试图杀掉伊斯兰教徒的脑袋。结果双方都损失了很多条宝贵的生命。

这些打着宗教的神圣旗号的流血事件都是怎么回事？而那些真正的、应该以宗教的名义去做的事情——在全人类创造和促进友情，慷慨付出善意和帮助——这些都被抛开和忽视，反而毫无理由或白白地损失宝贵的生命。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这个卡利时代！一边是以宗教为名的野蛮残暴杀戮；一边是这个在偏见横行当中被迫扮演其角色的所谓“阿瓦塔”。

最后这句评论又涉及到克里希那穆提——被安妮·贝赞特吹捧并试图强迫神智协会接受的“新阿瓦塔载体”和“未来的新世界导师”。师利继续说：

主导当今民众头脑的是多么差的判断力和愚蠢倾向！假若有个宗教领袖现身，以宗教名义宣布兄弟姐妹间的婚姻合法，他就会立刻获得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追随者。但如果一位成道的大师，或者一个未成道却真诚的宗教领袖，来宣扬真理并敦促人们“舍弃一切”，他则连少得可怜的十个跟随者就凑不够；甚至这十个人都吝于支持他。相比之下，那个取悦大众的对手却有成千上万人竞相追随。

这就是当今大众的思想倾向。他们想要宗教信条教义合乎自己的心态、理想和生活品味；任何一个看懂大众思潮的精明领袖，只要相应地说教，就能很快获得一大批追随者。而那真正意义上的真理和宗教的真诚工作者和信仰者，却发现很难让听众铭记并转向崇高的理想。这就是二十世纪，尽管其拥有种种所谓的“文明”和科学领域的日益进步与发明。

第十二讲

1926年6月27日 周日 美拉巴德

【数十年间，美赫巴巴时不时会指出吠檀多、苏非教、基督教术语之间的相应关系——特别是后来在其重要著作《神曰》中。本篇茶会讲道是这方面的早期事例。—编者】

关于不同的状态

可从不同的意义、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表 1 所列的状态。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状态是怎样获得的？

表1 人、超灵和赛古鲁状态

状态	特性		存在或实体		
	吠檀多	苏非教	吠檀多	苏非教	基督教
人	克萨 (ksar) (可灭)	= 哈德 (had) (有限)	吉兀 (Jiv) (生命或生物)	= 加安 (Jan) (气息、生命、 灵魂)	= 圣灵 (Holy Ghost)
超灵	阿克萨 (Aksar) (不灭)	= 比哈德 (Behad) (无限)	萨特 (Sat) (真理)	= 加南 (Janan)	= 圣父 (Father)
赛古鲁	乌塔姆 (Uttam) (无上)	= 安哈德 (Anhad) (无量)	希兀 (Shiv) (成道者)	= 加安-埃-加南 (Jan-e-Janan) (万灵之灵)	= 圣子 (Son)

要成为无上 (Uttam) 就必须首先证悟不灭 (Aksar) 状态。
要成为无量 (Anhad)，就必须首先证悟无限 (Behad) 状态。

要成为圣子 (Son)，就必须首先证悟圣父 (Father) 状态。
无意识上帝 (Chitta) 乃超越所有这些状态。

无意识极乐要成为无上，就必须首先获得可灭亦即有限状态，之后获得不灭亦即无限状态。获得该状态者，若被赋予职责，则进而获得无量状态。

图8

有限、无限、无量 and 无意识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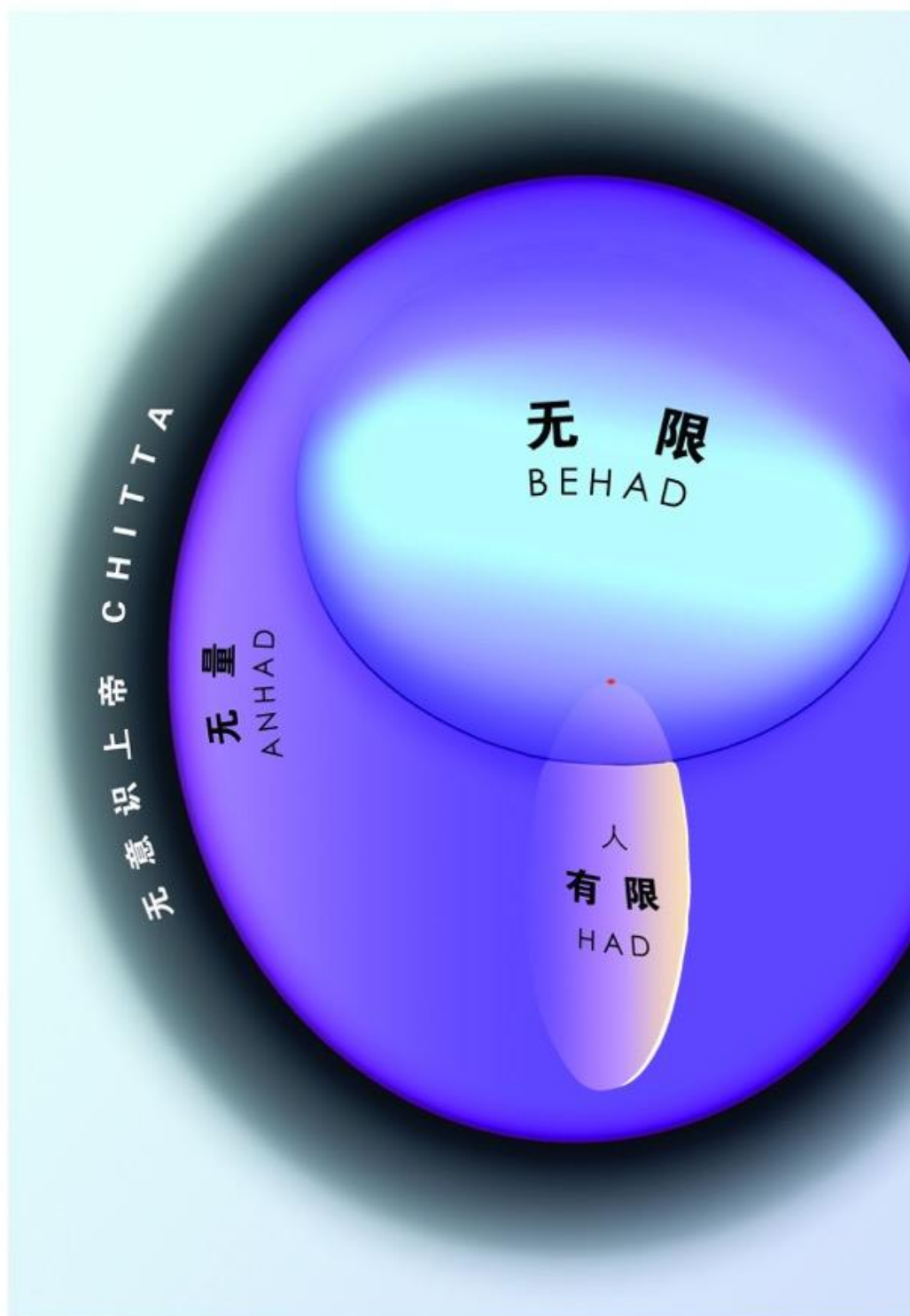


图 8 注解

无意识状态（Chitta）所包含的有限、无限和无量三个状态构成全部一切。

无限（Behad）表示无限，即法那-费拉，神的第八状态，由玛居卜体验。

无量（Anhad）状态包括有限和无限，即巴卡-比拉，神的第九和第十状态，由吉万莫克塔和赛古鲁体验。

有限（Had）指有限的世界，即造物界及其一切众生。

无意识上帝（Chitta），即《神曰》中神的第一状态或称超越超越状态。

人处于有限状态。

超灵处于无限状态。

赛古鲁处于无量状态。

灵魂（吉兀）与萨特（真理）合一时，成为比哈德（无限）。同一个（已成道的）灵魂从无限状态回来，也就是在与超灵结合后下降到世间履行职责（从而同时体验有限和无限状态），可以说是获得了无量状态。

第十三讲

1926年6月28日 周一 美拉巴德

【谈话源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涉及到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这位男士曾多次拜访师利巴巴。巴巴也一向爽快接见他，对他提出的有关瑜伽、苦行、持名等各种问题加以解释。可是今天师利却不照例让他来见——尽管他昨晚就到了美拉巴德，已经等了一整天。这位男士猜出师利这次对他态度特殊的原因，最后向卡卡（夏哈内）敞开心扉，说他今天来原本打算向师利讲述自己面临的钱财问题和某些困难。不过（他现在意识到）师利预知到这一切，甚至不准他到师利跟前。这让他深受震撼，信服了师利的伟大、能力和里拉。他对卡卡讲完，便不复多言，悄然离去。

之后谈起这个小插曲，师利解释说，那位男士初次来见时，师利曾问他想要什么：要神还是要世人眼中的“好处”。他回答说要神不要世界。所以，他今天想来谈与神无关的话题，乃有违自己的诺言。师利拒绝让他来面谈世俗话题，其实是保护他免于食言；因此只好让他待在师利附近。师利还评论说，这位印度教徒确实是个好人，心诚，爱神——做过大量苦行、持名、仪规等修持。关于这位男士不能坚持初衷，师利给满德里如下忠告：

“世界就是这样变化无常。这都归因于摩耶；你们必须舍弃摩耶，才有望获得灵性进步。摩耶最大的武器就是‘财色’。任何总谈这些话题的所谓圣人，根本就不是圣人。摩耶及其种种伎俩都必须走开，摩耶必须毁灭，人才能获得证悟：这是成圣的唯一真正资格。”

之后话题转到玛居卜，又讲了如下故事。——《禅吉日记》】

巴鲁和新娘

巴鲁是撒里克-玛居卜。他的兄弟是国王。后者理解不了巴鲁的玛居卜状态，但仍想让他享受人间幸福，于是安排他成婚——当然这有违其玛居卜兄弟的意愿。新婚之夜，新郎新娘（从巴鲁的角度看）被强行关在其国王兄弟为此专门布置装饰好的洞房里。新郎玛居卜先生将耳朵贴到新娘的私处。他立刻闪开，跳起来，吼道：“吵闹不堪！里面有人要奶，有人要茶，有人要石板，有人要笔，没完没了。全都要这要那，谁来给他们这些东西？我可不想为这些事情操心！”于是，巴鲁说完后远远躲开，拒绝跟（如前所述，他被强行迎娶的）妻子产生任何关系。

关于婚姻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够幸运获得证悟，或者尚未臣服于赛古鲁，或者不是凭“特许”（也就是按照大师命令）结婚的话，那么：

婚姻仅仅是其成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更别说与合法妻子之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了。

“舍弃”意味着首先要舍弃这个摩耶——这种对财色的欲望——并且非赛古鲁命令不做事。

“有妻之人不可能完美。”——圣典如是说。然而自古以来，大师、阿瓦塔和赛古鲁都有结婚的，因为他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但对普通人而言，婚姻乃是最大障碍。

还有，就大师和赛古鲁而言，婚后成道的“幸运”——比如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情况——乃是之前准备或之前业相的结果。马哈拉吉倘若没有结婚，就不得不再次出生，因为赛古鲁在成道之前必须摆脱全部业相。

圈子的培养

再以佛陀为例。之前积累的业相负担巨大，他不得不在人生早期承受；也正是为此原因（很快将会解释），他在证悟后立刻（就是说几乎不费时间）下降，回到造物界履行责任。不过，之前他在攀登道路时，不得不历尽磨难。上升有多困难，下降就多容易。确实，佛陀在证悟前所承受的痛苦极其严重，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实际上会用头撞地⁸。这种痛苦只有法嗣才注定承受，而非圈子成员。

师利巴巴的圈子成员正在经受证悟前的巨大痛苦。这些痛苦包括怀疑、精神骚动、渴望、束缚、疑问——自己将能否证悟？如果证悟，什么时候？如此等等。他们备受折磨，经历精神骚动，尤其是因为古鲁的某些命令和随之而来约束和限制，这些都不断地刺激头脑，制造思想混乱。

不过，相比法嗣的剧烈可怕痛苦，圈子成员忍受的这些痛苦无论怎样严重，都不算什么。圈子成员最终熬过这段精神痛苦和骚动时期后，也成为阿查里亚（完人）。鉴于圈子成员特别是法嗣所经受的这一切痛苦，辨喜写道，“培养圈子非常非常困难。”

（于刹那间被提升入证悟状态的）法嗣所承受的这些可怕痛苦，以及（被逐步提升的）圈子成员的相对温和痛苦——所有这些都源自并取决于受苦者之前获得的业相。法嗣的痛苦程度归因于他以前受苦较轻，而圈子成员的痛苦较轻则是因为他们已经为大师和古鲁受过苦——这将在后文解释。

简言之，对圈子成员的培养是逐步进行的，而法嗣的培养则是即刻的；为此其痛苦也分别较少或较多。

⁸ 注：美赫巴巴本人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但是在证悟之后。因此，佛陀与美赫巴巴的情况正好相反：佛陀上升困难，返回容易；美赫巴巴几乎在瞬间成道，却经历七年的极大痛苦才恢复造物界意识。

接上文：法嗣在证悟后培养圈子——这当然也包括圈子自身的法嗣；做完之后，便给这些圈子成员分别给予职责。此后他更为自由地工作，随意上升和下降。他不再积极参与，而是观察（这些由他精心培养并赋予职责的）圈子成员是怎样在没有他介入的情况下执行任务的。

圈子实际上做什么？假设一个圈子有十二人：一位法嗣，四人，四人，二人，一人“出局”。这些是各司其职的阿查里亚。一人出局之后，十一人留下，也就是法嗣和十位阿查里亚。这十人接下来培养法嗣的角色。

首先，法嗣同这十人一起证悟——甚至在他们之后！也就是说，圈子的十人在各司其职的同时，为法嗣的证悟做准备。十人为一人做准备：让他成为大哥（大大）。

我们那天提到的五十六人中，有一个玛居卜。这个玛居卜不属于前面讲到的十二名圈子成员。如前所述，这十二人当中只有一人“出局”。

到此谈话中断。过了一段时间，巴巴继续讲圈子的培养。

再论圈子的培养

没有硬性规定每一位法嗣（即赛古鲁）必须有两位古鲁（如师利巴巴的情况），因为培养圈子的赛古鲁，还必须为圈子培养法嗣。一位法嗣怎么能由两位古鲁培养？法嗣和其他圈子成员（因为圈子自然也包括法嗣本人）都一样，因为证悟时都是平等的。圈子成员都获得完美——正如培养他们的赛古鲁是完美的那样。那么圈子成员之间有何不同？没有不同！尽管如此，除了十个成员，圈子总有一个法嗣。

现在继续讲。当赛古鲁安置这十二个跟自己有联系的圈子成员时，看看他是怎样工作的。在第一阶段，他在自己获得证悟的那一生训练他们，但这种培养是逐渐的，秘密的，（从弟子的角

度)毫不知情的。因为赛古鲁不会将目的局限于仅仅让圈子成员体验证悟的问题上。这个他能够瞬间做到——瞥一眼或一眨眼的功夫。但如果他突然给予他们那种体验，这些新证悟者就不可能回来履行职责。那样的话，他们的职责由谁履行？假设你给自己的手某种体验，手惊呆蒙掉，丧失以前的功能。那现在由谁来替它做事？这项职责只有在圈子成员下降后才能履行。为此，负责培养这些圈子成员的赛古鲁，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逐渐进行。以这种方式把他们提升至证悟；而一旦他们证悟，他就在一瞬间把他们带下来。这就是上升与下降的区别。上升是在暗中逐渐进行的；下降回来履行职责则是突然和瞬间发生的。

至于前面提到的十二位圈子成员中的一位“出局”者：这个人被赛古鲁搁在一边。也就是说，这位弟子要么死去，要么（如果不死）得不到大知或证悟体验。

至于其他圈子成员，当他们达到证悟临界点时，赛古鲁让他们完美，立刻让他们下降回来，这时十人全体合一。这十位证悟的圈子成员培养第十一人，让他成为法嗣。这十人是谁？都是他，只是他！

他们都必须经历多少的麻烦！他（赛古鲁）虽是大师，但却不得不培养圈子并交托责任。他为何这么做？因为整个宇宙的运作就好比一家棕榈酒店的管理。店里有十一位合伙人；其中一位（销售者）相当于圈子的法嗣。余者各司其职——诸如调酒、斟酒、招待等等。

总之，赛古鲁在培养法嗣时，要么（通过缓慢的过程用摧毁摩耶的“毒药”作为手段）让他逐渐证悟，要么一下子即刻完成——赛古鲁认为哪个最好就用哪个。然后，这十位已获证悟的圈子成员培养第十一位，使他实际上成为法嗣。这十人意味着什么？他，只是他！这位法嗣在证悟之后，着手培养他自己的圈子。

这位法嗣是谁？当然，他同圈子的其他十位成员共同经历了全部培训，他们全都是大师，但最终都合而为一。

师利巴巴的特别情况

不过，师利巴巴本人的情况跟上述情况相当不同。他的情况特殊，因为他有两位古鲁。的确，有的人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古鲁；但通常是一个古鲁。

师利巴巴为何有两位古鲁？他出生于琐罗亚斯德教家庭。一个人在什么家庭或社区出生，这也归因于以前的业相。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业相，等于一个印度教徒和一个伊斯兰教徒的业相之和：

印度教徒的业相+伊斯兰教徒的业相=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业相

何以如此？意义何在？我们来进一步探究。假设你们当中有位印度教徒相信某一种力量，而另一位，伊斯兰教徒，相信另一种力量。（注意，这种相信某种力量的情况乃归因于前世积累的业相。）你们很可能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孩子的面相要么像父亲，要么像母亲。不是吗？十有八九都是如此。这种身体上的关系、联系和相似，也是业相的结果。同理，业相也是前面所说的一个人出生在某家庭或宗教的原因。

例如，假设有印度教徒相信唯一真神的存在（尽管在印度教经文和圣典中提到不计其数的提婆、提毗之类的力量）。如果他此生没有成道，那么来世就会出生在一个坚信存在唯一真神的社区（无论是琐罗亚斯德教还是伊斯兰教）。再例如，有个爱吃肉的印度教徒在这一点上反驳和挑剔印度教圣典的教义，说：“为何要禁止印度教徒吃肉、强迫他们食素？”假设他接着开始吃肉：由于此生的业相，他来世一定会出生在一个吃肉食的家庭或社区。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业相是怎样等同一个印度教徒与一个伊斯兰教徒的业相之和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信奉敬拜火和太阳——这二者也被印度教徒视为自然的神圣元素。在这方面，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业相与印度教徒的业相一致。

不过，琐罗亚斯德教徒虽然敬拜火、太阳等自然元素，却坚信只有唯一的真神——作为宇宙创造者的阿乎若玛兹达，恰如伊斯兰教徒信奉安拉。在这方面，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业相与伊斯兰教徒的业相同样。

这都意味着，既然现在是时候让大师以（结合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业相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形体显现了，于是这样一个人身就来了。要消除这些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业相，就需要两个大师：一个印度教的，另一个伊斯兰教的。

所以在师利巴巴的情况中，你们看到有两位大师：一个印度教的，一个伊斯兰教的。

这种涉及到两个、有时甚至三个大师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相当罕见。一般情况是每个大师只有一位大师。

名气问题：为何有些大师举世闻名，有些不为众知？

有些大师举世闻名，有些则罕为人知。但世俗名声跟他们的工作或职责毫不相干。这些方面会照常进行。大师有没有名气，通常取决于这些大师所处时代的主流环境。以师利巴巴、马哈拉吉和巴巴简为例。三者之间差异巨大。巴巴简没有马哈拉吉（通过书籍和其他媒介）所得到的宣传，但就连马哈拉吉直到最近（因生平故事以三种语言出版等等）才不再被公众忽视。不过，师利巴巴从在美拉巴德公开露面的第一年（1926年）就受到公众关注。

能量与物质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切无生命的事物（*jad vastu*）都有能量和物质。

能量追溯到最低程度是空无和虚空（*ākāsh*）；

物质追溯到最低程度是石头或原子（raj 或 kaṇ）。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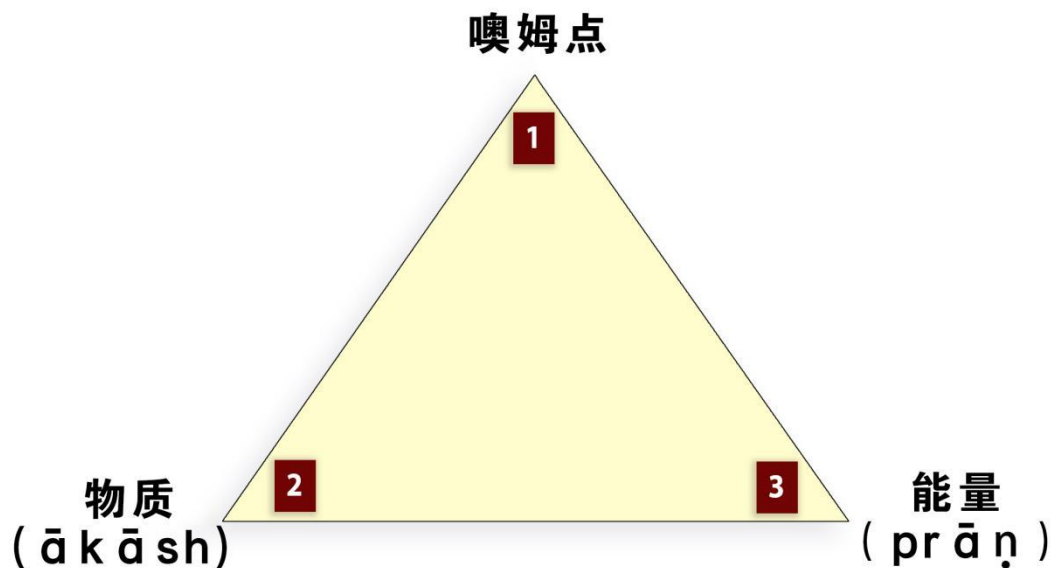
噢姆点中的能量和物质



图 9 中的 1 包含了能量和物质的最有限形式。能量和物质都包含在这个最有限点（即第一个原子）。恰塔尼亚（chaitanya）从原子进化到石头。我们假设“原子”是一盏灯。如果追溯到它的根源，就会发现阿卡希（ākāsh）。

能量是从这个最有限点产生的生命（prāṇ）的最有限形式。在原子中找不到人（manuṣya）的物质和能量。人体的物质要高级得多，实际上是最完美的。相比之下，石体的物质和能量最不完善；事实上，其能量极其微弱，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但在人类那里，充分发展的物质和能量则以精微的形式相结合（“精微”在此指无形相）。

图 10
能量和物质的显现



这是怎样发生的？当运动开始时（图 10 中的 1），原本一体的能量和物质分开，显现为 2 和 3。之后又相激并结合。它们就是在这个阶段，也就是在相激并重新结合之后，采用形体的。然后，这种结合的能量和空间（prāṇ-ākāsh）逐渐地演进。

低级物种的动物有虚空和能量。它们有本能，却没有心——就缺乏智力而言。对于动物，能量相当于精，而虚空相当于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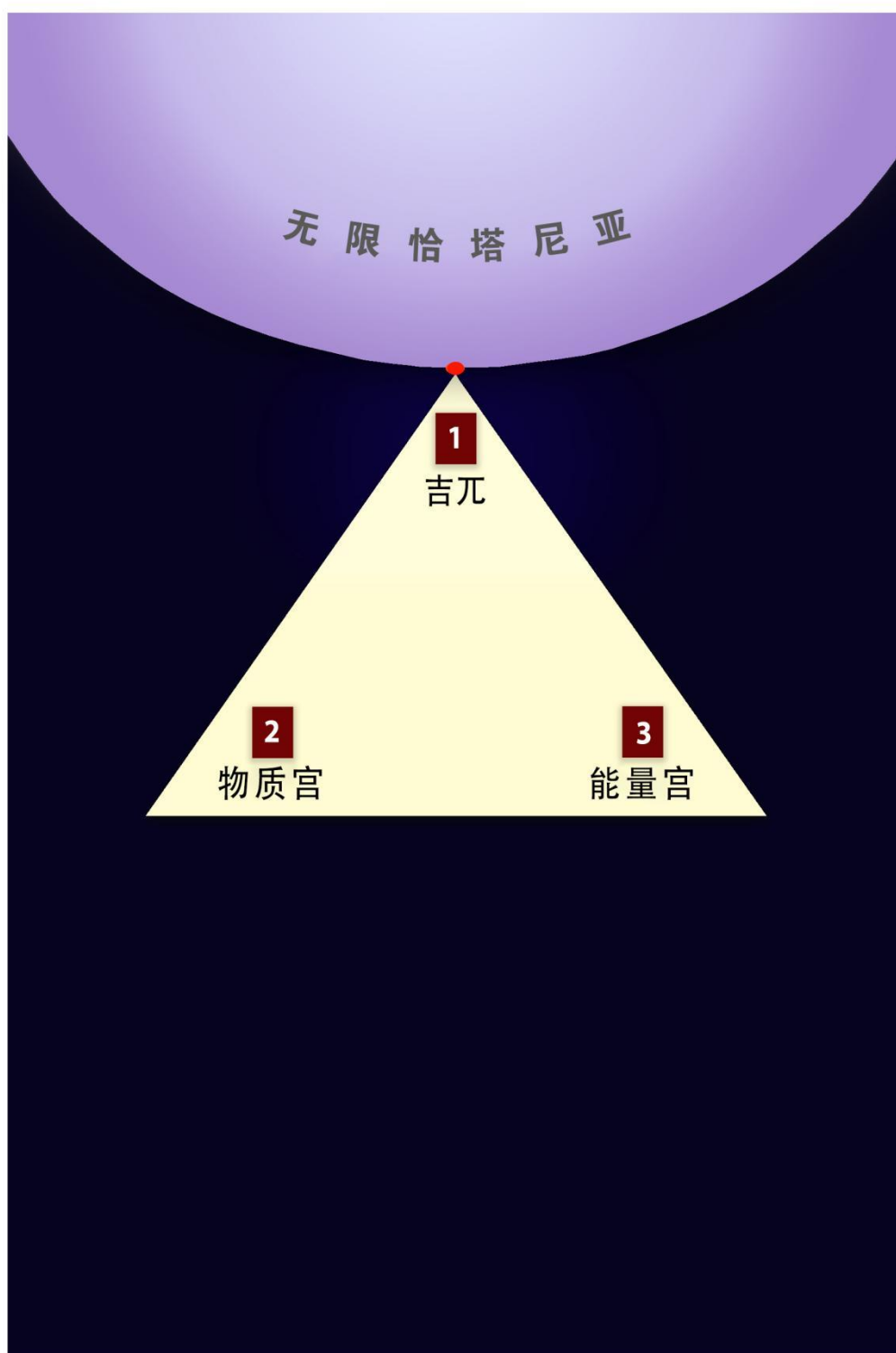
在人那里，虚空也是浊。虚空背后是精；精背后是心；心背后是智力；智力背后是自我（ahankār）；最后，在所有一切背后是真理（Satya）。

能量和虚空，连同其“内居者”恰塔尼亚，从图 10 的 1 点出现。之后恰塔尼亚成为身体里的吉兀（jīv）或者说生命。这个身体在开始时（在石体或原子中）是最有限的；但是身体逐渐地进化，经过植物，成为动物。恰塔尼亚在动物形体中成为本能，在人类形体中成为智力。人类形体中的智力，就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原子形体中的吉兀（或者说恰塔尼亚）。恰塔尼亚从显现为人体中的智力，逐渐转化成那些高级行道者的灵感；又在那里最终臻达证悟。下面的表 2 列出了这种进步次第。

表 2 恰塔尼亚从石形体到完人的进化

形体	状态	恰塔尼亚的显现
石头和植物	吉兀	原始恰塔尼亚
动物	吉兀	本能
人	吉兀	智力
瑜伽行者和高道	吉兀	灵感
完人	希兀 (Shiv)	证悟

图 1 1
恰塔尼亚与两宫



在原子（或石头）形体里，恰塔尼亚和能量都最有限，物质也最不完美。但在人类形体里，能量无限，恰塔尼亚最无限，物质最完美。人类形体确实使最高状态（希兀状态）成为可能。在超意识状态，无限的恰塔尼亚即希兀本身。

从该点（bindu）出现的成分中，其中两个（虚空和能量）是虚幻不实的。这里只有一个因素是真实的，那就是终极上等同真理（Sat）的无限恰塔尼亚。这个无限恰塔尼亚又是怎样成为人类形体里的吉兀（生命）的呢？因为当无限的恰塔尼亚纯净和没有业相时，若是无意识，就是真理；若是有意识，就是超灵（希兀）；而当恰塔尼亚充满业相时，就显现为生命（吉兀）。

这些业相就是能量与物质、显现与体验的起因。制造这些业相的就是最初的原始运动。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等各种亚人类形体里，业相是自然的。但在人类形体里，因智力开始运作，业相则经历某种逆转，变成不自然的（业相）。

希兀或者说帕若玛特玛（Paramātmā）超灵状态是真实状态；但要获得这种状态则需要大师的恩典（Guru krupā）。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都无非是口头理论知识，跟真实体验相比什么都不是——尽管在别处都找不到对这些口头理论知识的这种充分清晰阐释。不过最终，看地图上的地点又有什么好处？什么价值？真地方必须得实际看见；推测和地图标示是不够的。地图不过是提供一点地理位置知识而已。

至于理论知识这个问题，罗摩克里希那没上过学，不识字，不会读写。但他获得完美之后，手中却掌握着全世界的钥匙！

世界导师

话题转到“世界导师来临”及相关运动和表现，师利解释道：

一个人出不出名，通常取决于特定时期的情况。但这种约束与自身完美者无关，而是涉及到强行将他（完人）拉入公众视野的世界。

其他问答

问：为什么外圈的人数不多不少只有五十六个？

答：因为从灵性及其他不同角度看，这个数目对那些管理世界运作者似乎是完美的。一个人不可能单独管理全部事务。他确实需要协助，助手人数固定为五十六。

这些证悟大我的至人，有义务采用人身来履行被委任的职责。对那些已经做好必要准备，因而配得好运的当之无愧者，他们必须履行提升这些人的责任。

每一个圈子成员都被赋予某项具体职责——仅此职责，没有其他。就像鼻子不能执行看的任务（那是眼睛的职责），这些灵性领域的工作者也同样只能履行被委任的那项职责。这些灵性工作者的固定数目五十六，与身体部位的数目（包括四肢和感官等等）相对应。人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每只手有五指，三十二颗牙齿，等等。正如这些数目是固定的且各有职责，灵性工作者的数目和角色也同样如此；不过规定的总数恰好是五十六。

除了这五十六人，其他（成道者）是没有人身的，也没有要履行的职责，因为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世界的存在。相反，他们融入了独一无二存在——无限光明、无限极乐等等。

可把管理全宇宙的庞大事务比作经营一间棕榈酒店。各种各样的生意伙伴和店员参与棕榈酒店的运作时，各司其职。一人调酒，第二人将酒倒入杯子，第三人招待顾客，令有人收银结账，等等。但他们全都在店铺里——假设店铺首先存在的话。

但若是没有店铺，这些人又有什么用？同理，没有宇宙时（如那些已证神却不保留造物界意识的玛居卜的情况），就没有工作。

但对那些宇宙对其依然存在的成道者来说，在造物界“店铺”的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数永远确定为五十六，因为少于这个数目就不能顺利完成所有工作、履行各种职责。假设有人损失了一只眼，他依然可以用另一只眼看东西，尽管有困难。每个人被赋予两个仆人（亦即双眼），就是为了能让他看得清楚，协助他完好无损地执行“看”的工作。同理，每个人也天生就有双耳、一鼻、各带五指五趾的双手双足，等等。自然界就这样遵照有经验的圣哲（也就是成道者）制定的规则、制度和原理持续运转。没有什么偶然的。

这些解释都是心智所难以理解的。除非一个人获得真实的证悟体验，否则试图去理解基本上也没用。离开这种体验，无论你怎么绞尽脑汁，最终还是缘木求鱼。你绝不会明白实相本身，只是捕风捉影。哈菲兹有言：

西牟鸟无法被人捕获：拿走你的圈套吧！

因为在此设圈套只能是捕风一场。

也就是说：赛古鲁的这种大知体验，不是智力所能掌握的。因为这种大知完全超出了智力。因此，你们必须把结解开，必须从魔掌或套索中解放自己，否则你只能是捕风一场，别无所获。

第十四讲

1926年6月29日 周二 美拉巴德

【《联合日记》中没有提及巴巴在6月28日的内容丰富广泛的讲解，而6月29日的日记则提到一场满德里“特别会议”，会上巴巴发了衣服、牛奶和茶，还做了“开示”。实际上这周（延续至7月初）代表着一个（包括对满德里经常讲道的）密集阶段的高潮。这个系列讲道围绕一组相互关联的主题，巴巴从各种角度一再回到这些主题。然而过了7月上旬，讲道就逐渐减少，到年末几个月则成了相当难得的事情。——编者】

何为运气？

运气=运势=羯磨=法则=夏玛=业相

“业相”意味着“运气”=律则=约束=二元=摩耶=形体

总之，除了超灵，全都是摩耶，也就是说，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是业相赋予的，到适当的时候都一定会彻底消亡，毁灭！为此，我们自己必须在真正意义上死去。

奎师那说：“杀！”

阿朱那回复：“要我杀谁？我要杀的都是我的亲人。”

奎师那说：“这些人全都死了。但实际上谁都没死，因为身体倒毙并非死亡。”“真死”意味着消灭摩耶。只有摩耶毁灭了，人方可谓真正死了。因为只有那时业相才消亡，而业相消失时，人才真死了。我们都必须死！谁真死了？惟有永远觉醒者真死了。我（师利）其实就是一具尸体、死人，因为我的全部七情六欲、

摩耶本身连同业相——统统死了。你们也要这样！愿你们全都真正死去！愿你们像我这样，杀死自身摩耶，从而**死去**！

问：“怎么做？”

答：“这种死亡，这种死去——就是这里正在进行的事情。我在给你们慢性毒药，逐步毁灭你们的业相！”巴巴此处指的是伴随真师（SATSANG）及其给有幸参与者带来的多种益处。伴随真师能够产生“反面”业相来毁灭原有业相。

话题转到外部世界，巴巴继续说：

“世人滋养那个总有一天会死掉、会经历毁灭的东西（即身体毁灭）。心（欲望）连同其摩耶也必须死去。但这却不是通过自杀或自残所能做到的。对自身施加的这种粗暴举动，只会令你愈加陷入业相的束缚。当前，你的身心融合为一。需要对身心加以区别和分离，摧毁二者的联系。一旦心与身分离，这个二元就被摧毁，永远走掉，你便获得真体验，也就是成道。”

第十五讲

1926年6月30日 周三 美拉巴德

【话题因（阿美）纳伽一位耆那教男士的事情而起。他之前来找师利，请求师利在临近的节庆生意中多加关照，因为他已多日亏损惨重。师利答应了，今天那位男士回来报告，生意果真大获成功：不但挽回亏损，还大赚一笔。另一个奇迹是，他只为大约 1000 人准备了食物，没料到人数规模激增。尽管如此，为 1000 人准备的食物最终却喂饱了三倍数量的人——还绰绰有余！还有，活动开始时有下雨的迹象，可能会打乱他的全部安排。但他想起师利巴巴，并在这些和有节庆活动的其他困难期间，持念巴巴的名；结果信心得到证实，一切结局圆满，他现在对师利万分感激。

后来讨论这个话题时，师利巴巴解释说，他其实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也没有认真考虑耆那教男士当初的请求，只是说了句安慰话让他放心。“如果说有什么管用的话，那就是这人对我的名的坚定信心。”当然赛古鲁的话从不落空；不过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祈求者的信心和随后的行为。

师利巴巴随即就这类神圣能力主题做了很好的解释。——
《禅吉日记》】

伊希瓦神、古鲁与摩耶的能力

伊希瓦神的能力是摩耶的七个特性。

作为超灵，古鲁只有一种能力——就是赐予大知（Jñān）。这种被古鲁用来让人证悟的能力，不是别的，就是这种大知能力。

神作为伊希瓦为满足祈求者或者说一般人类的欲望——比如在物质世界或在灵性世界高级层面给予某种“生命提升”——所使用的能力：这些是作为摩耶之神的能力。因此：

**伊希瓦神的能力被摩耶所用，
大知的能力则被赛古鲁所用。**

古鲁使用的这种大知不是产生于头脑、思想或智力的纯粹理解；而是无所不在的唯一大知（*anant svarūp Jñān*）。伊希瓦神、宇宙、欲望等所有一切都来自于大知。超灵只有一种能力，就是赐予大知；从伊希瓦神则产生七种不同的能力。不过，这七种能力依赖于超灵的唯一大能（*Paramātmā Jñān*），这就是为什么只要一个人对赛古鲁（超灵）具足坚定信心，所求必成。实际上，祈求者寄托于赛古鲁的这种盲目信心本身自动运作并产生结果，无需赛古鲁劳神费心。这也是因为超灵的大能远远大于、乃至完全超出摩耶之神：如前所述，摩耶的能力乃依赖于超灵的唯一大能。那么赛古鲁的大能（大知）与摩耶有什么关系！你们这些信爱者如果想要荣华富贵等等，摩耶会把这些东西给你们；为此你们必须祈求摩耶之神，也就是伊希瓦。但如果你们想要我，也就是大知，那么我作为赛古鲁就会把你们要的东西给你们。在那个
大知里面，在我里面，没有一丝的摩耶味或摩耶感（*temā māyāno vās bī nahī*）。

为便于说明，我们假设阿君是超灵，他手里的笞杖是摩耶。

假设你给笞杖绑上七条皮带，做成鞭子。现在让阿君代表超灵，杖柄代表伊希瓦神，鞭子的七条皮带代表摩耶。阿君、笞杖与皮带之间是怎样的天壤之别！皮带仅仅触及到笞杖，也就是伊希瓦神，却触及不到一直在背后超然独立的超灵本身。

伊希瓦神的意思是宇宙的创造者、维护者与毁灭者。哪里有宇宙，哪里就有摩耶；反之亦然，哪里有摩耶，就有伊希瓦神。记住，摩耶不是伊希瓦本身，而只是伊希瓦的工具。

另一方面，有超灵之处，就没有伊希瓦神，没有生命（jīv），没有摩耶，没有欲望。超灵等同于大知状态（Jñān Avasthā）。只要我们赛古鲁顺便触碰一下伊希瓦神的能力，就会激活并加强摩耶的能力。

所以要记住：超灵没有摩耶，伊希瓦则通过摩耶来工作。

因此，赛古鲁与摩耶毫不相干。

因为哪里有能量，哪里就有伊希瓦神（摩耶）的能力，在神力面前单靠你们凡人之力有何用？

伊希瓦神的管家，也是摩耶的一种称呼，这个摩耶简直是个巫婆，你会不由自主地屈服于她的力量。这是谁的游戏？当然是伊希瓦神的！然而与超灵相比，伊希瓦神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伊希瓦神）使用摩耶及其特性；另一个（超灵）远远超出摩耶领域，仅仅使用大知，也就是所有其他能力的本源——遍在一切的大能。

总之，必须放弃这个摩耶，为此你需要证悟，需要看见超灵。没有证悟，没有神圣体验（Anubhav），是绝对不可能舍弃摩耶的。

真理（Sat）既不为拯救他人出离无知状态（ajñān avasthā）也不为宇宙的运行去使用摩耶。

伊希瓦（Īshwar）为世界的运行使用摩耶。

赛古鲁（Shiv）为让其他人摆脱摩耶而使用摩耶。

这时候有人来向巴巴报告说“发生了这事那事”，随后谈话中又提到许许多多的摩耶事件。在这种场合巴巴会说：“不要紧，我们赛古鲁知道摩耶把你们掷入怎样混乱的状态！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你们说：‘那又怎样？都不过是幻相而已，毕竟只是摩耶、表象、梦境、错觉。何必为之烦恼？’”

师利又用上周日克坦歌手律师先生（安伽尔·普利得）讲的蛇寓言故事加以说明。师利说：“那其实是条绳子，却被你误作

蛇。就这样，误解造成摩耶。瞧瞧摩耶的能力！你在无明状态，固守成见，根本不知事实真相。这个摩耶，这种‘知识’，这种理解，让你从座上跳起，抓个棍子，抬手就打！自始至终，你看到的其实不过是一条绳子。你把绳子当成蛇，就是幻觉，想象！首先，就连蛇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是幻觉，想象。这说明首先被创造的摩耶能力有多大。给你造成的蛇印象和理解，展示了摩耶的何等能力（SHAKTI）！”

假设我们认为绳子只是绳子，而非别的东西：那么摩耶被消除了吗？没有，因为摩耶不在于这种绳即蛇的理解。绳子本身也不是摩耶，虽然是一种幻相。不过，臆测、惧怕和期待——“那会是哪种蛇？有多长？会咬我吗？”——跟随原幻相而来的这些想法才是摩耶！

最后当我们发现“蛇”只是绳子时，就会嘲笑自己的错误和臆测，因为在这个阶段，摩耶——虚妄的惧怕等等——已经消失。

同样，当一个人证悟时，就会嘲笑摩耶编造的虚妄观念，因为在那一刻，整个世界及其形形色色的联系，都被这种新获得的证悟体验证明是虚妄不实的。

如果任何欲望、情欲、嗔怒等等情绪在你心中升起，就视之为摩耶——“摩耶来了！”这个摩耶是一切担忧、烦恼和焦虑的根源。

摩耶啊，将你赶走者，抓住了真理。

结论是：摩耶一进入你的头脑，就把它轰出去！别让它赖着不走！要像对待疯狗那样对待它！假如一条疯狗跑进你们房间，你们都会马上站起来，厉声呵斥，将它赶出去，因为你们想避开被咬传染的危险。但如果你们喂它面包牛奶，狗会跟着你们，不肯走。在所有这些方面，摩耶就像一条疯狗。要尽力尽快赶走摩耶，才能逃脱它的魔掌。

最后拿你的头发做例子。这个比喻中，头代表造物主（Īshwar），头发代表摩耶。虽然头发长在你的头上，头却不知

道头发是怎样、何时、为何、从哪儿长出来的。给头发增长力的是谁？当然是摩耶！抹点发油，头发就会长得很不错！

“那怎么能说是头（伊希瓦神）创造了头发？”巴巴问。接着解释说，尽管如此，摩耶本身则依赖于伊希瓦神，摩耶的成长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最后巴巴说：

摩耶的这些非凡能力，你们是怎么看的！是谁创造了摩耶？可别说是神干的！——但要相信，超灵正在从这个摩耶的魔掌中解脱；赛古鲁的职责和工作永远是摧毁摩耶，将人从它的魔掌中解放出来。超灵是绝对纯净（shuddh），不受摩耶束缚的。

第十六讲

1926年6月30日 周三 美拉巴德

【《联合日记》今天记述了以下事件：

贤卡纳施从今天起加入“全天候”门弟子满德里。晚上巴巴听他唱一会儿歌，还亲自击铃伴奏。夜间上山之前，巴巴对满德里表示：“我会让十一人成道，其中十人会被立即带下来。剩余一人会被留下，之后被我逐步带下来。那十个成道后被立即带下来的人将对第十一人工作，使他成为法嗣，这样我的圈子就完成了！”

这些要点在巴巴周一内容宏大的讲道中已经阐述过。《联合日记》记录的上述这段话，为下面的讲解提供了开场白。——编者】

圈子及其培养

(1926年6月28日讲道的续篇)

师利巴巴有一个圈子，而且是接近完成的圈子。现在就只差赐予证悟了。将有十一个圈子成员成道，这十一人当中，十人灵性上已经很高级，只有一人留在原地。当这十个人成道后下降回来履行职责时，会逐渐地将那个人带回。那人是谁？这是秘密。

对圈子的这种培养，对于候选者，不需要修瑜伽、苦行、念名和仪轨。瑜伽之类的灵性修持走的是相当不同的路线，是一个让人经历艰辛困难的漫长旅程。

瑜伽

之前解释过，在瑜伽中，人会经由七个层面（bhuvan）前进。虽然行瑜伽之道能够逐渐进步，但在最后阶段的开始，只有通过一位古鲁才能获得进步。何以如此？假设一名修苦行、持名和仪轨多年的瑜伽士成功到达第六层面：在此面临道路尽头，无法再前进。没有古鲁（成道者）的帮助和恩典，就不能获得涅未卡帕（成道）体验。世界上有很多瑜伽士已经达到很高位置，尽管能力不是无限，但也非同寻常，甚至能施奇迹。然而他们虽有这些不凡的成就，却无法获得对超灵的证悟体验。因为能够帮助他们的完人寥寥无几，即使在这极少数的完人当中，也只有一位成为至师（阿查里亚或者说撒里克）。

行瑜伽之道者在第一层面就开始看到妙色。光圈出现，瑜伽士听到妙乐。他有时候继续前进，但经常是迷醉于这些前所未有的奇妙见闻体验——就在第一层面突然停下，误以为是目标，而实际上他刚刚来到道路的起点。受这种印象和误解所困，继续前进到第二层面都是不可能的。他还会有什么实现成道目标的机会？就算他设法前进到第二或第三层面，那么之后在第四层面他又会遇到一个大阻碍：一大停滞点。在此，陶醉于狂喜并着迷于所获能力的他，体验到难以抗拒的欲望——用这些能力施展奇迹。他被制造奇迹的诱惑所控制！可他一用能力施奇迹，就即刻陷入（他此前通过多年瑜伽苦修才摆脱的）全部业相的掌控和重压之下。在极端情况下，他在离开身体时一路坠回到石体状态。

即使他成功地控制住心，继续努力行道，一路攀升到第六层面：在此他还是得坐下等待，直到一位成道者投去青睐，施恩典给他最后一推，进入第七证悟层面。事实上，达到第六层面的人极少，能够克服困难获此成就者非常罕见。更何况是赢得第七层面？实际上，只有赛古鲁的恩典降临，一个人才能升入这个最后阶段（第七层面）。不过，对于那些被赛古鲁亲自带到第七层面

的人，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赛古鲁对于那些他想赐予证悟的人，一下子把他们直接带到第七层面，不用经历其他六个层面。成道候选人也不必经受苦行、持名、仪轨之类的克己修炼。他已经有幸赢得古鲁恩典，浑然不觉地被突然提升。所以卡比尔说：

看卡比尔的命运，那些来自过去的铭文；
他既没有宫殿也不是弃世的牟尼，
只是跟那个不可名状者交上朋友。

意思是说：“就连到达第六层面的大圣，也无法进去看看——只是看看——超灵的宫殿，而我已经与第七层面合一！”

所有这些瑜伽、三昧、专注、静心之类的修持，即便对你有什么好处，它们的局限在于：最多只能给你直到第六层面的道路体验；就是说，这些修持能够把行者带到见神之处。他在艰苦修炼苦行、念名、仪轨的过程中，即使已经做到了对心的控制，尽量不让自己受摩耶掌控，但他的业相和自我却坚持着。这些东西尚未被摧毁，人靠自身再怎么努力都不行。因为这项工作超出个人的能力，离开赛古鲁或完人帮助就无法完成。

这种情况下，赛古鲁怎么做？赛古鲁对他想引领和培养成道的人，通过缓慢而稳定的过程，逐步地摧毁这个人的智力和自我。对待这种候选者，赛古鲁唯一放过和保留的部分是他们的心。对于他想赋予成道体验的人，赛古鲁自始至终都是专门对他的心进行工作。有诗为证：

“在幕后有种种秘密游戏；因此不要悲伤难过！”

赛古鲁之所以更喜欢这种仅仅对心工作的方式，是因为那些导致智力和自我毁灭的成道过程与方法，是心本身所无法领悟的。这些方法和过程超出了心的理解力，因此赛古鲁必须专注于对心的训练，让心准备好经历这种毁灭。

为了进一步说明，师利举出如下例子：

假设某人产生性欲：这说明他已落入摩耶的掌控。同理，当一个人被嗔怒、亢奋、贪婪控制时，也等于摩耶已经入场。总之，可适当地把任何一种不良情绪都看作摩耶。但如果一个人感到饥饿或者需要睡眠，则不是摩耶。这些自然需要是业相产生的；你们吃、喝、甚至睡觉都不要紧，这些是生命所必需的。但是淫、嗔、贪、醉、妒、期待等等情欲，一旦这些东西进入你们的头脑（也就是心），就应当被立刻赶出去。对它们说：“摩耶，滚开！我不要你！”

师利正讲着，贤卡走进“选民之家”。于是师利写道：“贤卡，你要做堪卡（石头）！就是说你要像石头那样，不为任何淫欲、嗔怒、亢奋等等所动。这些情绪影响不了一块不会激动的坚石，你也同样不要受它们的影响，不让它们留下印象。比如说有一块石头，即使有人拿它当神，恭恭敬敬给它涂上朱砂，它也毫无感觉。你往这块石头上小便，扔垃圾，它也无动于衷。毕竟只是块石头，毫无感受。愿你也达到那种如如不动的程度，甚至对这个时刻不离的心智。那样你才配称真瑜伽士或者真英雄。否则所有这些瑜伽、苦行、念名都没用，只是表演给外人看。就拿瑜伽来说，在众多行此道的人当中，只有一个能够在艰巨努力后成功获得三昧：就是如此之难。即使承受了这些和随后的种种考验麻烦，他还是无法证神。因为在成道之前，求道者的智力和自我必须消失。对三昧中的瑜伽士来说，其智力和自我原封不动。只要他把三昧状态维持下去，并且为此竭尽全力，就能超然于智力和自我。可一旦他从三昧状态醒来，就立刻被自我和智力抓住。这种状况下，他怎能指望拥抱神？完全不可能。”

你们知道，三昧类似于酣眠。三昧中的瑜伽士竭尽全力超脱智力和自我，酣眠中的人也同样脱离智力和自我。区别在于，三昧中的瑜伽士是通过自身努力有意识地实现这种超脱的，而酣眠者则是自动获得的。不过，二者醒来后都以整个智力和自我体验

同样的状态。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靠自个儿努力不可能摧毁智力和自我，那到底还为何谈论超灵？

那个永恒极乐，那个圆满大知——要与之合一无比困难的。因为一个智力和自我还在的人，怎能达到那超越智力和自我的东西？要实现这种结合，必须放弃生命，真正意义上**死去**——不是靠投井或跳河自尽，或用其他轻生方式自杀，而是要通过舍弃、杀死、歼灭摩耶！通过保持超然，不受影响，就能歼灭摩耶。

然而摩耶是如此强大，其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致于让伟大的英雄屈服投降。事实上，只有最伟大的英雄才能征服摩耶。你会发现，同世界上庞大的人口相比，这种英雄实在是寥寥无几。去寻找这样一位至师，去抓住这样一个成道者，因为这样，只有这样，你才能确立于道路。否则，就算你继续生生死死千秋万载，也无法赢得足够的福报，闻见哪怕大道上的一丝香风（havā）。

第十七讲

1926年7月1日 周四 美拉巴德

【（据《联合日记》）前一天听到巴巴说，从7月1日起他将“停止讲解神圣灵性主题”。不过满德里仍然希望那天巴巴实际上会重新开始说话，因为从去年7月10日起他已保持沉默将近一年。周四上午巴巴从山上下来后，表示他打算把沉默延长到1927年2月，满德里自然感到失望。尽管如此，当天巴巴并没有停止用粉笔和石板讲道，而是继续给他们讲解如下一系列的灵性主题。——编者】

觉受、灵感、启示与证悟

内在知识（*antar jñān*）是什么？这个词指灵性发展，也可以说“上升”。古吉拉特语叫“阿特玛-斯博提”（*ātmā sphūrṭi*）：就是觉受、灵感、启示。这种由人获得的知识（灵感、启示等）都可被称作真正“灵性大知”（*Ātmā Jñān*）的影子。

灵性大知的意思就是大我证悟。心赢得三昧（高度专注）阶段时，便做好升向这种证悟的准备。赢得这种灵性大知者必须被视为灵性完美。

永久的内在知识（*qāyam antar jñān*）是这种至高知识（*Paramātmā Jñān*）的影子。相比之下，偶然得到的内在知识没有实际意义。

且不谈一般瑜伽士的情况，那么完美瑜伽士（*pūrṇa yogi*）获得的是什么状态？无非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永久内在知识，也就是心的完美，这也只是赛古鲁所体验的至高状态（*Sadguru*

Avasthā) 的影子。可把完美瑜伽士的这种状态称作心的最极限 (mannī parī sīmā)。

心的“灵性起点”是什么？专注、入定、哈尔、三昧。心的“灵性终点”是什么？永久而真实的内在知识、灵感、启示。尽管如此，智力和自我仍然坚持。就连瓦隶所体验的内在知识也只是证悟的影子。因为：

证悟=涅未卡帕=一体=不二=合一

这些瓦隶像完美瑜伽士那样已经达到心的最极限，体验赛古鲁的真实和原始状态的影子。但是在合一中，智力和自我死去，永远毁灭。有些在证悟状态者保留身和心，尽管如前所述他们已经脱离智力和自我。但即便那样，这样的玛居卜成道者，虽然活在肉身中，却安住于不二状态 (Advait Avasthā)。

赛古鲁、玛居卜、瑜伽士

那么，是谁在通过这些玛居卜的身心工作和行动？玛居卜自己确实已经获得终极状态，享受无上喜乐。那个操作玛居卜身心的，恰恰就是这个至高大乐大能大知。玛居卜自己根本不再操作其身心，直到他的“时间”结束——也就是命运 (prārabdh) 终止。他的心只是工具，因此其身心状态像个疯子的身心，随心所欲到处游荡。所以玛居卜就像胡闹的疯子。

与之相比，撒里克赛古鲁则出于自愿，完全有意识地地使用这些至高大知大能大乐属性。

这些讲解都只涉及至高问题。因此图克拉姆如是说：“赛古鲁的秘密无人能测（证悟者除外）。”

为说明上述不同状态的区别，打个比方。首先想象海洋。海面漂着一条船，船上的人享受海风和其他航行乐趣。倘若人与海洋合一，船还有必要吗？他早先没有经验，完全不知海洋的博大和乐趣时，就需要用船作工具 (sādhan) 来体验航海的乐趣。可

当他成为海洋时，还在乎船作甚？“成为海洋”这个词表示玛居卜的状态，如前所述玛居卜对“船”漠不关心；从而任海水推动随波逐流。但在这方面赛古鲁的状态却不同，因为他会看管并使用船，不会放任自流。实际上，赛古鲁随时随地都能够随意从水下抓住船底，推动和扛起船（体验的媒介）。相比之下，我们人类则用船桨之类的机械方法，让自己漂来漂去，却根本没有前进：也就是说，我们借助工具乃至最先进的机器到处奔波，但却无法向完美和证悟目标迈进一步。这就是赛古鲁、玛居卜与常人状态的区别。这种区别也许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大到让我们无从想象，其意义重大得超出想象。

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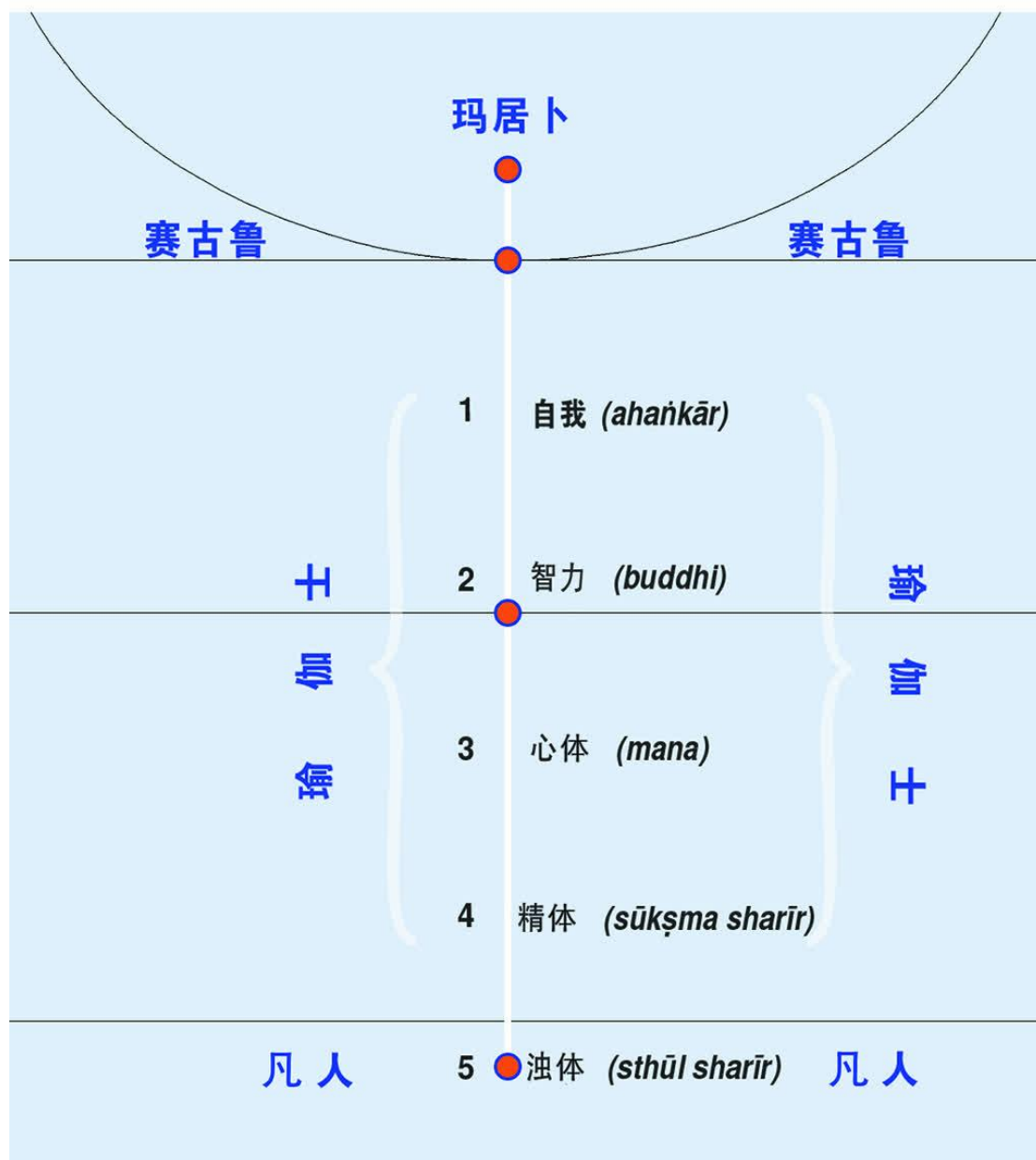


图14 赛古鲁、玛居卜、瑜伽士与常人的构造

瑜伽士通过静心、专注、三昧等方式获得内在知识，其实他得到的无非是原始真知的影子。虽然在这些瑜伽状态，智力和自我静止，停止惯常运作，但却尚未被摧毁。智力和自我虽被专注等方式平息控制，暂时处于休眠状态，但活动潜能仍然存在，就是因为瑜伽士尚未淹没于真理、合一极乐。

与之相比，玛居卜和赛古鲁皆淹没于真理并与之合一。但二者区别在于，玛居卜不能从真理中抽身，赛古鲁则不但重新回来，而且还通过其获得的至高大知大乐大能（Jñān, Shakti, Ānand）积极地工作。不过，如前所述，即便玛居卜不能这么做，也就是不能为工作而从真理一体中抽身，但如果这样的人给你一巴掌或一击，也会效果重大，带来很大祝福。因为那一巴掌或击打不是玛居卜本人给予的，而是他获得的至高大知大乐大能所给予的。这种通过大知大乐大乐运作的力量巨大，挨打者实属幸运；实现自己的心愿，得到无数好处——不是物质方面就是灵性方面的。然而，接受赛古鲁的“巴掌”（恩典）者，则变得像给予者一样：换言之，幸运的挨打者像赛古鲁本人那样获得证悟。因为赛古鲁已经控制并征服精与浊，所以能够通过无上的大知大乐大能，有意识地使用这些（精与浊）工具——当然，如果他愿意，就可以把大知大乐大能的任何部分或全部赐给他人。

总之，对于任何一个渴望灵性进步者，在瑜伽道路（通过静心、专注、三昧等等）方面的努力根本没用。瑜伽士靠自己精进努力和多年考验磨难，最多只能达到第五层面，即便那样，他们在途中也不得不经历极度危险的困难和诱惑。在很多情况下，瑜伽士冒着陷入这些诱惑，从而搁浅中途的严重风险；最糟的情况是，瑜伽士不幸一路堕落到最低级的石头状态。这种入魔和堕落的原因是，瑜伽士获得并能够使用的仅仅是真正大知大乐大能的影子。与之相比，那些达到完美的人则拥有真正大知大乐大能，并且利用这些来引领他人，赐予他们（证悟）体验。不过，没有导师或古鲁而靠自力行道的瑜伽士，为了达到心目中的“终点”不遗余力勇猛精进，历经艰辛考验；即使他们成功达到证悟目标，赢得的也只是玛居卜状态。这样的玛居卜意识不到自己通过精进努力获得的至高状态，不能使用大知大乐大能，不能降回造物界意识履行职责。确切地说，他的能力是在他不是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通过其身心自动运作的。赛古鲁则不同，他为了履行职责

而恢复世界意识，完全有意识地行使所获得的至高大知大能大乐：这样做时，不是从单一状态和位置，而是从很多状态和位置。

再回到仍然行道者的情况：一个人只要还没有与超灵合一，就只能使用影子。也就是说，没有导师或古鲁的帮助、靠自力行道的瑜伽士，不能使用真理的能力，直到跨越七个层面并与真理合一。在此之前，他只能使用通过层面体验获得的知识、喜乐、能力——如前所述，这些能力只是真正和原始大知大能大能的影子而已。

我们再来打比方说明。你成为太阳时，使用的能力属于太阳本身而非太阳光线。但是，尚未获得合一者，尚未融入太阳并与之合一的瑜伽士，则不得不满足于这些光线的能力——其实无非是行道过程中获得的“影子”而已。总之，即便瑜伽士自以为获得大能，就算他们做出这类宣称，但按照这里的解释，他们仅仅是在玩弄光线，而不是作为太阳而行事。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的世俗人，特别看重瑜伽士展示的这些能力，尽管它们不过是原始真正大能的影子罢了。由此可以判断赛古鲁的真正大能与瑜伽士的影子能力之间的区别。

再说一遍，赛古鲁在证悟后回来履职时，带着真正和原始真理的至高大知大能大乐（这里比作太阳），而不是层面的能力（只是光线，确切地说只是影子）。赛古鲁的能力属于太阳而非光线。人在体验层面期间获得的能力不是真正的大知大能大乐，而只是其影子——神秘能力（*riddhi-siddhi*）。真理的能力是真正和原始的能力，身体只是藉以使用大能的媒介。让身体充当这种大知大能大乐流溢的渠道，是多麻烦劳累的任务！至于还未赢得真理也未与神合一的可怜瑜伽士，除了使用这些大能的影子，他还能做什么？就连最高级的瑜伽士手中掌握的也仅仅是影子。读取他人的思想、内在知识、甚至起死回生——这些都是原始大能的影子事例。这些是摩耶的能力，只是光线——虽然就连这些“影子光

线”都是极难获得的，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尽管如此，它们仍然仅仅是影子。

当你能够获得实质时，为何求取影子？

智力的局限与体验的必要

伊希瓦神拥有大知大乐大能。其余一切皆空无（Shūnya）；但是人必须获得真实体验才知道这些事物（整个宇宙及其全套装备）纯粹是空无。不过尽管这一切都是空无，但还是有某种东西是，因为存在（astitva）依在。因此当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无！”时，问题产生：“那什么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空无是！”当你圆满了解，也就是体验“这一切都是空无”时，你才可以说拥有了真正知识。

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这种无上大知大乐大能，是超乎想象的状态，这全都是千真万确；比你们此刻同我交谈、听我讲话更真实；比你们的自身存在、此刻同我一起，以及你们的所有见闻都更真实。证悟之事实和无上大知大乐大能之状态，要比你们当前生活和你们认为似乎存在的所谓“事实”更真实一千倍——这些对你们人类乃确凿不争的事实，在我们（证悟者）看来只不过是真理的梦状态。对于我们，还能有什么怀疑的余地？真理的状态鲜活圆满，就连实际与真理合一并体验真理者都无法言说。至高境界不是贫乏言辞所能描述的。先不论实际获得这种大知和成道体验的问题，想想一位能把大知大能大乐赐予他人者的能力！不仅如此，除了将证悟体验赐予少数特选者，当我们（成道的赛古鲁）说我们能够实际通过这些圆满真理的无上大知大乐大能任运游戏时，你们会怎么想？倘若我们不是这样做，怎么能够把这种体验给予他人？

然而你们的受限心怎能理解这一切？这完全超出智力所及范围。对你们讲这些，意味着把智力可理解的东西传授给你们。

既然你们的智力有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知识，怎能真正向你们解释这些？换句话说，你们的受限心怎能理解不受限的大知？为了对你们的受限心解释不受限的大知，某人（赛古鲁）必须把你们的智力从目前的受限状况中解放出来，使之不受限：总之，“某人”必须给予你们亲身证悟体验，那样你们立刻就会明白。

有了这种体验之后，一个人就完全确知“我是谁”问题的答案。这是何种“确知”？圆满、完全、绝对的确知。

假设一个喝醉酒的人忘了自己。尽管这段时间他意识不到自身的存在，但却依然是——继续存在。而真正的（证悟）体验，要比常人在醉酒状态下（或者说暂时自忘）对自身存在的确知，更加真实、直接和确定不止千万倍而是亿万倍。在日常生活中，醉汉仍然保留身体；而在那种真正体验状态，身体离开。

不过，这种真正体验却被很少赐予，只给予亿万人中的少数被选者。假设有十人获得证悟体验。这十人当中，四人脱离身体死去，留在永恒喜乐中，永不返回世间。其他五人成为玛居卜。他们虽然安住于喜乐状态，不回来履职，但却保留身心数日。余下的一人（十人中剩下的那个人）是撒里克——阿查里亚。总之，十个证悟者当中：

四人死去，脱离身体，永不返回；

五人作为玛居卜保留身体，但是不回到世界意识；

一人成为阿查里亚。

目前世界上有 300 个玛居卜和 56 个（数目固定的）阿查里亚。

再概括一下前面讲到的永恒喜乐（Anant Ānand）主题，我们可用如下譬喻来比较不同人的喜乐状态：

如果赛古鲁的喜乐=人身，

那么瑜伽士的喜乐=人身的影子，

常人的喜乐=人身的原始影子在水中的倒影，也就是影子的影子。

第十八讲

1926年7月3日 周六 美拉巴德

【自5月3日至6月30日，巴巴一直在上美拉巴德的水塔歇息过夜；但7月1日晚上他将铺盖拿到山下，开始在赛朝廷里面小屋前的平台上睡眠。整个时期，巴巴都在集中精力在写那本秘密的“书”。——编者】

赛古鲁与其他个体的知识

巴克塔（bhakta）与切拉（chelā）有什么区别？

巴克塔是信徒。这样的信爱者很多。他们选择自己的古鲁。

切拉是弟子。他们为数极少，为古鲁所挑选。

信徒是根据亲眼所见来选择并顺服自己古鲁的，所以人数众多。但弟子却是古鲁挑选的，所以人数很少。

知识有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都关系到一类个体，具体如下。

表3 知识的四个等级

知识类型	超灵及其影子	个体
1、大知（jñān）	=超灵	=赛古鲁
2、内在知识（antar jñān）或者说灵感	=超灵的影子，藉此能够起死回生，制造其他超自然现象	=瑜伽士
3、智力（aql）	=内在知识的影子，即影子之影子（第二个影子）	=凡人
4、本能（prerñā-buddhi）	=智力的影子，即影子之影子之影子（第三个影子）	=动物

从下到上的发展：

本能发展到顶点，成为智力。

智力发展到顶点，成为灵感（内在知识）。

灵感发展到顶点，成为真理（大知或称超灵）。

只有赛古鲁安住于大知状态，超越了第六层面。直到那个（第六层面的）极限点，只有获得内在知识者（瑜伽士和其他行道者）达到。在第六层面，内在知识成为恒常不断。但第七层面及其超灵大知状态却代表着终点或者说目标。

尽管这个大知总是在第七层面获得，但是赢得大知者（Jñānī）除非凭借赛古鲁的帮助，下来履行职责，否则就不能使用大知。只有当他下降回来恢复造物界意识时，只有那时，才能把第七层面的大知付诸行动。就心智而言，他利用的是第七层面的大知，而不是之前获得的内在知识。为什么？因为大知好比太阳，内在知识仅仅是光线。既然可以直接使用太阳，何必为个光线劳神？即使他施展起死回生之类的非凡奇迹，也是通过大知而不是通过内在知识，因为这种内在知识属于二元领域，会带来束缚，让使用者容易积累业相。然后他还必须通过各种必要手段烧毁消灭这些业相，才能继续前进到第七层面。只有那时他才成为吉万莫克塔，从不停的生死循环中解脱。如果他足够幸运，下降回来，恢复世界意识（当然是在古鲁的帮助下），那时他才可以说获得许可，被授权使用他所获得的大知。

用海水代表证悟之目标。一个潜入海水者，虽然肯定已经证悟，可如果他淹没水中，不能再浮出水面，就是玛居卜。与之相比，一个潜入海洋后，又重新回到水面者，现在装满水（也就是证悟体验），这样的人是撒里克-赛古鲁，因为其眼耳鼻口腹，总之，全身每一个部位都浸满水。确切地说，他与水合一，不对，应该说他就是水！总之，一个人如果真正渴望证悟，就必须潜入海洋，获得被淹没的体验；换句话说，一个人若要知道并实证被淹没的状态，就别无选择，只能让自己实际淹没。再多的口头或

书面解释，都不能让人对那个状态有丝毫的概念；必须亲自体验才行。

至于那些证悟后下降重获造物界意识者：有幸获得这种状态的人极少。他们的粗浊肉身的运作是由他们在第七层面获得的大知能力（Jnan ni Shakti）进行的，如图 15 所示，这可被比作两个手指相勾，如图 15 所示。

图 15
赛古鲁身体与心的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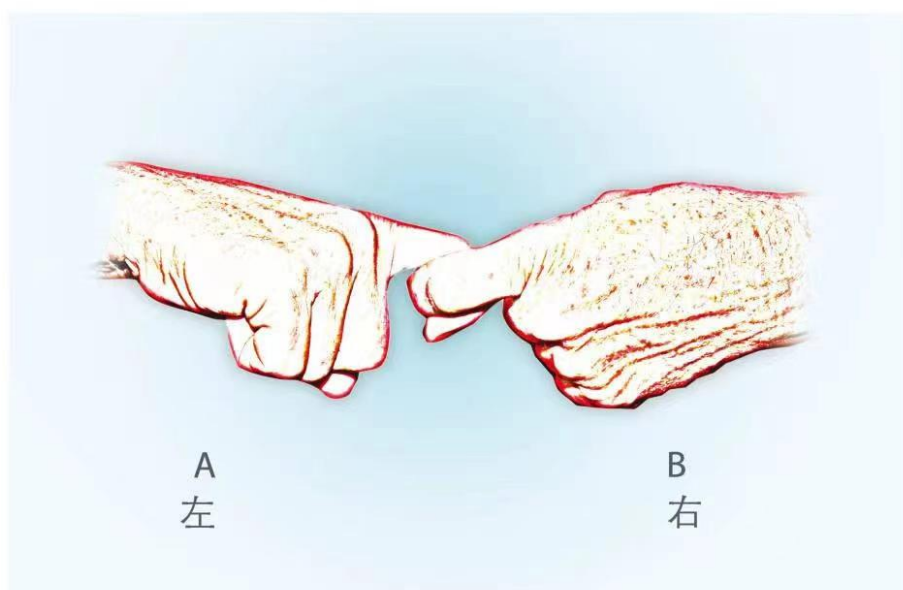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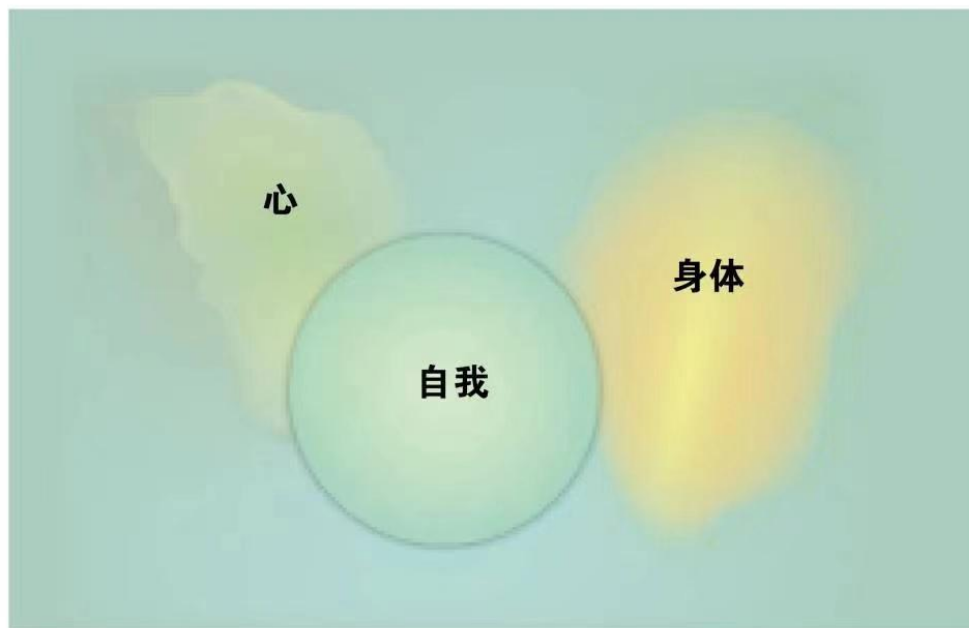


图 16
凡人的身体、心和自我



对于未证悟的凡人，他们的心与身在运作时相互交织，一起转动。由于业相的束缚，心与身如影随形。也就是，你的心到哪儿，身体就跟到哪儿。你的业相束缚不让二者分离。

但就成道者而言，他们的全部业相在证悟前都被消灭，没有业相束缚留下，因此他们的身与心分别独立工作。心去哪儿，无需（像未证悟者那样）带着身体。确切地说，身与心可以同时一起工作，也可以分开工作；有时候一个工作，另一个安静不动；有时候二者随意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之后又随意回来，在大我源头联合一起。

第十九讲

1926年7月7日 周三 美拉巴德

【当今有几名瑜伽师亮相于世。今天就有一位这样的瑜伽师带着跟随者来拜访师利，可是当师利对他讲解了“完美”的真实含义后，这名访者及其徒弟都感到惊奇。因为虽然他本人是有名的瑜伽师，可现在当他发现，与完美相比所有这些瑜伽现象根本不算什么时，便对师利坦承：要达到这样的完美，他们瑜伽士将不得不经历千百次转世。因此他请求师利明示臻达完美之道。因为（师利对他明确表示）所有这些瑜伽在完美面前根本不算什么，达到完美的最快捷最容易道路就是伴随圣人（satsaṅg）。话题更具体地转到瑜伽和三昧，师利继续讲解如下。——《禅吉日记》】

瑜伽三昧与赛古鲁状态的区别

除非一个人达到三昧（专注），否则心就不会向内旅行，无法取得灵性进步。反之可以肯定，三昧或者说专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使人在成道之路上取得进步。更确切地说，有时候三昧使灵性进步更容易。举例说明：你往前走路，到了某个点就会休息：这好比三昧。这种休息让你恢复体能以便继续前进。休息的全部好处就这些，仅此而已。总之，虽然三昧确实有可能让人取得灵性进步，却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绝对必要。还有其他更容易更快捷的方法，比如伴随圣人（satsaṅg 或 saḥavās）。

这些瑜伽和三昧确实能够让人进入层面——但最多到第四层面为止。因为在第四层面会遭遇大阻碍，阻止进步，让他既不可能前进，又不可能回到较低层面。直到第三层面，人都可以通过意志力和全部专注力（ekāgra samādhi）随意来去，比如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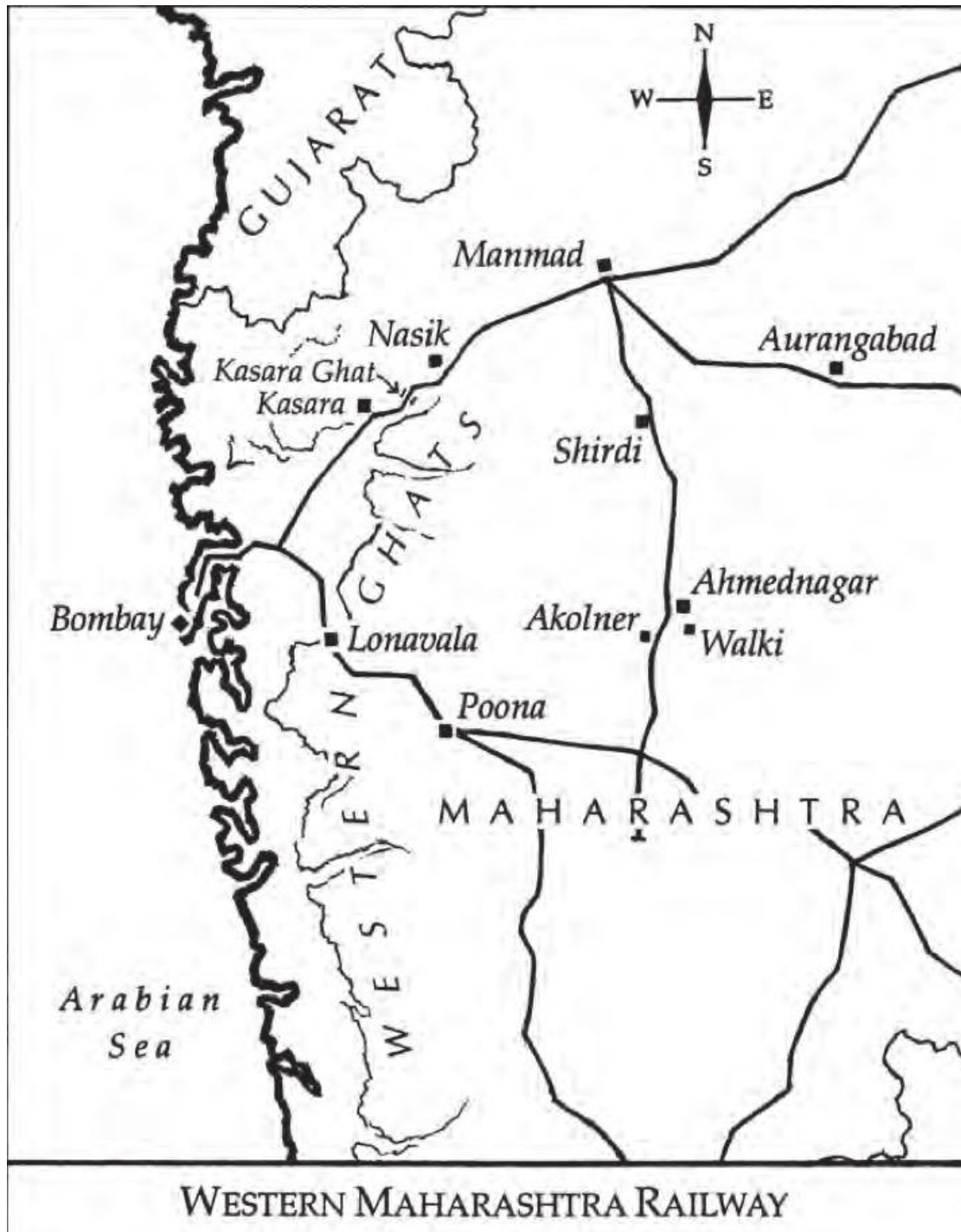
回到第二或第一层面；但在第四层面就做不到。实际上，达到第四层面的行者发现自己卡在那个高处，有时长达几个世纪，甚至数千年。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大瑜伽士禅迪夫（Changdev），在第四层面的三昧停留 1400 年，直到被赛古鲁奈安涅希瓦（Dnyaneshwar）的恩典推向前。如果第四层面的瑜伽士放弃身体死去，就会在那个层面再次出生。但如果他极为不幸，屈服于（经多年苦修获得的）自身能力的诱惑，用它们来施奇迹，那么他就完了！因为那样他会受到巨大束缚，落入他经多年瑜伽苦修才消除的业相的魔掌，他在死亡时离开身体后，会一路坠回到石体状态。

这就是没有（能告诉你正确途径的）导师古鲁帮助，“在黑暗中旅行”的结果。这种缺乏指导的行道极其危险，以致于会在最糟的情况下导致第四层面的灾难，在此，一个人失去不止数年而是生生世世苦修所积累的全部成果。

据说阿卡科特的师利斯瓦米·萨赫伯（Shri Swami Saheb）曾打了一个第四层面瑜伽士一巴掌，说道：“你这混蛋，原来在干这些偷偷摸摸的勾当！”通过这一巴掌，就在那一刻，把瑜伽士从第四层面发送到第七层面的帕若姆罕撒状态。斯瓦米·萨赫伯称其“偷偷摸摸的勾当”，指的是瑜伽士施奇迹的能力，但周围不知事情真相又听不懂内在深义的世人，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他的话，开始朝各个方面胡思乱想起来。

至于这个“休息”或者说三昧问题，让我们打个具体比方说明。假设你打算旅行去孟买，这代表目标。那在拉乎里、通德等地停留又有何用？——也就是说，干嘛在第四层面休息？可把在第四层面停留比作卡萨拉山隘，旅者必须在此停留等候，直到“山隘机车”（赛古鲁）前来帮助，推动他继续朝孟买（目标）前进。可把在拉乎里、通德等地的停留比作瑜伽士通过三昧体验所享受的休息。没有古鲁导师的帮助来行道，瑜伽士要想继续前进，就需要这些休息（以三昧及其能力的形式）。可当他抵达卡萨拉山

隘（第四层面）时，就不得不停下，等待山隘机车（古鲁导师）前来帮助，把他向前推进。离开这个，他注定要滞留多年，无法前进：因为要从此处往上升，专注能力（三昧等等）不像在较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面那样管用。在这个紧要关头，他确实需要一台专用山隘机车（古鲁导师）推动他朝孟买（目标）前进。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西部铁路线

[地图中黑色实线代表铁路主干线。从阿美纳伽(Ahmednagar)到孟买(Bombay)的铁路旅程,经由北上路线到门马德(Manmad)枢纽站,再从那里驶经卡萨拉山隘(Kasara Ghat)。]

第二十讲

1926年7月9日 周五 美拉巴德

【为纪念美赫巴巴沉默一周年，圈子委员会宣布7月10日放假。在这庄严日子的前夕，巴巴就赛古鲁的能力发表如下讲话。——编者】

赛古鲁的无价无量能力

据说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能够获得无上真人（Puruṣottam）亦即完美赛古鲁的状态（pūrṇa Sadguru rūp）。由于这个状态处于证悟之巅，因此配得它的功德（lāykāt）也必须相应是最高级的。即使蕴含宝贵哲理知识的《吠陀经》、《往世书》和《奥义书》，都无法适当描述赛古鲁的能力。关于赛古鲁可以打个比方：达到那种境界的人就像王子。王子有个球可以玩耍，神圣王子赛古鲁同样也有个球，确切地说有很多球，可以玩耍。这个“球”指什么？是指宇宙本身，这个宇宙对神圣王子赛古鲁就是个玩具。整个三界（trilok）——心、身体与吉兀——好比一个由神圣王子漫步的花园，园中每一朵花都是一个世界。他喜欢任何一朵花，都可以摘下来闻一闻（也就是玩耍）；实际上他可以自由地享受花香，维护花，愿意的话也可将它毁掉，一切都听凭他的意愿；换言之，他能摧毁整个世界，甚至诸世界；如前所述，这对他就好比一朵花或诸朵花。从这个解释中，你们怎么看赛古鲁的能力？

佛陀说过人人都能成佛，但实际上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尽管如此，你们每人都要为这种圆满而奋斗。因为人一旦成佛（我们

可称之为神），梵天、因陀罗和众神就会争先恐后在他足前献花膜拜。

关于赛古鲁，圣人卡比尔说过：

在七岛和九洲，

乃至三界二十一宇宙，

无人可比赛古鲁。

意思是：“任凭你踏遍七大半岛和九个大陆，潜入地府，游遍世界，乃至升入天堂，自己看看能否找到一个人，像古鲁那样如此仁慈、如此慷慨地指导你，确保你亲见全能上帝。哪里都找不到可与他媲美者！”

第二十一讲

1926年7月11日 周日 美拉巴德

【1926年7月10日是美赫巴巴沉默一周年纪念日。《联合日记》当天录入如下评论：

巴巴的沉默从很多角度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之前巴巴不受自我强加的沉默约束时，偶尔会向满德里开示讲道，但他自从保持沉默之后，经常定期讲解深奥的神圣主题。以至于若把最近四个月授述的沉默讲稿放在一起，就会成为一大部书！

然而就在次日，据《联合日记》记载，巴巴宣布新日程，包括“不再开示讲道”。此后讲道果然逐渐减少。虽然那天之后还有“茶会讲道”，但巴巴对满德里的讲道确实于1926年上半年达到高潮，尤其是在6月份。尽管“新日程”已经正式启动，但是7月11日禅吉仍然记录了巴巴的如下开示。——编者】

要像圣人般理智，像孩子般纯真

一个人在世间生活工作时，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全部智力、才能与长处，来造福自身和他人。但在使用心智和身体能力时，必须注意不以任何方式滥用这些能力。这方面最好最容易的方法是保持孩子般的纯真，特别是在与女性和使用“神圣器官”（男性生殖器）有关的事情上。

你们这些满德里成员都和美赫利这个孩子有着同样的器官。假设让一个裸体美女睡在孩子身边，那会影响他或他的器官吗？根本不会！因为他纯真无邪，压根不知道与之有关的摩耶（好坏）享乐之事。因此，美女对他毫无影响。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无知确实是福气。但是假设你们成年人夜间睡觉时，那位裸体美女躺

在你们哪个人身边：结果会怎样？当然是不堪设想！为什么？都是因为你们对这个器官的可怕摩耶知见。这种知见实乃诅咒！这种毁灭性的摩耶势力，往往能够成功地引诱并且掌控摆布甚至那些意志坚强的男子汉。

因此，你们都要像现在这样（在古鲁的指导和神圣陪伴下）保持警觉、能干和理智，同时又像孩子般纯真！在这个事情上只有那种纯真能够拯救你们。

第二十二讲

1926年7月15日 周四 美拉巴德

【7月11日正式启动为期七个月的新日程，直到来年2月。期间巴巴停止“开示讲道”，基本不再积极参与埃舍事务，只食用流质食物（比如茶和豆糊）。然而，《联合日记》1926年7月15日却记录：“巴巴尽管声明不再讲道，但在卡卡（夏哈内）家的茶会期间，仍然给满德里作了简短开示。”下面很可能就是讲道内容。——编者】

何为大知大能大乐状态？

智力与真理之间有七个层面。但如图所示，这些层面都属于精神领域，不同于真理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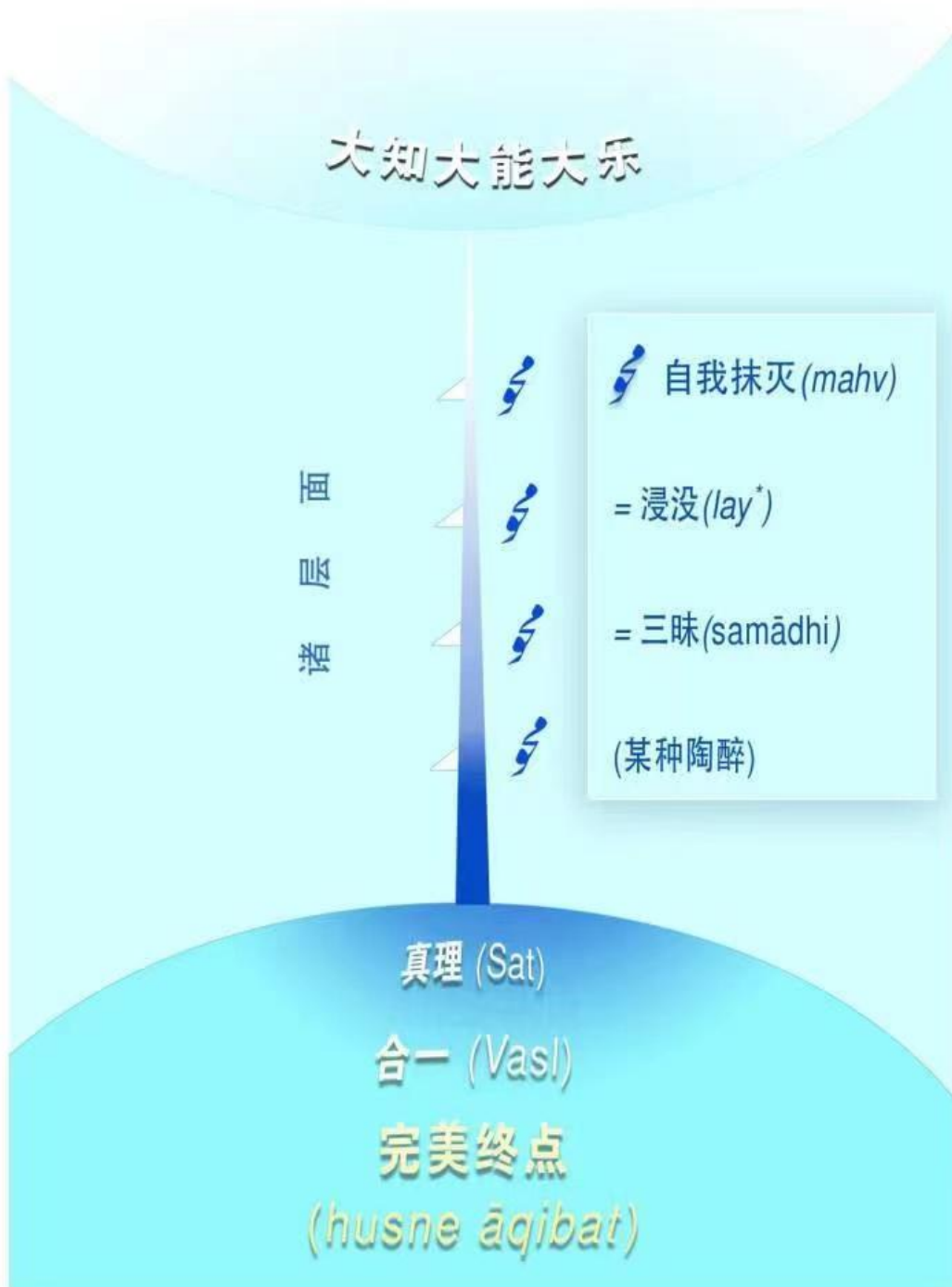
随着人通过层面前进，智力发展成直觉、灵感、能力、视见、启示、情感难抑状态和心止。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精神层面。行道者尚未超越智力。

在灵感和情感难抑状态，心智取得进步。但是心本身则一直在自身领域，稳定不变。

虽然经由层面的旅行多变而迷人，也确实带来非凡体验，但是这些体验全部属于精神领域。人心和自我随时都有可能经受考验；不过即使这样，人的状态依然还是不完美。

尽管行道者要在整个过程中经历这些不同状态，但在“知道者”的眼里，这些事情根本算不上真正重要。在这种状态有很多人躺在那里，（对世界）没有意识，说不出话，就像玛司特一样。

图17.
通过层面之旅



一旦获得大知（*Jñān*），就永远完美。喀兰达高斯·阿里·夏（*Ghous Ali Shah Qalander*）如是说：

亿万人中只有一个成道；
一旦获得就永远不会忘记。

意思是，亿万人中只有一个获得证悟；一旦被给予，它就永远不可摧毁，永远圆满。

第二十三讲

1926年7月16日 周五 美拉巴德

【《联合日记》1926年7月16日记载：

有关凯库希如（劳先生）在医院值夜并在那里写作的误会，在几个满德里成员之间引起反感。巴巴知晓后，把当事人召集到一起，消除了误会，重建正常关系。巴巴又通过手势和书写，对满德里授述了关于阿瓦塔和先知的简短开示。

下面的问答交流很可能是巴巴的这篇开示引发的。——编者】

师利对合一和圈子问题的答复

在回应鲁斯特姆关于合一和圈子的询问时，师利解释说：

作为前任大师的法嗣，每一位大师还必须培养自己的圈子，圈子的成员与他有着非常久远的联系，并在他将赋予他们证悟的时代，不可思议地聚集到他身边。这种喝到真果汁（大知）的人只有十一个；亿万人当中，只有一位成为阿查里亚。

问：既然机会如此渺茫，获得成功如此罕见而艰难，何必还要努力？就好比盼望赢头奖买彩票，却永远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答：但这里不像买彩票，结果是肯定的，尽管来得慢。你最终将得到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也就是真理。事实上，找到这个真理是一切众生的终极目标和目的。

问：如果人人都肯定会得到这个奖赏，为什么还要为之奋斗？它会自动到来的。

答：使你越来越接近真理目标的，正是你的努力和奋斗。即使失败九十九次，如果第一百次努力终于把你带向成道的大知者

古鲁，你的全部劳动便得到充分回报。因为从你找到古鲁的那一刻起，通过古鲁的暗中工作和隐蔽能力，你会持续不断地被推向真理目标。因此人们说：“要精进不懈。”

打个比方，这些透过墙缝射进来的阳光落在“选民之家”中央。相比屋中仍在黑暗中的更大空间，被阳光照亮的部分很小，光线本身也很少。这就是世界大众的状况：绝大多数人仍在黑暗中，对真知一无所知。只有少数人，因为从成道者那里捡到光，方可称得上内在知识的拥有者（*antar jñānī*）。可把拥有内在知识者比作刚才提到的光线——数量极少；即便如此，那也只是光线，而不是太阳本身，太阳依然高挂天际，遥不可及。真知意味着升向太阳，与之合一。获得合一后，从那里发光。相比之下，成为光线根本不算什么。毕竟只是光线而已。

第二十四讲

1926年7月21日 周三 美拉巴德

【今天是斋戒日（ekādashī），一些希望禁食的印度教满德里和学校男孩获得许可……人们忙碌着为明天的开斋庆典做准备，特别是在阿冉岗村，村民们已邀请巴巴出席开斋日庆典。——《联合日记》】

关于大知

师利的一批信众前来达善。其中有位女士称巴巴是“内知者”（ANTAR JÑĀNĪ），师利就此解释道：

知识有四类：1）世知（vishva jñān）；2）内知（antar jñān）；3）灵知（Ātmā Jñān）；4）全知（Sarva Jñān）。每一类知识都是一种状态。全知可以说是“不二完美状态”（advaityanī pūrṇa avasthā）。

1、世知，指对整个世界及其事务的知识。比如怎样做拉都（甜食）——何时、为何、为谁做；衣食；旅行（包括乘火车、轮船或汽车）；或更广泛地说，对世界事务（可用普通智力和受限心做的那类工作）的一般知识。这种知识本身是原始大知（真理）的影子之影子。之前说过，这类知识就好比太阳的光线。

2、内知，指通过瑜伽、静心、苦行、持名等修炼获得的（意识）层面知识，超出世知。赢得这种知识者是那些通过发展智力而进入层面的瑜伽士和其他禅修者。内知涉及的知识包括他心通、知晓过去未来、破解谜团、施展奇迹和获取能力——这些只有禁语瑜伽士、秘术士和其他苦行持名者才能做到。但这种知识是通过智力获得的，通过静心、专注等修炼。因此是受限的，是真知

的影子。总之，内知指的是成功达到（至多）第六层面的禁语瑜伽士所拥有的知识。如同世知，这只是光线，不是太阳。

世知者和内知者都未成道，因而其能力是有限和受限的。

3、**灵知**，指超出智力的大知。心智不可能获得这种大知，因为在这个领域心智不存在，可以说被“消灭”了。灵知是人藉此证悟大我的知识；是成道；是通过超越六层面和进入第七层面而赢得的真知太阳。没有古鲁的恩典和帮助，人永远不可能获得这种用来证悟大我的无上知识。就连最伟大的禁语瑜伽士经过多年静心苦行持名之后，都根本无法企及。

4、**全知**（如前所述）即不二完美状态。这种知识只有赛古鲁才有，因此赛古鲁被称为全知者（**Sarva Jñānī**）。赛古鲁知晓一切，因为其角色是下降到造物界意识来履行职责，并在这个过程中，利用证悟（也就是得到灵知）之后所获得的全知。

灵知者和全知者——也就是第三类和第四类知识的拥有者——已经成道，其知识和能力是无限无量的。

第二十五讲

1926年7月26日 周一 美拉巴德

【《联合日记》1926年7月26日记载：

晚间7点，巴巴召集会议，询问全体满德里有无不便之处需要报告，对各自的职务有无怨言等等。对总日程表做了多处添加和更改，尽量注意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之后，叫卡卡·夏哈内向满德里复述大概一个月前他弟弟在纳伽看见巴巴的事情（尽管当时巴巴实际在美拉巴德）。

事情是这样的：卡卡的住在阿美纳伽的弟弟有一次去集市，发现巴巴同四个陌生人也在那里。他便顶礼巴巴的足；之后抬头一看——没人了！巴巴和四个同伴都不在。为解释这种现象，巴巴对能力做了详述，将超自然能力划分为三类：自生能力，无穷能力和神秘能力。这次沉默的讲道持续到夜间10点。

讲道全文记录如下。——编者】

关于能力

能力有三类（Shakti）：1）自生能力（svayambhū）；2）无穷能力（anant）；3）神秘能力（siddhi）。

第一类自生能力属于超灵。

第二类无穷能力属于伊希瓦神。

第三类神秘能力属于瑜伽士。

[第四类普通能力（sādhāraṇ）属于凡人。]

获得自生能力者可以说获得了圆满涅未卡帕；自然也拥有两类较低的能力（伊希瓦神的无穷能力和瑜伽士的神秘能力）。

那么“神性（devpāṇu）”由什么构成？

就是摧毁妄我（khuḍī）。

这时，话题又转到近期发生的两件事。一个是卡卡弟弟保证说自己亲眼看见——实际上达善了师利，还同他说话；但随后却发现刚刚受他顶拜的师利竟莫名其妙地从现场消失了；另一个是穆罕·劳发现，通过想念和不断持师利的名（NĀMSMARAN），其困境大大缓解。穆罕面临艰巨的考试准备，对能否通过考试十分焦虑；但是通过持巴巴的名，问题全部顺利解决。

两个人的故事都是实际发生的真事，但直到此时才告诉师利。也就是说，这些人满足心愿和获得成功，完全是出于他们对师利的盲目信心——相信他当时就在场同他们一起，尽管师利本人对此毫不知情。那么他们是怎样满足心愿和获得成功的？纯粹是通过师利的深爱 and 盲目信心。何以如此？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师利继续说：

前面列举的三类能力当中，只有第一类“自生能力”脱离了摩耶（māyāthī mukt），另外两类能力则与摩耶交织一起（Māyā māṅ faselī）；就是含有摩耶成分。“摩耶”在此指“依赖”。就拿那个刚刚离开医院的不幸病人为例。在这件事上，我特地命令（帕椎和贝拉姆吉）把他留在美拉巴德。因信任他们会忠实地奉命办事，我就没有特别关照或具体指示让他住进医院还是免费客栈。那人住下还是走掉，我都不知情。那个离开的不幸患者错失好运，无缘受益于伴随大师及别的好处。这与卡卡弟弟和穆罕的经历恰好相反。尽管师利本人不在场，但他们却通过持师利的名得到好处。这个可怜病人所受的损失，不是因为误解就是因为违背了我的命令。即便违令的是其他人而不是他自己，命令同样是被违背了，势必造成后果。

这说明摩耶对赛古鲁工作的影响。因为赛古鲁虽然自己摆脱了摩耶，可在证悟之后，为了向人类提供服务和履行职责而采用

人身时，就会依赖摩耶。赛古鲁让自己依赖摩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他人，为了让他人获得完美和证悟——甚至成为赛古鲁。

再以镜子为例。只要你对自身仪表没有把握——“我的脸怎么样？我看上去如何？发型得体吗？脸洗了吗？”等等——只要这些疑虑令你心神不宁，为了安抚头脑和缓解忧虑，你会借助（从而使自己依赖）镜子作为合适工具，观看镜中的脸，确保上述疑虑不成问题。完成了这项任务，“工具”也就是镜子就再次被搁置一旁。

你也以同样的方式，借助杯碟来品尝饮用茶。换言之，你要体验茶的味道，就用杯碟为工具来做这件事（获得这种体验）。茶一喝完（全部品茶喝茶体验），你就把杯碟（体验的工具）放在一边。

总之，要获得对任何新事物的体验，我们必须借助某种（我们视为必要的）合适工具。可一旦体验实现，物质工具就变得多余，被搁置一旁。以完全同样的方式：

当一个人获得完美证悟之后，这个在他追求完美证悟的过程中被视作必要媒介的人身，也注定要被放弃与搁置一旁，因为那时人身就被视为无关紧要。

那么在获得证悟之后，人身又在何时变得必不可少呢？

只有当要把同样的证悟体验赐予他人，只有当要让他人变得同样完美时，阿瓦塔、赛古鲁和法嗣这样的成道者才不得不采用人身来履行职责。

第二十六讲

1926年7月28日 周三 美拉巴德

【哈菲兹在一首格扎尔中吟道：

先父（亚当）为两粒小麦背弃乐园；

我为一粒大麦将其变卖也不为错。

此诗引发一个简单的问题：“您（巴巴）对我们解释的一切，被我们这些跟随者视作真理。我们不完美，对这些没有证据也毫无概念，这样做是出于对您的信心和信任。但是外人，也就是世人，怎能接受这种崇高理想？怎能理解这些解释？”

作为回复，师利巴巴授述如下语录。——《禅吉日记》】

人怎样才能有信心？有证悟体验者与无证悟体验者的区别

图（18）中所示的能力（和媒介）存在于一切人。但你们凡人因为无法亲眼看到（圆中弧线上方列举的）最高能力（真理、海洋、无限），反而垂眼关注那些较低智力、心、精体和浊体，并且相信这些就是你自己（“我的智力、我的心、我的精体、我的浊体”）。你这样做是因为无法到达甚至超出你的最高智力的真理（海洋、无限）。这倒是自然不过的。你怎么可能凭借有限智力达到超出智力范围的东西？要获得无限无量（真理），这些较低的能力和媒介（智力、心、精体和浊体）都必须消失，必须彻底毁灭。只要它们在，你就无法超越智力，而你只要被智力束缚，就不能获得真理。因为你里面还有吉兀阿特玛。只有吉兀阿特玛消失，你才有可能超越智力，只有那时你才能达到真理。

在真理中，没有二元（dvaitya）也没有不二（advaitya）。只有独一超灵状态（ekaj Paramātmā svarūp）。此乃无限海洋、无限能力、无限常乐状态。因而被称为“大知大能大乐（Sat-Chit-Ānand）”状态。

图18.



我也曾像你们一样，浸没于大知大能大乐状态却意识不到。但现在我对此有知识，有意识。因为在体验证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原本如是，是超灵；唯一的区别是，我之前对此没有意识。我对你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比你们此刻边喝茶边同我论道

还要真实。这全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如同一卢比值十六安那一般真实。也就是说，你们至今在这世界宇宙中所享受的体验，你们认为构成世界宇宙的一切——这些都不过是一场梦幻（bhās）。

下面的比方可说明这个虚妄世界是何以显得真实的。

有人喝大麻饮料，醉了，把一个物品看成四个。事实上就一个，我们这些在场者都有目共睹，可对那个醉中人，样样物品都呈现为四个。不管你对他讲多少遍，哪怕对着他的耳朵大吼，他都不会相信。

除此之外，如果这个可怜的醉汉看到一小滩水，也会视之为海洋，甚至是汪洋大海。他甚至感到害怕，往后退，保持距离。

还有，他在陶醉状态试图用腿走路时，认为并实际体验自己的腿搭在肩上，在空中飞行——虽然那些看见并知道他在用腿走路的人，再三把实际情况告诉他，可他就是不信。

这个例子中，醉汉拒绝相信旁观者亲眼目睹并告诉他的事实真相，都是因为他在陶醉状态将虚妄不实的体验信以为真。以同样的方式，你们凡人也像被蒙蔽的醉汉那样，将自己的虚妄不实体验（bhās-svapna）信以为真——因为这种体验告诉你们这个世界宇宙是真实存在，虽然只是一场梦幻。因此，当你们听到那些知道真相者告诉你们（确切地说是吹入你们的耳朵）：这一切乃至宇宙存在本身都只是一场梦幻时，你们就会犹豫和质疑；试图一笑置之。因为你们的心智怎能受得了这种令人震惊的认识，这种严酷的事实：这个我们都在其中生活、吃喝、享受、产生各种各样想法，这个让我们感到完全真实的世界存在——我们怎能相信（如那些证道圣人见证和解释的那样）这一切其实都是虚幻的？

这种体验，这种（对事实真相的）证悟，只给予非常非常少的配得者；即使他们也只有经历艰难困苦之后才能得到——那些考验可怕得难以形容，甚至不可想象。因此哈菲兹诗云：

您对哈菲兹的泪水无动于衷，

这种铁石心肠令我困惑不明。

也就是说，我的古鲁啊，您的心不为这些痛苦所动！我受够了您的冷酷无情。您的心比岩石还要硬。

古鲁对弟子冷酷无情也是有原因的。事实上，甚至对这种铁石心肠有规定，还有修改这些规定的规定。比方说，假设一个人注定只能享有一支蜡烛的光。赛古鲁却能够向他展示最强白炽灯的数千流明，不过这只能在黑夜做，不能在白天做。再假设夜幕降临，时机到了，可是赐光者还没到场；这个人能有什么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圣人们一再重申：伴随古鲁，向他臣服，以便他把你带向正道。

第二十七讲

1926年8月5日 周四 美拉巴德

【周四，巴巴同满德里按惯例到卡卡·夏哈内家，出席每周一次的茶会和讲道。据《联合日记》记述，这次茶会上，巴巴对“服务”做了阐释。主要对象是当天到场的纽瑟文·萨达和维安卡特希·斯瑞达·钦乔卡。纽瑟文和钦乔卡都是美赫巴巴的坚定信徒，又是政治活动家以及圣雄甘地的追随者和同事。因此，巴巴关于自治（真正自治与政治自治）和无私服务的解释，对这两位参会者具有特别的针对性。——编者】

爱、欲望与束缚

茶乃人人喜爱之物，所有国家的人都爱喝。在古吉拉特语中，茶也是“爱”的代名词。只要继续在物质意义上被享用，茶和爱在成道者眼里便都是无用之物。一方面，饮茶过量会损害健康；另一方面，对茶这种有害饮料以及世间其他事物的爱（这里讲的是物质之爱）——这种爱也有自身害处。因为这种“爱”意味着欲望，带来摩耶的束缚。

凡是对束缚的渴望都不好。对证悟大我的渴望则极其崇高，也可以说是束缚——束缚于对全能者（Paramātmā）的爱：而这种束缚会把人从一切其他欲望和束缚中解放出来。

假设你的个体灵魂（jīvātmā）仍受心、精、浊体的束缚。因而灵魂的束缚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不过当灵魂摆脱这些束缚的限制并与一切欲望之源合一时，便不再有欲望——没有心、没有宇宙、没有身体——只有独一无二无形无相状态（nirākār avasthā）。

只要我们的欲望处于身心掌控之下，就属于摩耶及其欲望领域。这些欲望由无形的印象构成。当这些无形的印象消失时，个体灵魂就被交给大灵（Ātmā）。也就是说，一旦摆脱了所有这些印象，灵魂便与原始、纯净的大灵合一。

在所有这些状态中，大灵总是同一个；只是业相不同。行动瑜伽、奉爱瑜伽等各种修炼都是为了消灭或者说烧毁业相。在证悟之前，你的一切行动本身都不完美；不管你怎样否认，这些行动都只是获得圆满、实现完美、证悟神性的方法。这些瑜伽的唯一好处就是引领你走向证悟，帮助你朝真理目标前进。只有在证悟之后所做的行动才算“完美”，因为只有那时的行动才没有业相；但对获得证悟前的任何其他行动则不能这么说。

真正自治与世俗自治

政治领袖要你们为赢得自治（swaraj）献出一切，乃至生命。我也要你们**为重获真正自治而献出生命：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只是由于摩耶的运作而失去了**。目前我们的物质世俗自治必须要从统治者手中夺取：换言之，你必须让现在不属于你的东西成为你的。这种自治属于摩耶。相比之下，灵性自治（也就是证道）从不属于除你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因而无须从别人手中夺取。灵性自治永远属于你自己，可你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精进努力，征服并证悟大我。做到了这一点，你将不仅能自己享受，还能把这种享受赐予那些不知道者，这是物质世俗自治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如果你把世俗自治给予任何人，那就不是你的，而是别人的。

不过，排除这一切考虑，也就是如果你撇开为证悟大我所做的努力，只是坚守物质层面，那就要知道：这个身体、心、宇宙以及自治都只是幻相而已。

属于你自己的、由你证悟的、然后由你赐予他人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相比之下，这些世俗自治全都纯属乌有。这种印度自治不属于英国人、德国人，也不属于印度人，甚至不属于我们。不属于任何人。那又何必反对任何人享受这种自治？

打个比方，假设有人梦见一场大战四面展开。做梦者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全心全意投入战争，竭力捍卫祖国，乃至不顾生命危险。但是突然之间他睁开眼，立刻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梦。没有战争，没有敌人，没有祖国——他的或别人的。总之，没有这也没有那——这是他醒后才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圣人们说，你们要努力觉醒。只有觉醒时你才知道一切皆乌有。那时你会发现没有心，没有身，没有宇宙，没有英国人，没有本土人。除了独一无二完美状态（Anant Avasthā），绝对什么都没有。

真正服务和成神之路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职责、服务之道等等都提供了不同的道路。倘若无路可循，怎能抵达目标？**因此，你们都要服务！**服务——服务你的人民，服务你的国家。这些都是你们在此付诸实践的不同服务方法。**毫不考虑自己的服务是真正的服务。做到这种无私服务后才能达到真我。**证悟中，切割的刀具与被切割物是同一个。这是经过验证的真实体验。在那个体验领域，有关“哲学”“道理”的空谈和繁文缛节都毫无价值，不值得考虑。

再者，没有道路又怎能达到那种体验？所以，要找到道路，真正的道路，并且怀着唯一的成道目的去遵循。在做巴克提时忘记自己，就是真正的巴克提。行动之道也同样：在行动中忘记自己者是在从事真正的行动。

忘我的巴克提是真正的巴克提。

忘我的行动是真正的行动。

换言之，不管遵循什么道路——巴克提（祈祷与信爱）还是行动之道，都必须忘我地做。

只有那时才能说踏上了真道。只有那时，来自彼岸的光明火花，也就是光明、大知、大能、极乐火花，才会降临心中，从而使人能够朝目标逐步迈进。在前进过程中，人会获得某些能力，如果他滥用这些能力（施奇迹），落入这些能力的魔掌，那他就完了。但如果他有幸逃脱这些能力（可被比作光线）的诱惑，他就会抵达目标，与太阳合一。与太阳合一时，他发现自己在这种光线遍及的所有地方，可以说无处不在。

现在来看图 19 中的太阳及光线。



图19 太阳及光线

假设其中的一束光，韦希奴，处在第四位置。这排除了他占据只容得下一小束光的第三、第二或第一位（除第四位置之外的任何位置）的可能性。作为太阳的一分子（一束光），他虽然填补了第四位置，但却不是太阳本身。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太阳的一分子。当他最终与太阳合一时，才证悟到自己就是光线遍布一切的太阳。

没有赛古鲁的帮助，这种合一和大知是极难获得的。因此，就连甘地这样的伟人，一个举世公认的“圣雄”（他确实是在追求光明与证悟），就连这样的重要人物也希望找到一位古鲁。

行动瑜伽士在履行世俗义务时，无论在行动上多么真诚、坚定、刻苦，但（作为不完美者）总是还有缺陷，游戏就这样继续下去。因为他虽然心中基本上知道自己肯定能够成功（因为真理一直在），但他对自己在这场伟大游戏中是否真能取得成功，心中仍有一丝怀疑的阴影。在行动瑜伽（为世人服务）道路上，一个人也许会付出真诚努力，但对自己是否走在正确道路上，还是会有一丝怀疑。只要求道者还不完美，怀疑就在，即便是有众多人追随他。因为这些追随者像他一样无知，或许更无知，因为他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对求道者必须遵循的正确道路缺乏明确知识或体验。

只要身心和能力依然有限和受限，因而不完美，那么热爱真理者（热忱的工作者或称行动瑜伽士）就一定会在道路上摇摆，偏离迄今所遵循的正确路线。他每走一步都必须咨询内心深处的良知：自己是恪守正道还是误入歧途。

不过，尽管有这些怀疑和不完美，一个人必须在服务众生的道路上付出真诚努力，丝毫都不考虑自己。他必须忘我地做一切行动（karma）、一切信爱祈祷（bhakti）、一切专注（dhyān）。这能确保他与一位真古鲁（也就是赛古鲁）建立联系。唯一的前提是他要始终坚持“我什么都没做”的信念，即便是在对人类提供最伟大的服务。因为如果那个“我”闯进来，妄言“我”做这、“我”做那，那么该死的自我主义就会登场，实际毁掉迄今所提供的服务的功德（punya）。

真正的巴克提意味着一天死亡一千次。尽管如此，这还是要比无我服务之道容易：后者要难得多，几乎不可能，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幸运者赢得证悟奖赏。无我服务的不可逾越困难在于：唯一能够提供这种服务，是那些已经抵达证悟目标、随后从那个崇高状态重回人身来服务他人者——通过让他人成为像他自己一样完美。这种真正的无我服务，凡人不可能做到，只有像图克拉

姆、罗姆达斯、那姆德夫这样的真圣人才做得到，而且也仅仅是在获得证悟之后。

“你要渴望被箭射中，就要缔造一颗大心。”

也就是说，如果你渴望体验箭伤，首先要缔造一颗心——甘愿投入这种危险游戏、勇敢承受考验和痛苦的心。

这行诗不仅表达了外部意思——缔造一颗心，还进而说明：必须悄悄忍受伤痛，不让人知，毫无怨言或痛苦迹象。哪怕被切割劈砍，受到致命内伤，都绝不表露在外。因此有诗云：

虽然内心不断被捣碎，但也切莫吐露一声“哎哟”！

此乃真火。何为真火？

啊，那是怎样的燃烧！怎样的觉受！怎样的爱，怎样的渴望！面对那种烧灼感受，就连太阳的酷热都黯然失色！所有这些火的考验，都是为那些尚未找到古鲁导师的自力求道者保留的。相比之下，那些找到古鲁的求道者，唯一需要的是全心全意绝对臣服于古鲁。除了盲目服从，不必遵循任何其他道路。对古鲁的命令，哪怕在理智上排斥，也要服从！即使有违自己的意愿或理解，也要照他的话做，遵守他的命令。这是较为容易的路线，如果你有幸被赐予这种机会的话。因为一个人倘若渴望达到真理目标，就必须让自己在那个渴望中被彻底焚烧吞噬，完全不顾虑身、心、灵。这是最困难的。

回到喝茶比方。只是边想喝茶边在美拉巴德闲坐，是没有用的。你必须离开那里，来到这里，必须付出努力才能喝到茶。光靠渴望是不够的。在追求那个成就的过程中必须精进努力。

第二十八讲

1926年8月18日 周三 美拉巴德

【这几天，家住罗纳乌拉的伽尼医生和拉姆玖来访。两人是美拉巴德的常客。伽尼非常聪明幽默，经常找话题刺激巴巴讲道。巴巴这两天的开示很可能跟两位弟子的到来有关。——编者】

行道者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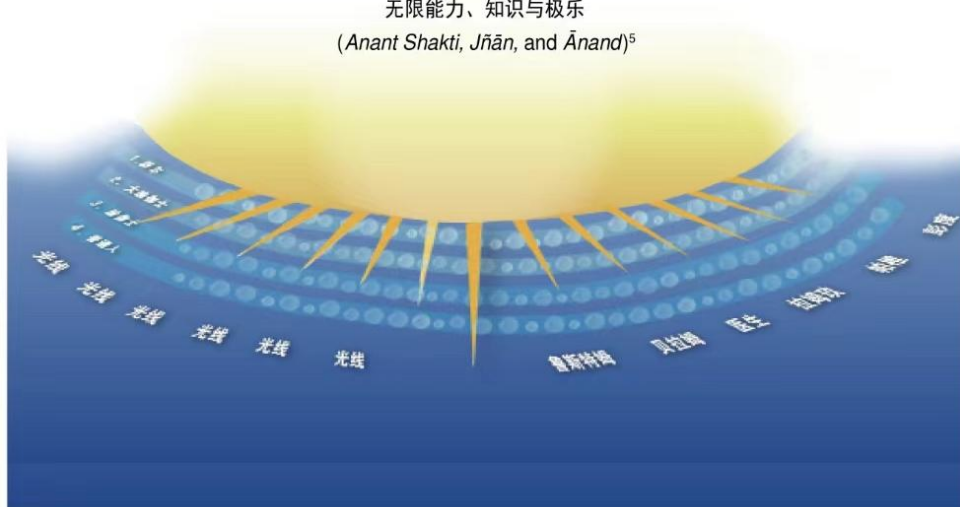
图 20 描绘的太阳及光线，将作为今天讲道的基础。

图 20
作为帕若玛特玛海洋的太阳

作为大知(Vijñān Bhūmikā*)领域
之海洋的太阳(Daryā)

○ ○ ○ ○ ○ ○ ○ ○ ○ ○ ○ ○ ○ ○ - 水滴

无限能力、知识与极乐
(Anant Shakti, Jñān, and Ānand)⁵



有关行道者的几个主要术语见下表：

表4 从凡人到行道者的类型

人的类型	层面（英语术语）	层面（印度语术语）
1、辟尔	心层面（mental plane）	末那-卜弥卡（mana bhūmikā）
2、大瑜伽士	较高精层面或较低心层面	吉万-卜弥卡（jīvan bhūmikā）
3、瑜伽士	精层面（subtle plane）	普兰-卜弥卡（prāṇ bhūmikā）
4、凡人	浊层面（gross plane）	安那-卜弥卡（anna bhūmikā）

在图 20 中，太阳代表超灵；我们用太阳及光线（相当于海洋及水滴）譬喻来描绘个体灵魂的各种状态。我们把无限永恒的大知大能大乐状态比作太阳；与大知大能大乐合一的罕见灵魂也可同样被比作太阳。

我们把心、精和浊层面的个体灵魂分别比作离太阳最近、较远和最远的光线。回到图 20 和表 4 中的四类人和接近程度：

- 1、凡人，在第四级，仅仅作为光线存在。
- 2、瑜伽士，在第三级，享受略高于凡人的状态。
- 3、大瑜伽士，还更高级，更接近太阳。

4、辟尔，在所有这些受限灵魂中是最高级的，位置最接近太阳——但尚未在太阳里面。也就是说，辟尔看见太阳，但却尚未与之合一。

只有赛古鲁与太阳合一，也就是已经成道[注：此处赛古鲁指成道者]。这些成道者可分为几种不同类型：

- 1、有些成道后立即放弃身心。他们被称作“未狄莫克塔”。
- 2、有些成道的玛居卜保留却不使用身心。享受大知大能大乐状态，却不使用无限知识、喜乐和能力来救赎他人。他们被称作“吉万莫克塔”。

3、那些为救赎他人而使用无限知识、能力和喜乐的成道者，被称作“阿查里亚”或“大知莫克塔”。

只有这些极其罕见的阿查里亚（大知莫克塔）在太阳里面，往外看到自己的光线。他们保留身心。由于安住太阳里面，而持续享受无限知识、喜乐（Paramānand）和能力；但他们仅仅在履行职责时使用大知。虽与太阳合一，在太阳里面，同时又在太阳光线中。他们既“安住于”太阳，又“超然于”太阳。

通过无限知识，他们知晓一切众生的心、精体和浊体。

通过无限能力，他们帮助他人进步，赐予他们与该进步相称的喜乐。

那些通过赛古鲁获得证悟者，也像赛古鲁那样留在太阳里面。阿查里亚（赛古鲁）能够对少数人这样做。

据说在千万个行道者当中，有：

十人见神，

五人与神合一（作为吉万莫克塔），

只有一人成为阿查里亚。

之前作为其大师圈子中法嗣的阿查里亚，在完成培养自己圈子的职责之后，便不再进一步工作。他把工作分别委托给他已培养好的圈子成员之后，便享受永恒极乐，与此同时始终关注其圈子成员的工作和活动，而不加干预。

第二十九讲

1926年8月19日 周四 美拉巴德

【（据《联合日记》记载）在卡卡·夏哈内家举行“例行周四茶会”后，当天晚上安伽尔·普利得“对满德里朗读了一小时的《往世书》”。另外，这天“巴巴多达四次给了很多有趣的解释。”虽然《茶会讲道集》手稿没有提及巴巴谈话的背景，下面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标题）很可能是依照巴巴的开示划分的。——编者】

视见

斯博提（sphūrṭi——字面意思是“悸动”或“闪现”）指低等灵感

内视（antar dṛiṣṭi）指高等灵感

内知（antar jñān）指启示

视见（dṛiṣṭi）指更高启示

不二体验（advaitya anubhav）指证悟大我。

问：“内视”与“视见”有什么区别？

答：“内视”指通过精眼看见精宇宙和意识层面。与之相比，真正“视见”乃是指看见神，看见超灵。在这个意义上“见”者实际看见神无处不在。

我们可以区分三种眼睛：浊眼、精眼与心眼。

用浊眼看见浊事物。

用精眼看见灵性世界和内层面。

用心眼（灵眼）看见神本身。

但即便是这种最高级的见，对神的视见，都不能称完美（*purṇatā*）。只有在人与神合一的状态，完美才会实现。这被称作吉万莫克提。

正如人用浊眼看见浊（物质）事物，同理，人用精眼（内眼）看见精事物，用心眼（灵眼）看见神本身。但即便如此，见神者仍然是个体灵魂（人），不是超灵（神）。

帕若玛特玛、身体及体验状态

刚才律师先生（安伽尔·普利得）在演讲时说，我们人类终有一死，因而会毁灭衰亡。为澄清这一点，师利解释说：

我们人类实际上不会毁灭。会毁灭的是身体。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需要区分三种状态：1）帕若玛特玛状态；2）希兀阿特玛状态；3）吉兀阿特玛状态。

帕若玛特玛本身并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就是自知欲望，帕若玛特玛要认识自己的欲望，制造了业相。获得业相后，帕若玛特玛便成为吉兀阿特玛；但这种表面改变，这种貌似进入吉兀阿特玛状态，绝不会影响其作为帕若玛特玛的实相（帕若玛特玛性）。而为了体验业相，吉兀阿特玛获得了身体。后来，这具身体脱落，吉兀阿特玛采用新的身体：就这样继续下去——因为业相的决定。（注意：帕若玛特玛本身一直同样！）

业相变化，身体也变化——同时身体的体验（享受）也变化。不过当通过神（或古鲁）的恩典，人的业相被全部歼灭时，他就会发现自己除了帕若玛特玛，没有身体，没有世界，没有体验享受，什么都没有。总之，灵魂发现自己如在本初一样，但却是有意识的，有着对大我的知识。就这样，同一个帕若玛特玛成为希兀阿特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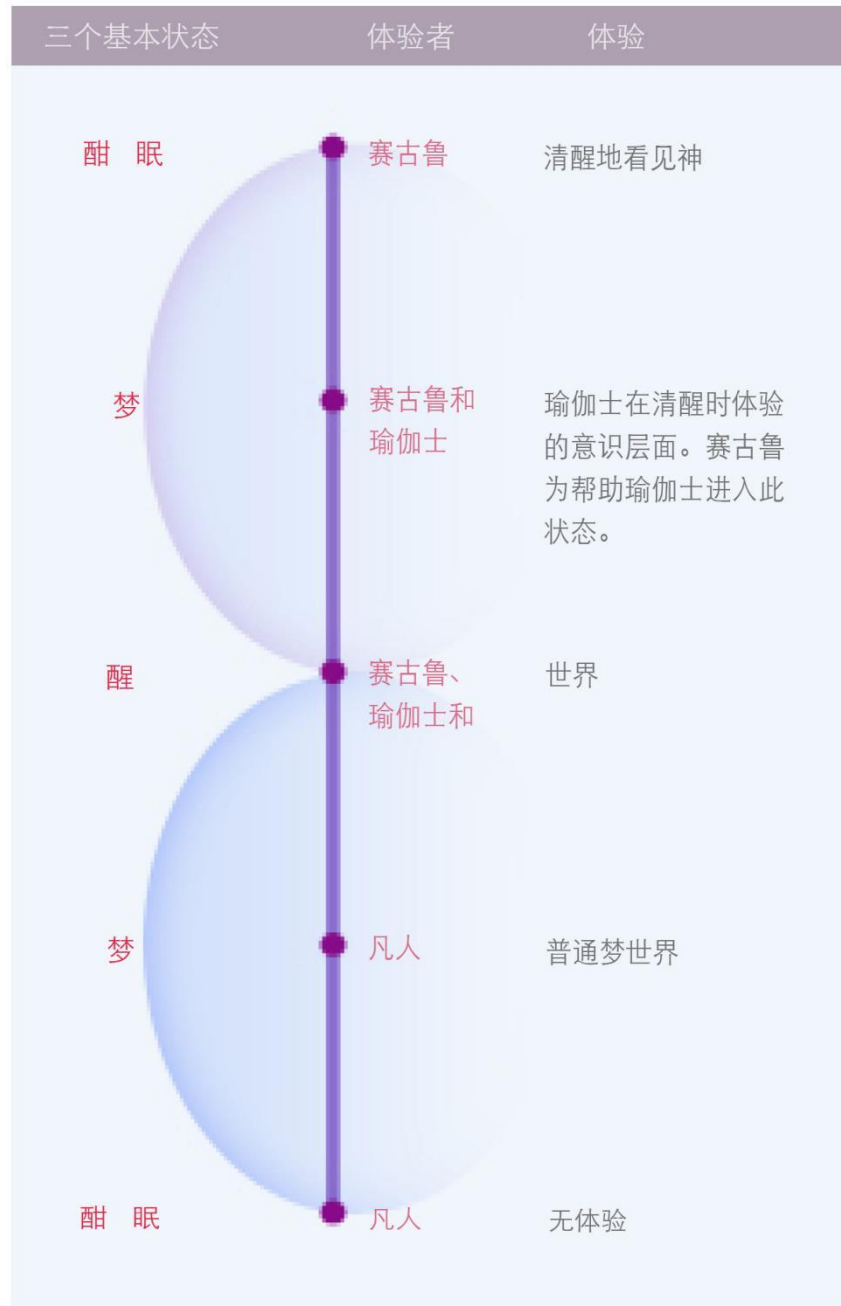
假设眼睛被比作帕若玛特玛。眼睛睁开时看见这块石板，闭上则看不见。但不管睁开还是闭着，眼睛本身不变。同样，帕若玛特玛在所有的状态都是同样，不管是否睁眼看见大我。

在帕若玛特玛状态，帕若玛特玛虽然是道，却什么都看不见；
 在吉兀阿特玛状态，看见“石板”亦即世界；
 在希兀阿特玛状态，看见大我；
 在赛古鲁状态，看见世界和大我。

这些状态之间的差别在于业相和身体。你的身体及其所有活动从何而生？用影院放电影打个比方。要表现某个动作，摄像师必须拍摄很多不同的画面；比如，只是一个举手动作就需要很多帧的单独画面。以同样的方式，你的每个身体动作——甚至每个念头——都制造业相。但帕若玛特玛却不为这些动作活动和随之产生的业相所烦恼。帕若玛特玛虽与万人万物一体，却是超脱而纯净的。

在帕若玛特玛状态是圆满宁静（pūrṇa Shāntatā）、完全喜乐（sampūrṇa Ānand）、神圣全能（riddhi-siddhi）和自生大知（Svayambhū Jñān），尽管帕若玛特玛自己意识不到这些方面和属性。与之相比，希兀阿特玛状态则囊括了对所有这一切的全知（sampūrṇa jāṇivā）。那为什么还需要身体作为媒介？因为帕若玛特玛想要获得对大我的知识，并为此下降到吉兀阿特玛状态。可一旦获得大我知识，就不再需要“工具”——身体。因此“大知”（Jñān）意味着希兀阿特玛状态。

图21 五个状态



心和智力不可能获得这种真知，这种大知。“大知”等于真正意义上的体验（Anubhav）。即使现在，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声称“我是帕若玛特玛”。不过，你们却毫无实际知识或体验，只能从逻辑的角度进行空谈辩论。

问：（一开始就是帕若阿特玛的）希兀阿特玛是重又实际成为帕若玛特玛，还是希兀阿特玛实际上一直都是帕若玛特玛？

答：实际上不存在“超脱”或“差别”。哪里会存在这种分别？希兀阿特玛是永存不朽的。希兀阿特玛知道这个事实，所以获得“永恒极乐”的称呼。人一旦获得大知，全部结束！一切完成，成为完人。

赛古鲁和凡人都体验酣眠、梦和醒状态，却是以不同的方式。

像我们这些凡人的状态，是在醒、梦与酣眠之间交替。赛古鲁的状态可被描述为醒状态、醒梦状态和醒着酣眠状态。

赛古鲁在醒状态，看见世界。

赛古鲁在醒梦状态，看见层面。

赛古鲁在醒着酣眠状态，看见神。

但事实上，赛古鲁从不睡眠。他为了给世界提供帮助，进入普通的醒状态；为帮助瑜伽士，进入层面的世界。但他进入酣眠状态时，则成为神并且体验“我是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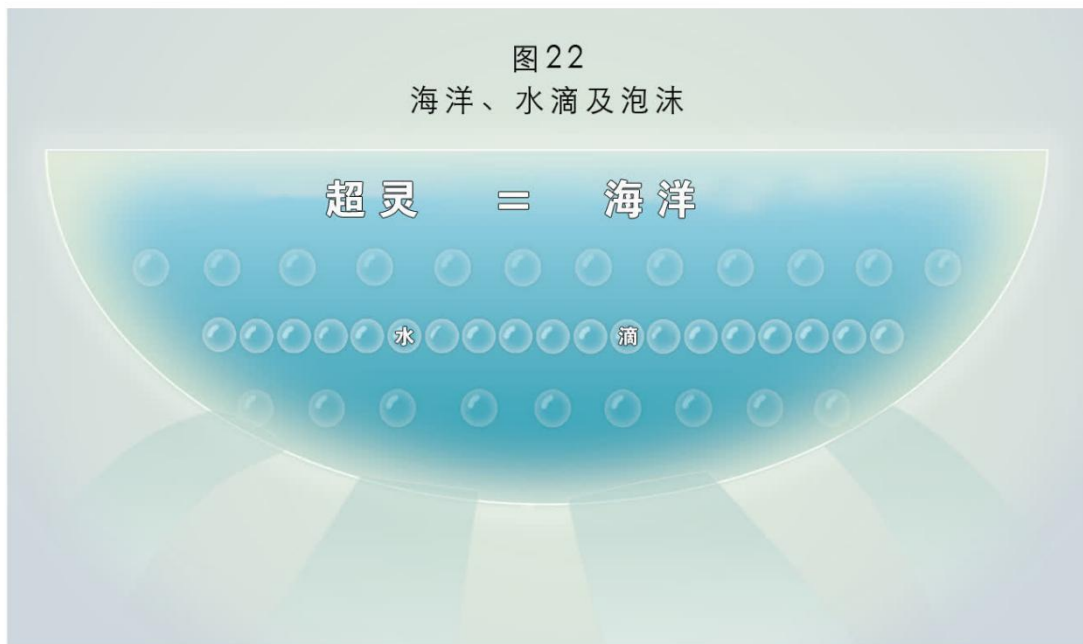
那么睡眠的是谁？睡眠的是心（心状态）和吉兀状态。因为帕若玛特玛状态怎么可能睡眠？在酣眠中，心止息，思想、言语和行动业相也因而止息，尽管呼吸业相继续。可我们凡人一从睡眠中醒来，业相就恢复运作，因为在酣眠中静止不动的思想行动重又坚持说：“来体验，体验我，消耗你的业相，消耗我！”换言之：“我们骑在你肩上。”

海洋及泡沫

再来看图 22 中，超灵海洋及其无量的水滴。

在不同的地方，比如阿巴斯港和布什尔，海浪的冲刷各不相同。可海水难道不是一样？海洋在一处平静，在另一处掀起风暴：这些不同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但实际上，海洋里的每一滴水都是

海洋。同时，亿万滴水中只有一个水滴证悟这个事实，体验“我是海洋”状态。所有其他无数水滴，如前所述，都是同一个海洋的一分子，但由于获得了泡沫，这些水滴非但没有证悟“我是海洋”，反而认为“我是泡沫”。只有证悟的泡沫，只有获得证悟体验的泡沫，才会说：“我是神，我是海洋。”事实上这些泡沫之间毫无区别，毫无不同。（让普通泡沫成为证悟泡沫）唯一需要的就是证悟体验（Anubhav）。



但要赢得这种体验无比困难！拿你们自己为例：你们平时伴随赛古鲁，经常听讲体验、空无等等开示；尽管如此，你们尚且没有清空业相，因此跟那些说“我是泡沫”而无真正体验者并无二致。因为尽管我们对你解释这些道理，你们却还没有真正听懂，而是继续认为自己是有限妄我——“我是萨卡”，“我是毕卡”，我是某某——而不是空无、不是神。你们仅仅通过父母给你们取的名字和世间对你们的称呼来认识自己。即使你们听懂我的解释，但走出房间被蝎子叮蜇，你们照样感到剧痛，大叫大跳。这何止限于蝎子事例？心无论因什么缘故而兴奋，一旦开始运作，就有不同感受和活动，有好的有坏的。另一方面，当我们的的心试图止息并享受超灵状态时，却变得无意识，睡着了。

在心持续活动期间，三昧（samādhi）可被比作从阿美纳伽步行到孟买的途中歇息。行道者可能在沿途任何地点、任何位置（manzil）进行这种歇息——三昧。

解脱者类型

巴巴同赛义德·萨赫伯、拉姆玖和伽尼谈到不同类型的解脱者（MUKTA），对吉万莫克塔、未狄莫克塔和阿查里亚加以区分：

成道者是那些跨越第六层面并进入第七层面者，其中：

- 1、未狄莫克塔在成道后立即放弃身体。
- 2、吉万莫克塔保留身体，该身体由他所获得的高级能力驱动。吉兀阿特玛继续运作，但他对之没有意识。
- 3、阿查里亚保留身体，有意识地用身体活动工作，为此利用自身的神圣大知大能大乐属性。

第六层面把真见和内知能力赋予达到该层面者。

但是神作为神则看见自身大我无处不在。因为二元随着人超越第六层面并在第七层面接受证悟体验而被消灭。赢得该体验者证悟自己遍在一切，二元并不真实存在。

第三十讲

1926年8月19日 周四 美拉巴德

【当天晚上，在（赫兹拉·巴巴简）女子学校教室，赛义德·萨赫伯、拉姆玖和伽尼医生就宗教问题和师利巴巴的阐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激烈辩论中，师利巴巴突然进屋，做了解释说明。赛义德·萨赫伯说，他每次读《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教圣典，都感到跟师利巴巴的阐释似曾相识。拉姆玖完全不同意，说，不然！《古兰经》等伊斯兰教圣典中的说法跟师利巴巴的阐释截然不同。二人谁对？】

师利巴巴阐释的意义

我的阐释与任何宗教经典都很不一样——实际上与这些宗教的仪式教规（sharīat）毫不相干！如果在任何地方发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在印度教圣典中，在经论和吠檀多里；但即使这些也仅仅是我给你们解释的影子。

实际上，过去没有大师给过我给的阐释。诚然，他们是真正的大师，伟大的阿瓦塔，曾经给很多人提升证悟。但他们给予或留给世人的，仅仅是仪式教规。至于灵性真理秘密（Haqīqat），他们只是**内在地**传给极少数的亲密弟子。

他们对外说的、书中记录的，只是显教知识和戒律，仅仅吸引大众的一般心智。

而我给你们，我对你们解释的，则是超越一般心智、不为常人理解的知识。即便这些阐释本身也仅仅是真知的影子，超越了有限头脑的理解力。让头脑理解那超越头脑的知识——这就是我的这些阐释要做的；而这也只是对那些为消化做好准备的人。

不是对所有的人！这些阐释不是每个人都能领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容忍，甚至愿意听的。

例如，我说你是神。伊斯兰教（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宗教）却说你是奴隶（bandā）。我说穆罕默德是大觉的真主（jāglelā Khudā），穆斯林却说他是被派来的使者（拉苏）、先知。

琐罗亚斯德和基督的情况也是一样。

我说你们的这些击铃巴赞、结圣线、祈祷礼拜，都只是**演练**而已。只需持一个神名。放弃淫欲、贪婪等欲望。然而任何宗教的正统派听见我这么说，都会毫不迟疑地砍掉我的头！

他们都让我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们心胸太狭隘，目光太短浅。不愿意付出哪怕一丁点努力去改变自己。

我告诉你们，不要做他们那样的懦夫！不要因害怕地狱，害怕上帝先知的所谓忿怒，而不敢接受这些真理，这些吸引你们头脑和心灵的**真理**。不要让这些妄想执念、狂热观点和地狱恐惧等等毁坏你们通向真理的道路。因为我说天堂地狱全是想象——尽管这些东西对你们这些未证悟者存在，尽管诸宗教及其教导都特别强调和没完没了地鼓吹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告诉你们，就连瓦隶也都是想象！这会让正统派伊斯兰教徒多么震惊！

帕西人也说：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通过供奉昂贵的檀香木等物品来敬拜维护圣火。[幸好我们种植了檀香树；否则就连（廉价替代品）金合欢木都没得用。]

我所有阐释的基础是**业相**。哪个地方、哪个宗教有过如此清晰缜密的解释？没有！——除了偶尔散见于印度教经文，而那也只是我给你们的解释的影子。

尽管在任何宗教中都没有给过如此清晰、缜密而详尽的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宗教的创立者——伟大的阿瓦塔——是假的或未证悟的。他们都是真师，成道者，真正的阿查里亚；只是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行事。他们只把秘密传授给少数人，即便那

也是内在做的，不是用你们听我口说的方式。对于世人，他们以适合其所处时代、氛围及环境的形式留下仪式教规。

人类大众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把仪式教规当作成道目标，而非道路或者说基础。

但即使你听了并理解这一切，也就是如果这些阐释对你的头脑和心灵有吸引力并被你接受，那么你凭着良心，也只能（依照我的解释）说：“我是神”。即便那样，你也不能自称是神，也就是成道。那样将会是欺骗。相比你自称为神，杀人都是较轻的罪行。如果你出于真心，宣称说你相信我说的话，并没有害处。但如果你错误地扮演成道者的角色，就会犯下严重罪行，贻害无穷。

第三十一讲

1926年9月21日 周二 美拉巴德

【据《联合日记》记载，这篇关于舍弃的语录是一大早授予的。之后不久，巴巴提议进行为期七天的徒步旅行，途中不带钱，乞讨食物。满德里同意。事不宜迟，当天上午10点出发！不过就在出发前，巴巴将旅行时间缩减为一天。他和满德里走到6英里外的瓦尔基村，乞讨午饭。就这样，一篇舍弃开示立刻引发一场短暂实践。似乎是对四分之一世纪后新生活的预演。——编者】

关于舍弃

对于世俗人和广大群众而言，救治灵性蒙昧的良方，以及获得灵性知识和神性（Īshvar prāpti）的最佳途径，就是舍弃。古吉拉特语称之为散亚斯（sanyās）和提亚各（tyāg）。

这种舍弃有两种方式：可以来自某种不愉快的经历，更确切地说，因为对世界感到厌倦：这种情况被称作外若各（vairāg）。还有一种情况可以来自强烈的见神渴望——塔拉卜（talab）。不管怎样，这都意味着舍弃最终一定会到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获得灵性知识、了解神圣事物或人物等所有一切，舍弃都是首要的前提条件。

辨喜在弃世诗中说，舍弃意味着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漂泊四方居无定所，远离并切断业缘，尤其是摆脱财色纠葛。通过这样舍弃一切并保持这种状态，过去的业相全部消灭，深重的新业相不会形成。“给什么吃什么，直到业力耗尽。”辨喜如是建议。

虽然这种舍弃给一般人提供了最佳道路，但也会带来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如果弃世者坚持这种漂泊生活，接受的食物只够

充饥，远离贪婪和情欲魔掌，也可以说他达到了远高于世俗居家人的地位。下面卡比尔的诗句精彩描写了真苦行僧的状态：

只求食物填腹、衣服遮身，
别无所有者，堪称苦行僧。

相反，现今这些所谓的“圣徒”（sādhu）和“弃世者”（sanyāsī）通常都是懒汉。他们到处流浪，目的无非是不劳而获，衣食免费。更糟的是，这些人还对最该避免的“酒色”话题津津乐道。世俗人都远胜过这些伪君子、骗子圣徒和弃世者。

然而事实仍然是：世界及其环境在各个方面都像枷锁——不管相关行为是好是坏。因为无论什么行动都容易产生业相。

舍弃一切来伴随赛古鲁，要比这些伪圣徒和弃世者好得多，高得多。还要高的是：舍弃一切、伴随赛古鲁、履行古鲁委派的职责。这实际上就是对世界服务。

相比之下，所谓的为国家服务，为亲友服务，乃至通过慈善事业之类“为世界服务”——所有这些都让人陷入业相束缚。因为一切的行为，无论好坏，都制造业相。除了彻底舍弃，没有其他良方。所以有言道：“放开你的手，勇敢的弃世者！”也就是说松开双手，让行动溜走。换言之，避免行动，什么都不做。“吃喝歇息”是指在赛古鲁身边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此乃真正的行动瑜伽。即使世人说你是懦夫、阉人、无能、不敢正视世间困难，也不要介意。不要在乎这些人嘲笑侮辱，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为真正的舍弃需要放弃世俗摩耶的勇气。但是这些懦夫做不到，因为他们被束缚于摩耶。此外，在世俗事务中，不管你怎样运用能力、勇气和胆略来面对和处理危难情况，也都会留下不完整和不圆满的印记。即使勇敢正视世界和困难的人，也是在业相负担下劳作，而难免犯错，不得不为此受苦。因为一切都归因并依赖于业相。很多情况下，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们遭受失败，经历严重失望。当这些失望足以让人绝望时，他就会对一切

感到厌恶；这种失望和厌恶驱使他最终决定舍弃一切——世界及其一切附属物。

有些人天生就对性关系和性交感到恐惧。这些恐惧，可以说对任何罪恶的恐惧，都归因于之前形成的业相。

物质上的懦夫不成最大罪人，就成灵性大师。

在其时代最伟大的大师都是物质上的最大懦夫。

然而在灵性世界，这些“懦夫”却是英雄。

伴随圣人

你们以为舍弃要比追求物质容易得多，厌恶放弃物质要比喜爱贪恋物质容易得多。其实不然。舍弃是**最难的**，只有那些准备好豁出性命者才敢尝试。引用一句波斯诗：

爱最初看似容易，可是困难接踵而至。

即使在舍弃一切外物之后，还有待放弃欲望和野心。不过，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内在舍弃，外在舍弃仍会带来好处。就算在这个过程中欲望抬头，外在舍弃仍然是好的。

要实现内在舍弃，伴随圣人生活（satsang）是最方便的方法。在世间守戒弃欲者，无疑干得好；但在舍弃后伴随圣人生活者，情况则相当不同。

可把伴随圣人者分成三类：

- 1、只给予却不索取者。
- 2、不给予又不索取者。
- 3、不给予但却索取者。

所有这些“给予和索取”都属于物质领域。上述前两类人（不索取者）品级更高：第一类堪称“英雄”，第二类“拔尖”。第三类（只索取者）属于“一般”。不过，所有三类人都获益巨大，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舍弃之后伴随圣人生活；至于“给予”、“不给予”还

是“索取”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过去的业相。所有三类人——不仅前两类人（不索取者）而且第三类人（索取但是伴随古鲁者）——都远远胜过所谓的弃世者。不过，那些舍弃一切的普通弃世者，在某种程度上要胜过世俗人，因为后者还处于摩耶和物欲的魔掌牵绊之中。

伴随大师生活意味着服从古鲁的命令。

一些问答

问：佛陀为何舍弃一切？

答：为了获得真理。

问：罗摩克里希那为何舍弃一切？

答：为了看见神并且与神合一。

问：图克拉姆为何舍弃一切？

答：他因生意上连连亏损失败而厌世。弃世后，内心产生对神的爱。这之后，他不得不经受数不清的更多磨难。

纯粹因世俗上的失败而遁世，为逃避失败而自杀或因之发疯——这些都完全不同于我们说的舍弃。真舍弃是真死亡。如果一个人在舍弃之后有幸找到古鲁，当然很好；不然，他就惨了——作为进一步的严峻考验，重重困难将落在他头上。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谈话和问答都围绕着业相展现问题。这是本质！如果那些附在纯净超灵上的业相被消除，则一切都好。不然，业相若仍旧留在纯净超灵上，就会构成更大负担，人不得不拿起扛着，承受更多压力紧张。

如前所述，圣人图克拉姆经历失望和厌世后选择了舍弃。再后来内心产生对神的爱，这让他值遇古鲁。但他人生中的这些发展，都归因于从前的业相和甚至无法想象的大量自我准备。不可思议的困难、重重压力和千辛万苦，制造并培养了如此强大的业

相，以至于境况适时地为他提供机会，让舍弃、古鲁出现和古鲁恩典都发生在一生中，实际上是短短几年之内。

圈子成员的经历却与此完全不同；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谈谈罗摩克里希那的情况，几乎他的全部跟随者都是弃世者。他总是指示他们不要做任何行动（羯磨），甚至不要读写——除了饮食也就是维持身体基本需要之外，什么都不做。这是罗摩克里希那制定的证悟之道。他甚至不允许击铃巴赞之类的修习。

这种不断的“做”和“是”把一切淹没（在幻相海洋）。而“什么都不做”和“什么都不是”则意味着真理——实际上这就是真理。

什么都不在时，神在；若什么都不在，神在。

我的在将我淹没：我若不在，还有什么会在？

意思是：

我不在时——我的这个“在”不在时——我就是神。

我什么都不是时，我就是神。

但这个“是”——我的自我存在——将我淹没。

啊，要是没有这该死的“我”，我会是在怎样的无限极乐海洋！

总之，假若我自己的“在”不挡道，我自己就会圆满成道。

问：可我们怎样才能不相信这些亲身体验的确凿事实？我们怎样才能感受并知道这些亲眼看见和感受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乌有？

答：你是问将在何时确切地知道明白这一切什么都不是？当我们获得那种状态时，就会知道并证悟所有这一切都是乌有。

为了便于说明，这样想：你无论听多少言语解释，在当前这个醒状态能够适当认识什么是酣眠状态吗？根本不能！除非亲身体验过，否则永远不可能明白。因为在那种酣眠状态，什么都不存在：没有妻子，没有家庭，没有儿女，没有金钱，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身体，没有心——绝对什么都没有！我可以起誓

说，我讲的这个状态**就是酣眠状态**。这是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从酣眠状态（也就是从浸没于空无中）稍微醒来，一切都完了。因为你一醒来，空无酣眠状态便消失。同理，虽然我们在梦中感到饿，又吃又喝，从事各种活动，可醒来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梦中。如果我们在醒状态（而非在酣眠中）知道这个“大无”，同样也会知道大有。然而正是这个事情——有意识地体验酣眠——是极难知道和证悟的。

证悟大我时，天堂、人间、心、身尽皆消失，

只剩下唯一的无限永恒存在。

这种体验就是吠檀多的目标：在世解脱——吉万莫克提。

对此哈菲兹说：“这个世界及其众人混同一起。你根本不用顾虑这个世界，即使世人都说你疯了，又有何妨？”

停止机器运作

我们再用一个具体比喻，来说明凡人的醒状态，以及心的“在”与“做”是怎样止息的。设想有一台机器在不停地运转。如果你走向机器，从远处大喝：“请停止运作！你这样不停旋转有什么用？”你能指望机器会因你大声喊话而停转吗？当然不会！实际需要做什么？需要一个有胆量的人抓住运转中的机器，全凭力气迫使它停下，不再运作。在这样的勇敢者到来之前，机器自身是绝不会停止的。再设想，这台机器有个大轮子，上有很多尖齿。即使机器停下不动，人也无法去抓；而在其运转时去抓这种危险致命的机械装备，将会是白送性命，因为靠任何常规手段来停止它几乎都不可能。这种情况下，一位行家会怎么做？首先，他会拿起合适的工具，从一定距离之外，用工具打断尖齿。做完之后，他才会直接用力使轮子停止转动。否则是不行的。

在这个比方中：

“机器”代表凡人的生命；

“轮子”代表在身体中生死循环；

“尖齿”代表业相；

“工具”代表来自无限大能大知的善行；

“行家”代表成道的赛古鲁。

第三十二讲

1926年9月22日 周三 美拉巴德

【夜晚9点，一个偶尔会来见巴巴的中年印度教徒，提着一篮甜食和鲜花再次来访。

他笑容满面地敬拜巴巴，说凭靠巴巴的恩典，他终于如愿以偿，妻子就在这天晚上产了一子。原来这对夫妇长期求子心切，甚至为此朝圣多次，做过很多仪式和布施。遇到巴巴时，他们几乎已经丧失希望，尤其因为他们已不年轻，况且妻子病重几近弥留。尽管如此，巴巴还是许诺说，他妻子不但会病愈，还会生个儿子。因此这名信徒喜得儿子后，不顾夜深不便，立马来见巴巴，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名印度教徒走后，师利就仪式教规及相关问题，授予了一篇简短有趣的开示。

——《联合日记》】

夏里亚特

由不同宗教的典章制度和仪式教规组成的夏里亚特(sharīat)实际上是宗教的外壳。这些都是为大众而设，不是为那些臣服于赛古鲁的人制定的。赛古鲁与相关宗教的创始者毫无二致——这些创始者都是来自同一个真理海洋的成道水滴。赛古鲁为伴随和服从他的弟子开具更重要有效的良方。这些良方在弟子奉命履行各种职责的时候，将其业相摧毁。因此，赛古鲁带领弟子通过极快捷的道路走向真理目标（也是一切宗教所教导的唯一目标），而不是行走漫长曲折的夏里亚特（仪式教规）道路。夏里亚特是

宗教的创始者和先知为大众制定的最佳良方——对大众而言，遵行这些外部训练还是必要的。

帕西人的系圣线，印度教徒的击铃巴赞，穆斯林的祈祷礼拜，都是由这些群体分别遵守的外部崇拜方式。这些已经足够有用了，只要他们同时尊重其他群体奉行的崇拜方式。比如，帕西人应当尊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崇拜方式，反之亦然。但遗憾的是，当今的情况并非如此。帕西人只信奉琐罗亚斯德为先知，不承认其他宗教的先知，比如基督、穆罕默德等阿瓦塔。实际上他们主张琐罗亚斯德是唯一的先知，是全能上主特选派遣到世上的，最为上主所爱，如此等等；他们把不信琐罗亚斯德教的人称作“不义者”（*darvand*）。穆斯林同样对待他们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把不皈依其（穆罕默德教导的）信仰的民众称作“不信者”（*kāfir*）。基督徒同样把耶稣称作他们的“主”，将一切非基督徒贬称为“异教徒”（*heathen*）。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但是，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帕西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等等，对其伟大先知（琐罗亚斯德、穆罕默德、耶稣）的真实身份和真正教导有丝毫概念吗？他们肤浅地认为这些伟人是最高级的使者，仅此而已。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伟大的阿瓦塔就是神的化身——不，甚至可以称他们完全觉醒的神！

仪式

话题转到仪式方面，特别是帕西人和印度教徒为死者举行的仪式，巴巴解释：

即使这些仪式是怀着最大信仰、对死者的尊敬而举办的，也纯属浪费财物和精力。不幸的是，甚至在死者去世多年后，这些盲目无知的信众仍然继续做这些事情。想想在这种仪式上，盲目听从祭司或牧师建议的信众们使用的那些金银盒，小巧却昂贵的鼻烟壶——天晓得都是为什么！死者毕竟死了，不在了！唯一“必

要的”仪式，唯一值得做的是那些在死后三天也就是四十至七小时内做的仪式：因为这个期间魂灵在去世地点附近徘徊，之后根据其功过行为（业相）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这时候最好的仪式就是给狗或者乌鸦喂食，可以说这两种动物拥有精眼，能在死者去世地点看见其精体。

死后生活

关于死后生活，师利巴巴作了简短解释：

一些魂灵去天堂、一些去地狱（完全根据其行为好坏）一定时间，直到善恶耗尽。之后有些魂灵立刻投生采用人身。不过，自杀者的情况是，在有意毁灭肉体后，魂灵继续徘徊在最接近物质世界的低级层面，直到原本为其规定的死亡期满。只有这时他们才能继续前进，根据生前行为制造的业相上天堂或下地狱；在天堂或地狱状态期满之后，根据其功过（业相）投生，采用新的人身。

由于灵性原因，处置死者遗体的最佳方式是土葬。

第三十三讲

1926年9月30日 周四 美拉巴德

【这段时间，美拉巴德埃舍成了阿冉岗村马哈人（贱民）接二连三侵犯的目标，他们的行为令人反感，比如一天夜晚在客栈和浴房附近丢下一块生肉。这种特别针对印度教徒感情的蓄意冒犯，在满德里中间引发了有关教派和种姓差别的讨论——这也正是巴巴当时着力解决的问题。对满德里的这种考验，是现阶段美拉巴德生活的核心，无疑也给本周四茶会讲道提供了背景。——编者】

圈子及种子的准备

时机成熟时，那些注定成道的圈子成员一定会获得完美，无论住得远近。他们不需要方法（撒达那）就能实现证悟。种子在很久以前已由赛古鲁播下。圈子成员只需要观察等待，就像孕妇等待分娩那样。不同的是，孕妇在观察等待时，知道内部进展程度，孩子还需多久才会出生——种子才会成熟。而圈子成员，虽然证悟一定会到来，种子也早已播下，但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实际上，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他基本上毫不知情。

举个例子。设想有个未婚女子，没有夫婿却渴望要孩子。为此，她必须首先利用一切相关世俗影响力（钱财等等），想方设法找个丈夫。倘若她带着这个问题来见圣人，抱怨说找不到适当方法（撒达那）来满足求子心愿，圣人就会告诉她适当方法是什么——与丈夫同房（假定当时她尚无夫婿）；而她只要遵循圣人的建议，就一定会如愿以偿。

圈子成员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前所述，种子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播下。对其他人（比如瑜伽士和弃世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种子还没有播下。为此原因，这些瑜伽士才求助于种种方法手段，诸如苦行、持名、仪规等等。以至于有时候头朝下吊着，长达二十、三十、四十年。但就真正证悟体验而言，他们施加给自身的这些极端痛苦都不会带来实质性回报。

第三十四讲

1926年10月1日 周五 美拉巴德

【当天首次明确出现埃舍生活重大变化的预兆。《联合日记》记述了如下故事：

“今天下午召开满德里特别会议，会上巴巴首次对参会者郑重提出：要结束美拉巴德的活动！提出突然变动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师利自身的灵性工作，或者要给大家一剂“提神药”，因为这几天都比较低沉。但巴巴把这归因于他自己的厌倦——不得不满足所有满德里的兴致喜好，从而需要他用石板写字。他说，贝拉姆吉、阿君和帕椎似乎尤其不情愿做各自的职责。不过，一番讨论后，发现多数人赞成照常留在美拉巴德，最后将这个议题暂时搁置。当晚鲁斯特姆前往孟买。”

解散美拉巴德埃舍的话题虽然暂被搁置，但随后几日又被提出。当天下午的茶会上，巴巴授予一篇关于畏惧的“精短开示”。——编者】

关于畏惧

有人问：“应该畏惧谁——神、世界还是大我？”巴巴答道：

1、不要惧怕世界或世人；总是做正确的事。凡是你的良知认可并叫你做的事，凡是你的脑心感到正确的事，就去做。换言之，面临全世界反对也要做正确的事。

2、丝毫不要惧怕神。你如果畏惧神，怎样生发对祂的爱？只有对神的爱，才能使你有资格实现真理目标，也就是成道。

3、不要惧怕大我！大我从未与你分离。你自己就是神（Parameshwar）。怕大我又有什么意义？那只会让神疏远你，独立于你，将你自己与祂分开。

如果你们不得不畏惧什么，那就畏惧摩耶吧！

是的，要畏惧这个化身为世界的摩耶；整个物质领域都依赖摩耶。摩耶意味着淫、嗔、贪。要畏惧这些东西——畏惧淫、嗔、贪；尽量远离它们。不要畏惧别的。

接着谈到畏惧神，师利说：

人们真的畏惧神吗？一点都不！他们并不畏惧神本身。他们畏惧的是祂为惩罚罪人而创造的地狱；他们畏惧的是如果自己行为不端，神会把他们打发到哪里。

打个比方：男孩们是怕教师阿君，还是怕他的笞杖？当然是笞杖！不是教师。阿君实际上常同男孩们玩耍，他们也乐意跟他玩耍，因为那时没有笞杖。

第三十五讲

1926年10月7日 周四 美拉巴德

【今天，四五名精干热忱的自治党工作者顺道来访。包括《明日》周刊的编辑帕兰贾佩博士和马拉地语插画杂志的一名编辑。他们为临近的议会选举，在另一个城市为候选人游说拉票，碰巧路过。

一番寒暄后，话题转向自治，以及印度及国民应当为此做些什么。政党领袖急于向师利强调其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以及他们的兴趣——但也暴露了其自私动机——党派政治。

师利对此提出中肯严正的意见，（在石板上）写道：“说到底，政治除了欺诈还有什么？无论你们的个人看法多么诚实正直，但却有义务遵照你们的党纲办事，甚至违背自身良知的声音，从而在行为中依赖他人，这种做法违背了真理的基本原则。”

师利告诫他们说，不管做什么，都不要违背自己的良知。听从良知的指令，无论发生什么；做到了这一点，要比再多高调显摆的党派政治、会山会海都更接近真自治。

他们其中一人提问：“印度会获得自治吗？如果会，在何时？”

师利反问：“你的自治是指什么？”

“政治独立。”问者答。

随后师利用清晰优美的语言解释了整个主题。

——《禅吉日记》及《联合日记》】

政治自治与真正自治

我说的“自治”是指获得真理——该真理是人人俱有的财产和权利。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灵性独立。

至于政治独立，将来印度无疑会获得。你们对此不必担忧。

这种政治独立容易赢取，可是**真正的灵性独立**——只有经历极大困难才能实现。

所以，我给你们各位的忠告是：

要追求那个将给予你们永久喜乐和真知，从而使你们能够提升他人（就像你们被提升那样），把他们从世界纠葛中解救出来的真理。

与那些仅仅通过阅读聆听来学习的人相比，在实际看见真理并与永恒存在合一的成道者看来，对外部事务的任何追求都是十足的愚蠢。

十年之内，印度将享受非凡的自由。

第三十六讲

1926年10月16日 周六 美拉巴德

【据《联合日记》记述，今年的十胜节庆祝得很隆重。巴巴同学校男孩们一起打曲棍球赛，然后由满德里为他举行沐浴仪式，在赛朝廷做阿提-普佳。巴巴亲自从花园摘花，编成花环，挂到马哈拉吉和巴巴筒的照片上。照片被放入轿子，“满德里奉命于傍晚抬轿子游行。”

仪式结束后，巴巴同满德里打了一场板球赛，并且轮流帮两边打。用过茶点后，游行开始，巴巴被抬上山。再做阿提-普佳。之后游行队伍重新下山，当天的庆祝活动于晚间7点半结束。

巴巴同20名满德里到卡卡（夏哈内）家吃晚饭。随后是“茶会”，听留声机播放的唱片。有张唱片促使巴巴就灵性道路之艰难作了有趣的解释。巴巴说，栽倒的行者孤立无援，被迫独自面对问题，因为别的行道者无法在不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情况下向他施以援手。巴巴接下来讲了存在的三个方面——“身体、活力与心”。——编者】

肉体、能量与心

如下所述，灵性进步的不同程度，可对应于人体的不同部位：

1、 我们凡人在物质领域（*sharīr lok*）。对应于肚脐附近，不会更高。

2、 瑜伽士之类的行者位于能量领域（*prāṇ lok*），还更高级的行者在心领域（*mana lok*）。对应于身体的上半部分，从肚脐至喉管。

3、 赛古鲁位于眉心，处于所谓的“第三眼”。能够通过低级层面下降到肚脐，又能够一路上升，回到头顶的梵穴(brahmāṇḍ)。因此赛古鲁处在物质与灵性（高与低层面）之间的所谓交点。

4、（处于吉万莫克提的）玛居卜位于梵穴，享受永恒极乐。不保留对浊体和心的觉知，所以不能从高级状态下降到造物界意识。

图 23 表示真实与虚幻领域之间的关系。

这四类人——凡人、瑜伽士、赛古鲁和玛居卜——以不同的方式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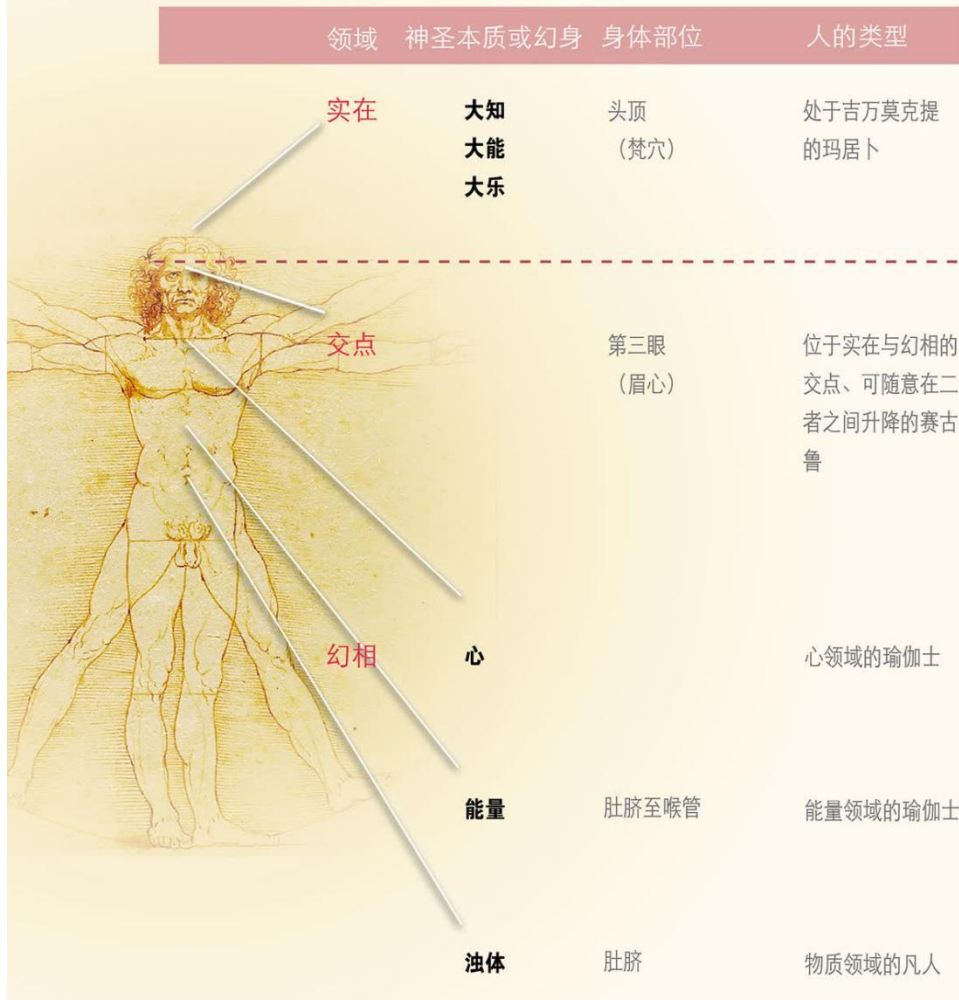
1、 那些局限于物质领域者，亦即人类大众，只能知道智力范围之内的事物。

2、 在能量领域和心领域的瑜伽士如看镜中形象那样知道他人的心——通过行使他们成功开发的高级智能。尽管如此，他们同样属于智力领域。

3、 超越心和智力的赛古鲁通过大知（Jñān）知道三界的来龙去脉；并且通过使用大能（Shakti）来帮助其他人。

4、 那些超越心和智力却不能再降回正常意识者（玛居卜），只能享受极乐，却不能使用大能。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自身的浊存在，又怎么能够运用心和智力？

图 23
人体部位的宇宙观意义



第三十七讲

1926年10月23日 周六 美拉巴德

【本周四，巴巴扔下“炸弹”：将关闭美拉巴德埃舍！“学校、药房、医院、乌帕斯尼客栈、赛朝廷、收容所等机构（选民之家除外）将于11月1日之前全部关闭并拆除。巴巴和几名满德里将前往波斯逗留到2月，届时鲁斯特姆、阿迪、（伽尼）医生、拉姆玖等将加入，然后决定未来的计划。”接下来的一个月基本上是在为这场巨变做准备。巴巴在美拉巴德的首次长居也因而结束。本篇茶会讲道是巴巴宣布消息两天后授予的，似乎包括了巴巴对这些新进展造成的心理动荡做出的一些回应。——编者】

良知声音与内心定力

“你的内心必须坚如磐石，面临八方强风纹丝不动。”

这句话暗示了有人为了在世人面前装样子，每每违背自己的良知意愿，半心半意地行事时所表露的头脑弱点。如果你的头脑和良知诚实地认为并告诉你，彻底臣服于赛古鲁对你有益：若是这样，你就去做——全心全意地向他臣服——哪怕全世界都叫你别这么干，哪怕全世界都反对你。不要纯粹为取悦赛古鲁，或怕惹他不快，或为取悦其他满德里和表现自己而去这么做。同理，如果你的头脑和心灵拒绝承认他（古鲁）有什么能力，明确告诉你不要顶拜他，你就不要去，即便那会惹他不快。因为对你这种坦诚大胆的行为，真古鲁反而会感到满意，而不喜欢假惺惺的恭顺臣服。

有许多人拜访达善赛古鲁，同时又怕世人非议嘲笑他们屈身顶礼圣人。不过他们为满足头脑和心灵对恭顺圣人的真诚召唤，

还是顶拜了；但却像懦夫那样半心半意，在顶礼圣人前后，左顾右盼，确定有没有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外人看到他们这样五体投地。

我给你们大家的忠告是：不要做自己不信的事，不要为取悦我或取悦世人而违背自己的良知。你们如果真心认为自己做得对，那么即使遭到全世界反对，也要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接着谈到临近的埃舍生活变动，师利给出如下解释和比喻：

至于整个关闭美拉巴德这件事，世人会对突然关停这些慈善机构议论不休。他们会说，师利这样仓卒关闭美拉巴德，让这些贫苦人陷入无依无靠，很不好。但这么议论的世人对我为何大规模做这些事情，又匆匆全部关掉，毫不知情。对我们赛古鲁而言，这种“开设”和“关闭”不过是游戏而已——但却是意义重大的游戏。你们都很清楚，这些机构对我个人来说并无价值。我只是用它们作工具，来推动某些准备好的配得者（我的圈子成员）的灵性进步。目标一旦实现，我便全部关掉。

就拿铃打个比方。你们知道铃是怎么做的吗？首先做一只泥模，然后将氧化铜熔液倒入泥模。等液态氧化铜冷却凝固，再从模具中取出铜铃，将泥模打碎丢弃——因为不再需要了。做泥模只是为了按所需形状来塑造铃。铃做好了，还要模子干嘛？同理，我在美拉巴德这些慈善机构的工作，也纯粹是我实施计划的工具——对一定数目的人给予灵性救赎、推动和提升；这个目的达到了，我便关掉一切。这些灵性运作世人怎会理解？他们把泥模误作铃本身。换言之，他们把手段误作初衷，把方法误作意图：把我设立这些机构视作我真正原本的使命和责任；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赛古鲁的真正和首要职责是烧毁信徒的全部业相。为实现这个目标，那些想做信徒者就必须全心全意向他臣服——就像遇火即燃的干柴，不像烧不着反而冒烟呛人的湿木块。这样的真信徒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随地服从和服务古鲁，听凭他以任何方式摧毁其业相——摩耶所特有的淫、嗔、贪、痴、迷、妒。总之，

信徒不应（哪怕是丝毫地）阻碍赛古鲁为心中目标对信徒做的灵性培训工作，而只应绝对地臣服和顺从。

第三十八讲

1926年11月1日 周一 美拉巴德

【近期工作紧张，巴巴给一组谜语让满德里猜，活跃了气氛。《联合日记》10月27日记载：

昨天巴巴出了一道谜语让满德里解，还承诺给答对者牛奶和甜点。有几位满德里尝试解谜，却无人答中。满分为一百分，达克和鲁斯特姆解答得最好，分别获得十分和四分。最后巴巴亲自解开了这个谜语，以及他之前出的另外几道谜语：

第一道谜：谁说一套做一套？

谜底：伪君子。

第二道谜：三去，一来。

谜底：舍去淫嗔贪，神性到来。

第三道谜：四死了，一就怕。

谜底：淫、嗔、贪和希望死了，摩耶就害怕。

第四道谜：二假，一真。

谜底：二元是假，一体是真。

解谜过程中，巴巴又给满德里出了一道难题：“ $16 - 100 = 0$ (Solā mē se so gaye to rahe 0?)”。巴巴解释说，谜题的关键在 solā (16) 这个双关语。拿掉 so (100)，就剩下 lā。在穆斯林看来，lā意味着什么都不是——零！

同一天，巴巴又出了一道谜语，进一步给（这几周忙于拆除美拉巴德建筑的）满德里提供娱乐。不过当时谜底没有揭晓。四天后，11月1日“下午1点，铃又响起；解谜时间到了。”《茶会讲道集》记述了巴巴的详细解释。 —编者】

灵性谜语：5 - 7 = 12

5 减 7 等于 12。

该怎样解释这个矛盾？答案如下：

人体由五大元素（pāñch tattva）组成——风、火、土、水与空。

心居于身体，但是只要心控制身体，就不可能获得完美——赛古鲁状态。心陷于七个层面之一。心若跨越第一层面并进入第二层面，便脱离第一层面；若继续前进到第三层面，便脱离第二层面；以此类推。最终心通过所有七个层面，变得完美，赢取完美状态。一获得该状态，就成为赛古鲁。赛古鲁总是被分成十二个部分；这十二个部分是他的圈子成员。每一位赛古鲁都有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圈子。

总之，由五大元素组成的人体通过七个层面（5 减去 7），成为被分成十二个部分的赛古鲁（等于 12）。

也就是说， $5 - 7 = 12$

第三十九讲

1926年11月11日周四美拉巴德

【“下午，大家在卡卡（夏哈内）家享受例行周四茶会，还有美食款待。之后宝萨赫伯唱巴赞，直到傍晚4点半。”下面的谈话可能是巴巴在茶会上授予的。——编者】

让心保持稳定

不要没完没了地思虑琐事，劳心费神。这种不停地想啊想啊，让你的心背上沉重包袱，白白担忧焦虑。不要让物质方面的思虑扰乱侵蚀你的心。让人们爱说啥就说啥。你要坚如磐石，不受肆虐狂风影响，始终纹丝不动。不要像树叶那样，微风一吹就摇摆，直到最终掉落地上。再打个比方，有只小虫（蝇或蚊）骚扰你。你想把它赶走，该怎么做？只要抬手轻轻一拂，就把萦绕你耳朵或身上任何部位的虫子赶跑了。总之，你很少在意它，基本不在乎。把它造成的麻烦看作微不足道。你肯定不会怕它，也不会用忧虑折磨自己：“啊，要是虫子叮我，我的皮肤会脓肿疼痛。感染会扩散，导致身体发烧。我可要受大罪了！”如此等等。如此浮想联翩会让你绝望发疯的！但事实上，每当有小虫骚扰你，你是不会那么做的。

如果世人的闲话传到你耳中，你要用挥手赶虫子那种方式，将这些闲话赶跑，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不为所动。

只坚持一样东西——唯一永恒真理。我已经看见并且体验这个真理，基于自身体验告诉你们：除了真理，这个世界之内之外什么都没有，绝对什么都没有。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除了一场空梦，什么都没有，绝对什么都没有。

那些梦想父母、儿女、财富、家产等等的人，只是在做空梦。这些东西其实不存在。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甚至你们称之为存在（astitva）的一切，都如我所说，只是一场空梦。这些东西都像你梦中看见和体验的景象，你醒来时发现它们都虚妄不实。

所以要坚持真理，这是每个人的唯一目标。胸怀目标，勇猛精进，必要时对付全世界。这个唯一真理、帕若玛特玛（超灵），无处可寻。因为祂离你很近，比你的身体还近得多。祂就和你一起，在你里面。近到你无从想象。那为何去别处或外部寻找？要在内里寻找祂。倘若不是四大恶魔挡住你的道路，遮住你的视线，你们都能轻易看见祂。这些恶魔是什么？是自我主义、淫欲、嗔怒和贪婪。

（一）：四大恶魔中，妄我是最大和主要危险。从童年到耄耋之年，这个妄我一直坚持“我是这、我是那”、“我要这、我要那”——这个不断的“我”是通往真理目标之路上的最严重障碍。

（二）：第二个大恶魔是情欲，尤其是性欲。这是世间最大的罪恶之一，道路上最大的圈套和阻碍之一。大家都必须充分保持警惕，抵制诱惑，远离它的魔爪。淫欲极其强大，不但是物质层面的恶，而且是灵性进步的障碍，必须严加防范，离它远点。实际上，**连想都不要去想它，更别说去做了！**

思想在淫欲影响下哪怕有一丝放纵，都让你不配灵性进步所需要的重要准备。至于这个物质世界，凡人对这个大恶，很难做到那些配得灵性进步者需要达到的超然程度---也就是（如前所述）甚至连想都不许想。甚至期望世俗凡人提防这方面的恶行，都未免过份。不管怎样，念头出现不要紧——几乎人人都会产生那种念头；但不要把念头付诸行动。这就足够了。但更好的是尽量连想都不要想，尽可能避开那种念头。

（三）和（四）：最后两个大恶魔是嗔怒和贪婪。且不说它们引发和造成的物质罪恶，从灵性观点看也极为不利。实际上，

无论哪个恶魔支配你，使你沦为其奴隶和牺牲品，你都绝不可能在灵性层面上进步。因此，它们在物质和灵性上都令你随波逐流。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成功地主宰了这四大“无知问题”——淫欲、嗔怒、贪婪和自我主义，也只有那时你才能看见帕若玛特玛（真理）。尽管主宰它们是一件难乎其难的工作，但你也不要绝望。要精进不懈！在你真诚努力寻道时，帕若玛特玛就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在你内里，随时准备帮助你。

为进一步说明，师利叫一个满德里站到他面前。用四条布裹着满德里的眼睛，完全遮住视线。师利接着解释：

现在你因为布条遮着眼睛，看不见我。你依旧拥有眼睛，拥有看的工具；然而尽管我就坐在你面前——这两点都是事实——但你还是看不见我。看的工具和被看的对象都提供给你了，你为何还仍然看不见？因为这四条布裹着你的眼睛！拿掉四个布罩，你会立刻看见我。

同理，你们都拥有内眼，可以用来看见帕若玛特玛、大我、真理。这个大我、这个真理就在你们身边，和你们一起，在你们内里，可你们却因这些布罩而看不见祂。这些布罩就是摩耶的四大要素、四大属性。拿掉这些布罩，拿掉这些眼罩，你们就会立刻看见帕若玛特玛！但是你们怎能做到这个——你们怎能揭开布罩？这是赛古鲁的工作：剥掉这些绷带，拉开摩耶（幻相）帘幕，从而使你们能够看见自身真我。不过只有亲证大我者，只有已经看见并知道大我和真理者，才有资格做这件事。没有这样的人，其他瑜伽士之类的精界行者只能把你们带入黑暗。此乃成道者无与伦比的独特能力！

第四十讲

1926年11月23日周二美拉巴德

【几乎就在离开美拉巴德前夕，在一次罕见的场合，巴巴让满德里通过精视听品尝了一下精层面的体验。—编者】

解释秘密

巴巴指示所有人闭上眼睛，三四分钟后，命令他们睁开眼。问他们有何体验。有人说最先只是看到黑暗，但随后从黑暗中出现多个小光圈；最后只剩下一个光圈。于是师利解释道：

你们都闭上了眼睛。眼闭着时，实际看见（如你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光圈等等的是谁？是你们的心通过精眼看见这一切，尽管你们肉眼闭着，就是说尽管你们在看黑暗。这种看见光圈是通向看见永恒光明（上帝）道路上的一步。你们首先看见光圈，之后色彩，再之后是“诸天”，最后看见光源本身、真理本身。赢得该真理是每个人的目标、目的和意图。你们倘若能够睁着眼看见这些光圈、色彩、诸天等等一切，就可以说是发展了精视力。你们中有很多人，世间也有很多人，一定会不时闭上眼，意图看见什么。但是你们或其他人都有谁想过我刚才给的解释？从未有“真正过来人”用如此清晰的语言对你们解释过这个，尽管对于我们这些不但看见而且还同永恒光明实际合一的人来说，这种看见光圈、色彩等等实乃微不足道。你们用精眼看见的这个光，是遍在全宇宙的原始真光的第六个影子。精眼本身的形状是一个中央有个斑点的光圈。

师利接着以同样的方式，赋予满德里内听体验，并且做了解释。首先，他命令大家捂紧耳朵，三四分钟之后，问每个人都有

什么体验。他们回答说最初是一片寂静；但随后他们听见遥远的声音，如同雷云滚滚或火车行驶。再之后，他们听见类似远方火车汽笛的声音。师利再次解释：

既然你们耳朵紧捂，外界声音隔断，那么听见这些声音的是谁？同样是这个通过你们的精耳听见的心。这些声音是原始真音（**Brahmanād**）的第六个影子。你们倘若继续前进，进一步发展这种新听力，就会开始听见悦耳的妙乐（**nād**），就像在意识层面上听见的那样。

师利进而使用将凡人与超灵隔离的三层帘幕（一浊、一精、一心）比喻，来阐述其中一些细节：

你们如果抛开了第一层——浊帘幕，那就必须通过精媒介来行动。当精媒介被抛开并放弃时，你们只能通过心来行动，别无选择。最终你们抛开并放弃心时，与超灵合一。假设一个人通过看透浊、精、心——跨越并放弃所有三个领域，取得进步。最终获得大知大能大乐状态。但他此前还在体验心领域的时候，看见光源。体验到其魅力，意识到其伟大和能力，因而奋力朝光源前进。也就是说，目前为止，行者只是看见、但现在却想实际向目标前进。然而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真正实现与永恒之光、存在、大知及真理合一！成为真理化身几乎不可能，尽管少数的幸运者确实成功达到了心领域。只有极少数罕见的英雄，才能通过赛古鲁的恩典成道，同大知大能大乐状态合一。

第四十一讲

1926年11月24日 周三 美拉巴德

【古帕·斯瓦米是个真诚的求道者，从1926年1月就不时地到美拉巴德伴随巴巴生活，直到1928年2月初。巴巴说在至今来访的所有弃世者、圣徒、苦行僧等等当中，古帕·斯瓦米最真诚。1926年8月，巴巴对他说，他今生将获得莫克提（解脱）。后来，在美赫巴巴“第二次长居”美拉巴德初期，古帕·斯瓦米作为五位被挑选的男子之一，在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这个（导致修爱院成立的）关键时期，在美拉巴德山上的撒达克（行者）埃舍室内静坐闭关。

如下记述了1926年11月，在巴巴假托关闭美拉巴德埃舍，前往罗纳乌拉前夕，古帕·斯瓦米的一次非凡内见。 —编者】

圣人、报身达善、化身达善

古帕·斯瓦米说他昨夜在完全清醒状态，得到对师利的化身达善（Sākṣātkār Darshan）。整夜大部分时间他一直醒着，忽然看到天堂里的“众神大会”。全体天神起立，恭迎某位神明莅临——原来是师利！一个人在全醒状态看见古鲁在这种天堂集会中由众神簇拥——这被称作化身达善，只有经过大量准备和具备资格者才能获得。于是师利赞扬了斯瓦米，许诺会让他成圣。古帕·斯瓦米一向真诚、寡言、恭顺；行为无可挑剔。在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前夕得到对古鲁的化身达善，表明了他对师利的信爱；这样的真诚信徒也定将获得师利的恩典。

话题转到“报身达善”（Sākār Darshan），师利在解释过程中对满德里说，有一名美国人（圈子成员但不是主要成员）每天都

以这种方式看见他。这个人所看见的师利是平常的姿态和衣着；随时想看都能看见。看见古鲁的报身（比如师利当前的样貌）被称作“报身达善”——相对于看见古鲁原貌的化身达善。报身达善高于化身达善。古鲁的报身出现在梦中，被称作“梦示”（DRIṢṬĀNT）。师利继续解释道：

怎样的人才是“圣人”（sant）？真圣人是达到第六层面并能从该位置看见帕若玛特玛（超灵）者。圣人见神（driṣṭi）却无证悟——尚未亲身体验与神一体。那只有在他离开现有肉身之后才会发生。他没有其他人那种渴望与神合一的感受。因为他知道自己注定将同他现在完全看见的帕若玛特玛结合。然而要与帕若玛特玛结合，赛古鲁的恩典则必不可少；这种恩典需要准备和资格。而要获得这种准备和资格绝非小事！

第四十二讲

1926年11月28日 周日 罗纳乌拉

【1926年11月25日，美赫巴巴同大约20名男子和5名女子前往罗纳乌拉。房子已租好。在十天逗留中，相比美拉巴德惯常的严格生活，满德里享受到某种休假气氛。当然，女子们照常隐居，不被男子看见。巴巴在罗纳乌拉头几天的长谈构成这一讲和下一讲的内容。虽然精确的讲道时间和顺序不清楚，但巴巴显然心情不错，侃侃而谈，涉及各种主题。本讲也是全书最长的一篇。——编者】

业相、瑜伽、撒唔斯

对胡须，不应一次又一次地剃剪，而要一劳永逸地拔除，因为剃剪只会让胡须长得更旺，连根拔除则立刻终止其生长。

对于业相，也同样不必像瑜伽士那样只是截断和阻止其生长，而是要连根拔除，彻底消灭，使之永不再生——这就是赛古鲁的工作。

业相的制造、切除与消灭

人的每个言、行、思都实际上制造业相。善的言行思制造善业相，恶的言行思制造恶业相。无论怎样，都制造业相。唯有成道者无业相。除非人有幸获得古鲁的恩典成道，否则这些业相绝不会消灭。

就连多年苦行、念名、持戒并拥有层面巨大能力的瑜伽士，乃至那些达到第六层面者，都无法摆脱这些业相。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只能做到在专注和三昧时不让新业相产生。但那些累年累世积淀的大量业相怎么办？这些旧业相依然存在。瑜伽士虽有巨大能力，却无法消灭之。只有通过成道古鲁的恩典，才能消灭和烧毁这些业相，让他证悟。

既然这些拥有巨大能力的瑜伽士都无法消灭业相，更何况你们这些凡人？你们每时每刻都在进一步累积业相；每个言行思都制造新业相，添到现有的善恶业相上，混合在一起。善言行思制造的善业相，恶言行思制造的恶业相，全部混合在一起，结果造成好坏掺杂，就像人黑白相间的头发。这些业相都没彻底消灭，库存却因新添业相而不断增加。

因此，波斯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征求我的建议，我会简而言之告诉你：别做世间任何事；若不得不做，就去做，但不要在乎结果。顺其自然，不要妨碍正在进行之事。”

为什么要如此避免行动？因为如前所述，你的一举一动都按照相关的言行思，制造善恶业相；这些业相构成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也曾为消灭这些业相发展了很多不同的瑜伽修炼方法——静心、专注等。这些方法只能阻止新业相形成。换言之，就消除旧业相来说，这些瑜伽完全无能为力。

四瑜伽

有四种瑜伽——行动、巴克提、珞珈和禅那。但每种瑜伽的根本和首要条件，都是舍弃一切世俗执著；之后才是为行道做准备。

1、**行动瑜伽**指（首先舍弃一切，然后）忘我地、别无所图地工作——服务他人。为人类提供服务而不求回报。

2、**巴克提瑜伽**指崇拜。舍弃一切，念神（帕若玛特玛）名，在神爱里燃烧自己。

3、**珞珈瑜伽**指专注。舍弃一切，一心一意专注于神（帕若玛特玛）。

4、**禅那瑜伽**指“认识你自己”。舍弃一切，控制心；让心想神，从而努力获得大我知识——也就是证悟。

但如我已经解释且现在又讲，这些瑜伽只能阻止新业相形成。过去积累的业相原封不动，没有消灭，仍然是成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各种形式的瑜伽之道都依然无效，因为都无助于达到目的——获得完美。

那么怎样才能同时消灭旧业相又阻止新业相产生？除了伴随完美圣人生活（satsaṅg 和 saḥavās），别无选择。让这样的人做古鲁，全心全意地向他臣服。这是最易最好（实乃唯一）的办法，是消灭你全部业相这个几乎不可能任务的钥匙。何以如此？因为真古鲁已经成道，这些成道者就好比“真知熔炉”（jñān-bhaṭṭhī），能够吞噬投入其中的一切——甚至那些亲近他们者。这些灵性熔炉——圣哲、圣人、赛古鲁——都焚毁哪些东西？焚毁那些亲近和服从他们者的业相——各种业相，好的坏的、过去的现在的，全部一切：正如熔炉将投入其中的每样东西——好的坏的，美丽芳香的花朵，臭气熏天的垃圾——统统烧掉，丝毫不管其价值——物质方面或其他方面的。

什么人拥有最大量的业相？罪人！正是为此原因——摧毁最大量、最恶劣的业相，圣人和阿瓦塔才为那些罪大恶极、因而恶业比其他人都更深重的罪人做更多工作。耶稣说：“我要罪人作伴”——也确实让抹大拉的玛利亚这种罪人伴随左右，最终把她转化成大圣。即使目前，巴巴简身边的信徒当中都有那些嗜酒成性者（chaṇḍūlī）和其他生活领域中最恶劣的罪人——这些人自然最容易累积业相。圣人们主动招引罪人，是为了把这些最悲惨不幸的摩耶牺牲品提升到较高层次，以免他们制造更邪恶的业相，

落入（业相）魔掌。这其实就是圣人们的工作——更应该说是职责。也是为此目的，他们才放弃享受证悟状态的永恒极乐，用人身下降到这个世界。

伴随这种圣人的满德里弟子（bhakta mandali），理当被视为最幸运者。因为他们伴随古鲁，就有幸让旧业相烧毁，同时不让新业相形成；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同时实践所有四种瑜伽**——这在任何其他条件下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弟子已经舍弃了一切——所有瑜伽的首要 and 根本前提。在舍弃之后，他们首先通过服从古鲁命令，实践行动瑜伽。第二，通过爱与崇拜（他们为之舍弃一切的）大师古鲁和随时听从大师指示，实践巴克提瑜伽。第三，通过日夜思念大师古鲁和总是专注大师，实践珞珈瑜伽。最后，舍弃一切，以便能够到大师身边受教、精通知识、从而迈向真理目标：这样做就是实践禅那瑜伽。

就这样，通过舍弃一切，全心全意向古鲁臣服，始终伴随古鲁，这些弟子就能够做最困难、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同时实践所有四种瑜伽。相比之下，对瑜伽士来说，就连同时实践两种瑜伽都几乎不可能。因为行动瑜伽（以此为例）要求他们做一切事情和任何事情，禅那瑜伽则禁止他们做任何事情，教他们什么都不做。换言之，这两种教导背道而驰，相互“拆台”。

盘点总结这些教导，我们发现：

凡人把善恶业相弄成一团糟；

瑜伽士在表面上消除业相；

成道赛古鲁永远根除业相。

培养圈子需要时间和工作

有关上述事实和即将论述的要点，哈菲兹都有过精彩阐述。稍事休息后，师利继续解释：

现在换个角度给你们重讲同样的故事。

做内在和外在工作时，总是需要某种固定时间(amuk vakhat)和某种明确原则(niyam-rūḍhi)。这对接受“完美”培养的圈子成员来说尤其如此：培养他们达到完美总是需要一定的工作和时间。赛古鲁能够在任何时候让任何人成为玛居卜；但要让某个人成为完美的撒里克，那则需要“时间和工作”。打个比方。将手帕比作心，手帕的皱结代表心的业相。这些业相皱结可用两种方式消除：反方向解开，点火柴烧毁。两种方法的区别是：焚烧会将原手帕同皱结一起毁灭；反方向（解开皱结）方法则既能消除业相，同时又让原手帕完好无损。可把手帕比作你的心，把你自己（手帕主人）比作灵魂（阿特玛）：

你=阿特玛

手帕=你的心

对一个注定成为玛居卜者赐予的大知（证悟），不是给予他的心，而是直接给予他的灵魂。玛居卜的心被烧毁。赐予圈子成员的大知则关乎到心和灵魂。圈子成员在成道后下降，回到世间履行职责时，乃是使用（证悟的）心进行工作。

在时机成熟时通过古鲁的恩典成道。种子(bīj)播下，需要时间成长。这些种子不会提早发芽，到期后也不会拖延。打个具体比方：精液种子被射出；随着时间推移，种子在妇女子宫内逐渐发育成人体；只有发育完整，才会以完美状态（作为婴儿）出生。倘若过早用药物或手术引产，子宫里的东西（胎儿）也会生下来——但不是以完整的而是以不成熟的形体生出，生出的甚至不是活的、而是“无用的”死胎。如果不加干涉，任其遵循自然发育过程，也就是给予适当的时间，就会生下完整成熟的胎儿，而不必用外部手段引产。

我已经在（培养他们获得完美的）圈子成员身上播下种子，这是肯定的。对结果我也同样肯定——这些种子将会发育完整成熟，他们将获得完美：但是只能在时机成熟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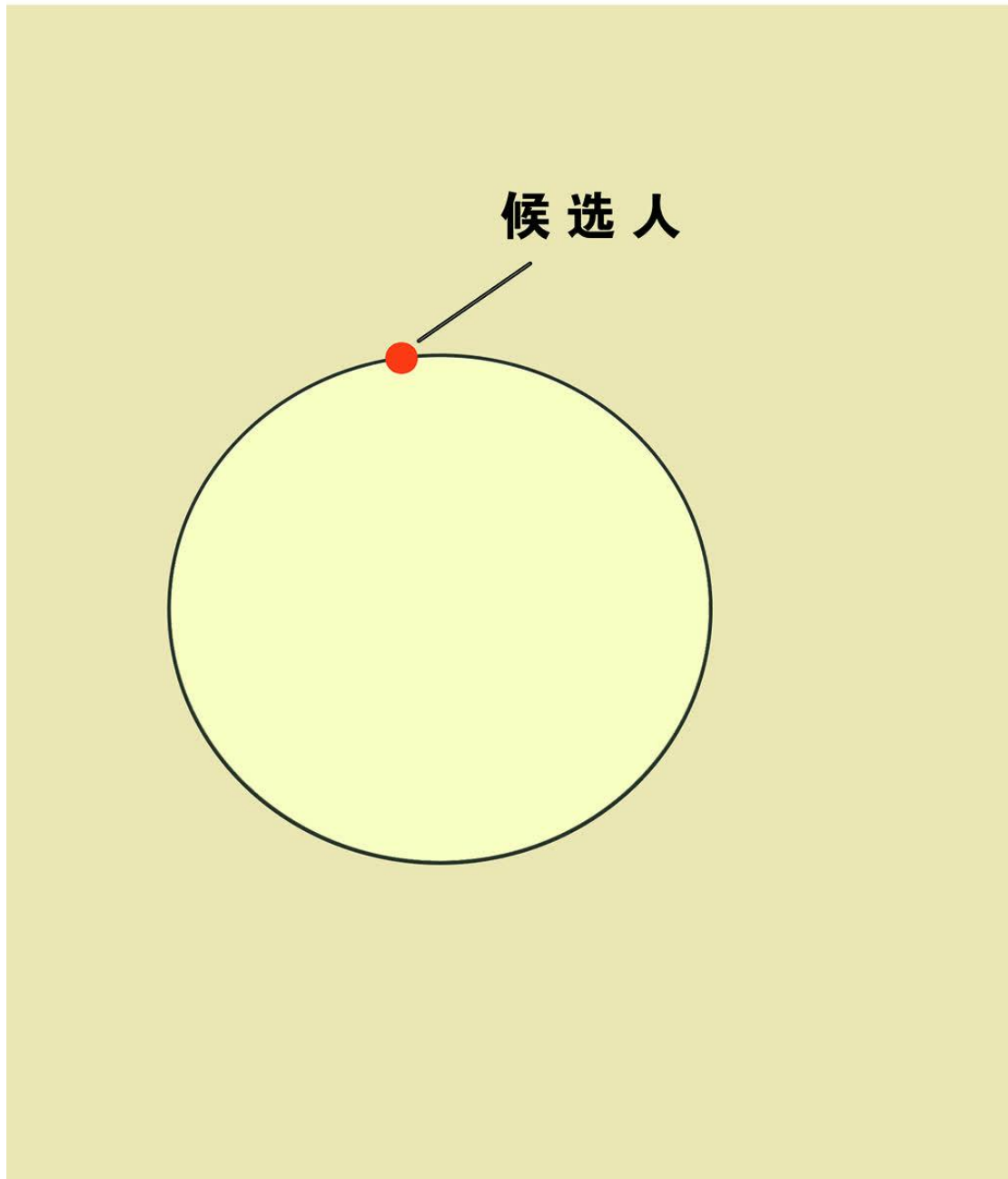
再打个比方。你们都相信太阳每天早晨都在既定时间升起。有了太阳会升起这个保证；假设你们想让它提早（比如夜间某时）升起。不过，就算你们四处奔跑，同成千上万人一起高喊，催促太阳在深夜一两点钟升起，这种事也决不会发生。太阳决不会出现。

正如你们确知太阳一定升起，但只在早晨适当时间升起那样，当我说那些注定获得完美的圈子成员将会获得完美时，你们也同样应当视之为确定的事实；不过每个人都在适当的时间（获得完美）。可你们却无法保持安静和耐心，因为对谁将成道、何时成道、谁是圈子成员等问题，你们毫无线索，更别说证据了。但这都不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压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完美种子在谁身上播下？——你们毫不知情，也不会知道，就连你们当中注定获得完美者也不知情。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甚至你们当中注定获得完美者都绝不会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忠告是：全都留在大师身边！甚至你们当中不属于圈子的人（虽然无人知晓详情）也应当这么做，因为如前所述，种子已经播下，不是现在，而是在很久以前，比如说，多年前播下的；尽管被播下种子者对此毫不知情。

这些种子已经播在定将结果的土地里：这个播种必定会结果；种子不是随意撒的；也不是无视环境情况随处乱播的。通常，只有经过艰苦严峻的考验后，这些种子才会结出果实。

图 24 圈子和候选人



正如你们看到图中的点附在圈内，大师的圈子成员同样也附在圈内。他们离不开圈子，因为被（将使他们完美的）大师牢牢掌握着。这个点（成道候选人、圈子成员）绝不可能同圈子失联或脱离。那些入选成道的圈子成员定将成道——即使离大师很远，甚至在地球另一端，无论当时在从事什么工作。

一些诗句

哈菲兹吟道：

多年来（在圣人座前）我将生命之书典当为酒，

酒肆之美归因于我们的勤学和祈祷。

大师何其善良，尽管我们劣迹斑斑，

在其慈悲眼中，一切作为皆被饶恕。

我们的头脑像罗盘针一般，四面旋转。

头脑旋转的圈中，一只脚被大师定住。

在另一首格扎尔中，哈菲兹总结：

我们向神祈祷，愿祂赐您长寿，喜乐满杯，

因为只有靠您耕耘，我方能抵达真理（成道）。

内在声音

瑜伽士最多能让心专注，看见（仅仅看见）光；而且只有达到第六层面，才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我们听到的声音——其他人声音以及我们自己的声音：它是什么，从何而来？

声音从里面七道帘幕内发出，但却很快被听到！注意声音（通过七道帘幕）运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你就会对声音的极快传播速度感到惊讶。就是源自说者内里七道帘幕后，发出后通过另外七道帘幕——如此之多！——进入听者耳朵，最终抵达听者内心深处的我。声音本身是念头的浊形式，念头本身是精微的，承载念头的声音却是粗浊的。但浊与精却不能合一。这是凡人面临的困境。你每天心中都有千万个没有付诸行动的念头——没有通过你的声音（也就是浊形态）表达出来。一般来讲，这些念头只有少数被赋予浊声音形态。尽管如此，这些未转化成声音的精形态念头却发出微弱的光——可被轻易灭除的浅蓝色印象。但这些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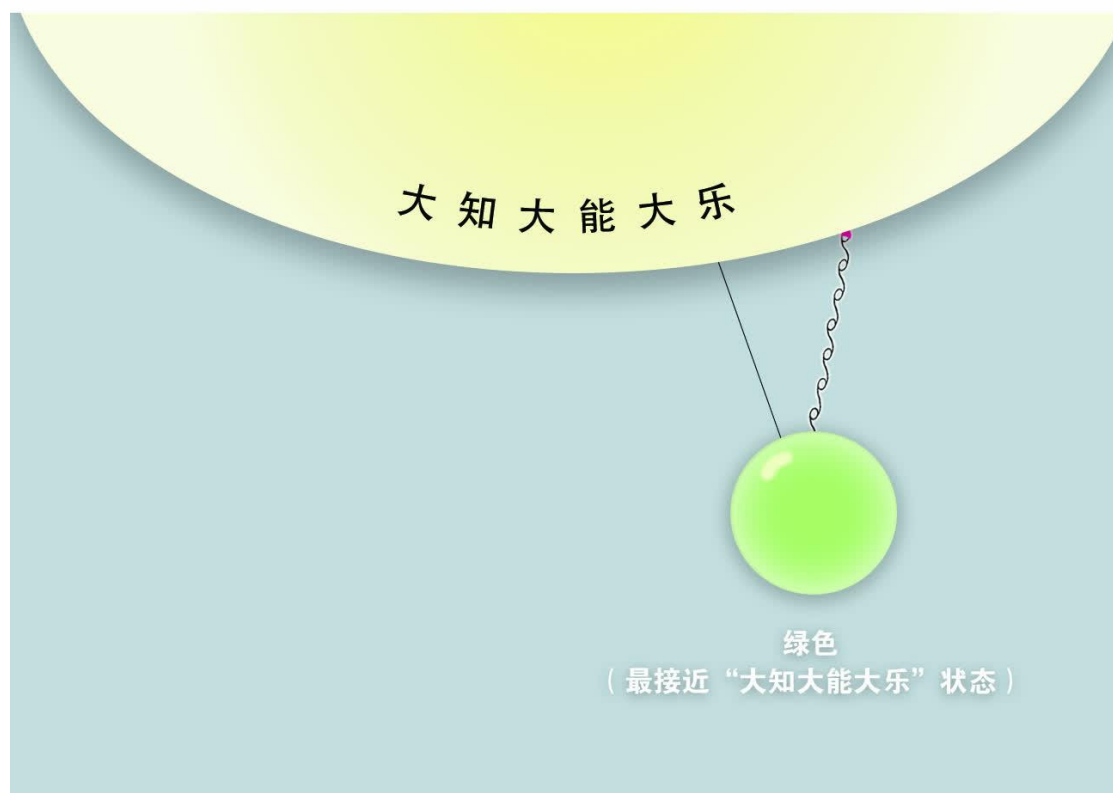
头若被赋予浊形式——转化成声音，则获得深蓝色的印象，自然也难以消除。同样，如果欲望（终究都只是念头）涌入你的心，你不通过将之付诸言行而赋予其浊形式，这些欲望也呈现为微弱的淡蓝色；但你若将欲望付诸言行，印象则是深蓝色的。嗔怒制造红色印象。实际上，每个言行思都带来印象。所以（卡比尔）建议：

心猿意马随它去，切勿让身随心走。

就是说，不要把（精）念头和欲望付诸行动，从而赋予其浊形式，因为那会制造更深印象——行动若是邪恶，就会更糟。

如图 25 所示，对任何事物的强烈渴望（渴望也是欲望的一种形式）都制造绿色——从灵性观点看，这被适当地视为一切颜色中最好的颜色，因为绿色最接近大知大乐大能（Sat-Chit-Ānand）状态。

图 25 大知大能大乐状态与渴望的颜色



高级行者类型

瓦隶是内知者（*antar jñānī*）。

玛居卜是灵知者（*Ātmā Jñānī*）。

撒里克是神知者（*Brahmā-jñānī*）。

瑜伽士虽然获得并掌握甚至起死回生的巨大能力，但使用的却是真正知识喜乐能力的幻影。

瑜伽行者（*Rāhrav yogi*）能够知晓他人的心；甚至能够知晓过去，预言未来。[灵媒和法术士属于此类。]

人体部位的灵性意义

人体最上方的头顶中心点代表梵（*brahmāṇḍ*）。

前额正中央的眉心（亦称“第三眼”）代表撒里克在帕若玛特玛状态与宇宙之间升降的交点。

腹部中央的肚脐代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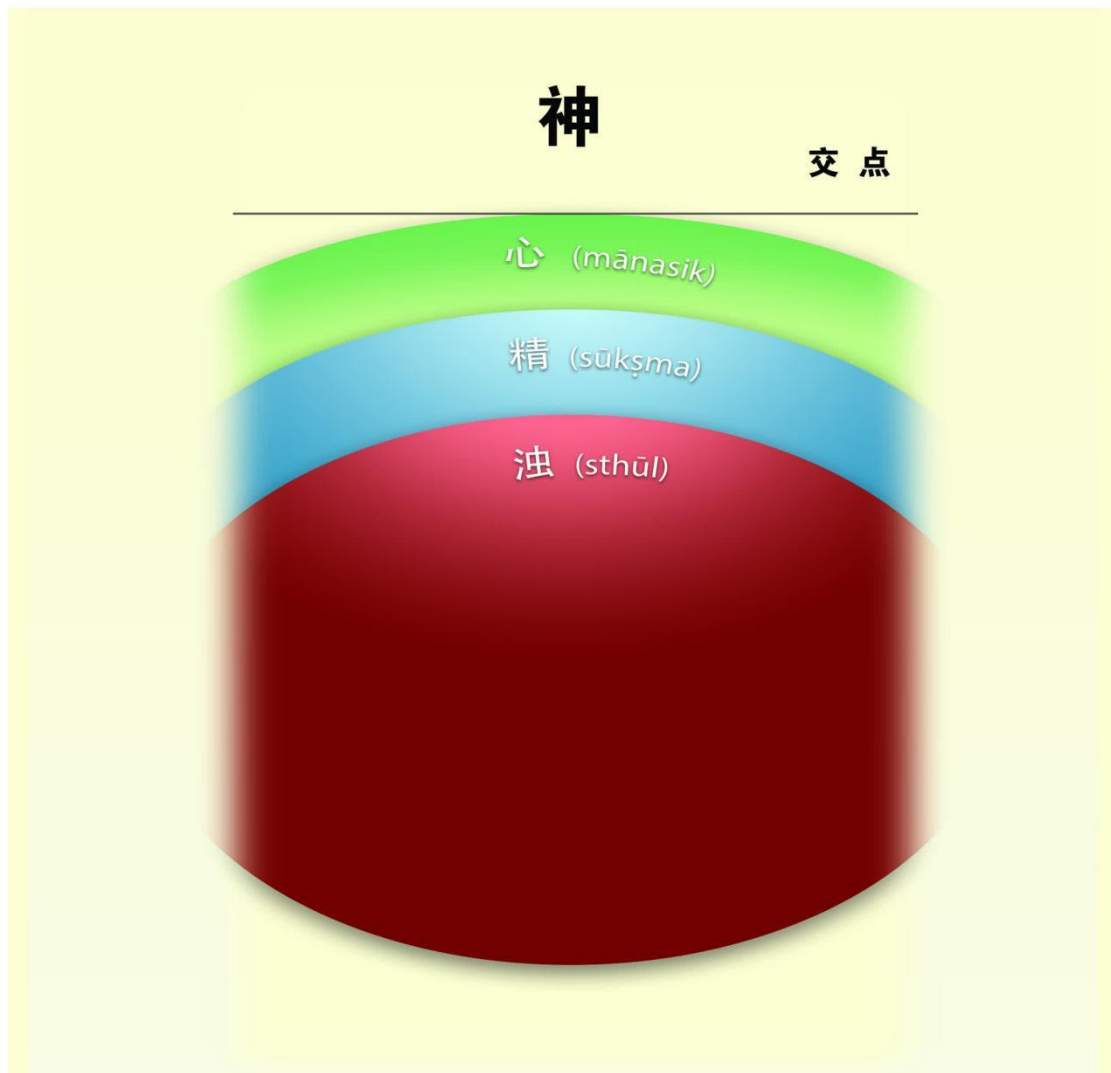
帕若玛特玛本身则超越所有这一切。

玛居卜仅仅享受帕若玛特玛状态的永恒知识喜乐能力。无法使用这些来造福（构成宇宙的）心、精、浊三界，也不能使用大乐大知大能为宇宙里的其他人提供服务，履行职责。与之相比，赛古鲁不但享受神圣知识喜乐能力，而且还积极地用之造福他人。就是说，他从超越状态下降到造物界意识，以便能够通过服务世界来履行职责。

赛古鲁是全知者（*sarv-jñānī*）；是至高知识、喜乐和能力的化身；因而是自由的。他知道，除了他，什么都不存在。唯有他存在；别的都不存在。他不但享受大知大能大乐，还积极利用这些来帮助世间众生，对世界无意识的玛居卜则做不到。赛古鲁凭借至高知识，完全知道浊、精、心三界的来龙去脉；凭借无上能

力为世界提供帮助。但他在世界里，为世界利益而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对心、精、浊领域存在的感受却保持超然，不受束缚。因为他整个时间都在享受（处于一切感受之顶点的）终极体验——真乐（Ānand）。

图26 帕若玛特玛与三个领域



瑜伽士、玛居卜、撒里克和凡人

在这个当口，师利用优美实用的例子来说明成道者和未成道者类型。他说，为了便于解释，就拿大家所坐之处举例：

1、这个房间代表第七层面——大知大乐大能，或者说成道状态。

2、进门后对面墙上挂的三件衣服代表三个至高属性——永恒知识喜乐能力。

3、门槛代表第六层面末端与第七层面始端之间的交点（界线）。

4、屋外六个台阶代表六个层面。

5、地面和周围景色代表外部世界。

随后师利带领全体满德里走到外面，坐到台阶底部的地上，面朝相反方向，背对台阶和房间，继续解释：

世间凡人总是朝这个相反方向看，朝那边的房屋和四周景色看，不知自己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永恒知识喜乐能力。因为这些世人被（只是幻相的世界及其环境和牵连的）摩耶魔掌迷住缠住，根本不考虑事物的另一面，即他们背后有什么，更不用说真诚努力去认识它了。因此，他们总是在黑暗中摸索，抓取影子的影子，却错过实质（真理），尽管这个真理及其吸纳的至高知识喜乐能力才是真实存在。更确切地说，除了真理，什么都不实际存在。

瑜伽士（由于之前积累的业相）通过伴随圣人、“阅读”或“聆听”，也就是通过某种方法，在有限程度上了解到这个貌似存在的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虚妄性，已经舍弃世界，因此不愿意像世间凡人、人类大众一样朝那个（摩耶）方向看。相反，他们把目光撤出那个致命和毁灭性的世界摩耶及其附属物，促使他们这么做的，是想看到（通向真理的）另一个方向都有什么的极度渴望。最开始，他们对这个真理一无所知，更别说实际直接看见了！这种把目光转向实相真理，加上对目标的渴望和精诚努力，使他们能够取得某种进步。其渴望和劳动也逐渐赢得一定的回报，获得对层面的某些知识和体验，藉此一步步上升，就像我们在此所做的一样。

师利边说边转身，逐级登上台阶，走向他和满德里之前就坐的房间。

最终，历经艰巨考验和无数困难之后，这些瑜伽士最多上升到第六层面，并从这个有利角度，实际看见实相真理、永恒光源——正如我们此刻从这个第六级台阶可以看到屋子里面（代表大知大乐大能状态），以及挂在对面墙上的三件衣服（代表成道状态真理的无上知识喜乐能力）。就在这个当口，瑜伽士遇到阻碍，不得不停下。因为该阶段对瑜伽士构成这种极限。他们不得不仅仅满足于看见真理。无法继续通过自身努力前进，只能通过一位成道者的恩典，因为成道者不但看见真理而且与之（永恒光明）合一，因而能够回来履行职责——让他人像他本人那样“体验”真理，帮助他们与真理之光融为一体。

总之，这个第六级台阶（第六层面）是瑜伽士的极限。

现在讲讲成道者的情况。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少。百万人中只有一个赢得那种无上知识喜乐能力体验。在百万个成道者中只有一人返回履行职责。换言之，成道者分两类：（一）玛居卜；（二）撒里克。

（一）玛居卜是那些成功跨越前面讲的界限（代表第六层面极限的门槛），抵达第七层面成道，同帕若玛特玛合一者。在这种涅未卡帕状态，成道的玛居卜仅仅享受无限喜乐，仅此而已。他们同帕若玛特玛融为一体，体现至高的知识喜乐能力。但其自我意识仅仅涵盖对大我的意识，而非对宇宙及其心、精、浊三界的意识。所以他们意识不到宇宙，无法使用在成道状态获得的无上知识喜乐能力，因而不对世间其他人提供服务。

（二）**撒里克-赛古鲁**像玛居卜一样证悟成道，但二者状态的区别在于，玛居卜意识不到其身体和宇宙，撒里克-赛古鲁则完全意识到其身体和宇宙。赛古鲁从最高的知识喜乐能力状态下，又用人身履行对世界的职责，也就是让别人像他那样“体验”。总之，玛居卜因对宇宙没有意识，而仅仅享受极乐状态，无法使

用所获得的无上知识喜乐能力；撒里克对宇宙有充分意识，也有责任让别人像他自己那样“体验”与证悟，因而充分利用其（像玛居卜那样在极乐状态获得的）至高知识喜乐能力。

所以，玛居卜和撒里克都能够不仅像第六层面（由第六级台阶代表）的瑜伽士那样**看见**，而是还实际**同大知大乐大能状态合一**，获得对该状态的**真实体验**。一旦**通过跨越门槛，进入第七层面**——在我们的比方中相当于跨过台阶上面的门槛进屋，就获得对大知大乐大能状态（由房间代表）的真正体验，同无上知识喜乐能力（由挂在对面墙上的三件衣服代表）合一。再说一遍，瑜伽士仅仅看见光源，成道者玛居卜和撒里克则与之合一。第一类成道者玛居卜纯粹享受完美知识喜乐能力状态——在我们的比方中指处于挂在墙上的衣服状态。撒里克在进屋后获得（同三件衣服）合一，体验证悟并持续享受该状态，还能够下降，再用人身承担责任，把别人带向同样的至高状态。

你们看见的这个门槛是极乐状态与人类状态之间的交点。撒里克确立于这个交点，把那些为极乐状态和体验（这在跨越第六与第七层面界限时获得）做好准备者召集到他自己身边；让那些像玛居卜那样注定不下来（回到造物界意识）者留在第七层面状态；让那些他认为其责任是返回世间，像他自己那样带回特选者的人，演完其角色（总之是指他的圈子成员）。他自己在完成职责（让一定数量的人出离世界意识，给予他们终极体验，培养他自己的圈子）之后，就会退身，在第七层面的大知大乐大能状态休息，将责任托付给他为此培养好的圈子成员。如此继续下去。

从上述解释中你们可以看到：**真理**（极乐状态）就在你们背后，尽管你们世人不愿转身看，反而只是朝相反方向的摩耶看。不过，瑜伽士却**愿意**并确实精进努力去看背后的东西。他们也因这种努力获得某种回报——体验意识层面；最终看见光源——但即使对这种高级体验，也不建议没有古鲁帮助的行者去争取。那些有幸达到并进入第七层面者——当然这要通过古鲁帮助，跨过

所有台阶才能做到——不仅仅看见，而是实际享受那种极乐状态。这些人中，有少数可称之为撒里克的人，又从那种高位下降返回，随意升降。

因此，你们应当不懈地努力培养想见光源的热望，以便最终会赢得那个真知，达到那个永恒喜乐状态。为此目的，要获得一位成道古鲁的保护和适当指导，在他身边生活。这是最易最佳的途径。所有其他方法，诸如瑜伽、苦行、念名、持戒等个人自力途径，都太过艰辛，困难重重，乃至最后你们还是会被迫寻求成道古鲁的帮助和恩典。没有他的帮助和恩典，你们绝不会达到最高状态和真理目标。总之，**趁现在有条件**，你们要充分利用古鲁的指导，而不是等到**被迫**这么做，反正最终还得那样。

关于科学、进化与摩哈普罗来亚

师利结束这些精彩解释后，让人朗读《博伽梵歌》，特别是涉及对古鲁的信爱、喜乐和相关问题的章节。《博伽梵歌》中的阐释和比喻确实很美。从这个话题转到一般性议题，师利继续说：

当今的科学家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理论，即一切事物最终都将恢复到原子状态。因为该理论将得到证实。此外，如下理论将不仅在逻辑上得到证明，而且会实际上证明：树的“根”（基或足）在顶部，“头”在根（底部）。

之后师利就海洋、恰塔尼亚和水滴做了一些解释：“由于恰塔尼亚在真理海洋里产生，水滴形成；若干——实际上无数个——这样的水滴形成波浪，若干波浪继而形成浪潮。换言之，恰塔尼亚（生命、觉识）开始时，与原子（石形体）认同；从此逐步升至植物界，采用植物形体，然后升至动物生命形体。最后采用人类形体，从此又继续前进。恰塔尼亚在植物状态时，生长是从颠倒、相反方向，头朝下开始的。”整个过程中，师利通过举起又放下用于写字讲解的石板来具体说明：

“在这个当口，恰塔尼亚从垂直（倒置）姿势进入平卧状态时，受到震惊。又以（四足）动物形体——首先头朝下，用短前足，逐渐头朝上，用变长的前腿——重新缓慢站起。最后，恰塔尼亚采用（能像人类一样站立的）猿猴形体。”师利继续说：

随着这些和其他很多类似理论被证实，奇迹将会发生。一个大奇迹将会发生，全世界都将陷入动荡。因为现在正值一个（以普罗来亚告终的）“劫”⁹末；在此期间，将发生某些变动。这种普罗来亚在过去无量年代曾发生过无数次，在以往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阿瓦塔就像极乐（真理）海洋里的水滴。每一位作为单独水滴，在若干时代之后来临的阿瓦塔，虽与其他阿瓦塔互不相涉，但每一位都知道“我是无限的。”就这样，内化与进化彼此跟随，全都产生于恰塔尼亚，经过无数时代之后达到最高状态。再说一遍，在无数的这种“原子”——也就是全都与海洋一体的阿瓦塔——出现之后，摩哈普罗来亚就会发生，之后又一次摩哈普罗来亚，再之后又一次，如此等等。但这一切的意义是，古往今来的不同阿瓦塔，甚至相继发生的摩哈普罗来亚，其实都是同一个，也就是说，都是同一个真理海洋中的水滴，都是同一个光源的光线。

⁹ 注：按印度教宇宙论，普罗来亚（Pralaya）通常指一个劫（kalpa）结束时发生的毁灭，一劫长达 43.2 亿地球年。“摩哈普罗来亚”通常指每隔 311.04 万亿年发生一次的溶解。

第四十三讲

1926年11月28日 周日 罗纳乌拉

【本讲来自当天另一份手稿，内容似乎主要是上一讲的延续。我们再次发现，巴巴在此同满德里共度一段悠闲时光，满德里也显然很享受假日气氛和这个山脉胜地的秋日风景。——编者】

阳台茶话

师利罗摩克里希那是成道者，许多跟随者虽然对此并不真正知道，也无从验证，但却仍然接受并相信他是神的化身。他们只有盲目的信心，盲目的信仰，没有任何让心灵或头脑满意的证据。这是因为那不为智力所及的真理实相，显然是无法向凡人的有限智力解释的。

师利罗摩克里希那的证悟体验是由托塔普里赐予的¹⁰。就像师利巴巴由马哈拉吉带回那样，他也是由一位女圣人带回造物界意识的。他在长达13年的下降期间不得不经历怎样的困难——也像师利巴巴那样！

之后又回到瑜伽士话题，师利重述昨晚的解释。特别用了两人造访纳伽（一人步行、一人坐车）的比喻。前者要花很长时间并且十分辛苦才能完成旅行，后者却轻松愉快地迅速抵达。可把一个比作常规旅行的凡人，把另一个比作拥有并利用高级能力的瑜伽士。但为了获得体验，二人都必须旅行到纳伽。与之相比，一位赛古鲁想体验远处的事物，则不需要去那里。因为他已经无

¹⁰ 注：托塔普里（Totapuri）是来自旁遮普的不二论大师。1864年在达克希涅斯瓦（Dakshineswar）遇见罗摩克里希那，相处11个月，将涅未卡帕三昧（成道）体验赐予罗摩克里希那。

处不在。他想要什么的时候，只是成为那个地点、事物或体验。换言之，赛古鲁无需像瑜伽士那样，离开自身去看事物或地点，因为他实际上就是所看的事物本身。不必像瑜伽士那样费劲努力或使用能力。

瑜伽士使用的能力

电渗透我们周围的空气。空气里有多层电，一层里又一层。瑜伽士使用能力时，利用里面第三层无限电源。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呼吸，将自身里的第三层有限电源与空气里的第三层无限电源结合；这两种能量的结合让瑜伽士能够实现所要结果。他通过瑜伽修炼将有限和无限两种能源结合之后，只要想一下就有结果。通过这种方法，他能够起死回生，知晓他人的心，看见远方事物（比如从印度看见美国）等等。也就是说，瑜伽士如果希望，比如让死尸复活或坐在印度看美国的风景地点，他只需通过瑜伽修炼将自身里的电源与外部（空气中）的电源结合起来，想想心中的具体愿望，目的便达到。与之相比，赛古鲁则不必像瑜伽士那样通过呼吸控制来运用能量；他只要想一下，愿望即可实现。对于赛古鲁来说，这两种情况——死亡还是活着，在印度还是美国——都同样虚假，因为对他而言，两者都纯粹是梦幻。具体情况是这样还是那样，对赛古鲁有什么关系？一切都如他所愿。瑜伽士的情况则不然。对瑜伽士来说，两种情况都真实，因此，要把一种情况改变成另一种，就必须付出努力——瑜伽、修炼、静心等等。如下图所示，尽管瑜伽士获得的能力无疑是巨大的，但毕竟只是“光线”，而不是“太阳”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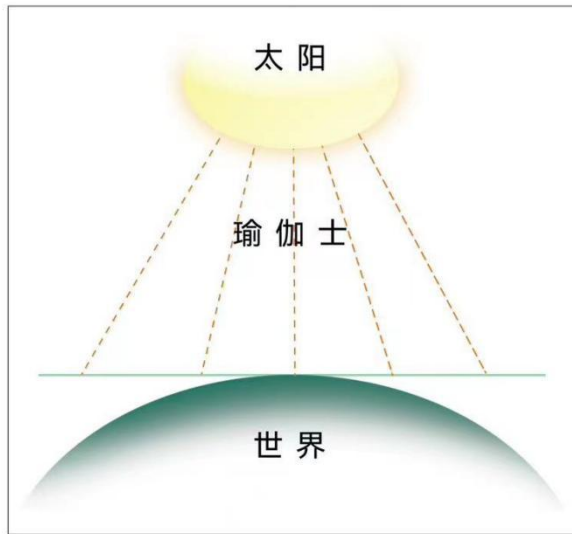
如图 27 所示，瑜伽士已经赢得比凡人更靠近太阳的位置，所以吸引到太阳的某些光线（能力），并且根据需要来使用。但这些终究只是光线而已。而赛古鲁已经超越瑜伽士状态并与太阳本身合一，因而从（与太阳合一的）最高位置俯视，无论对下方

世界有何意愿都能实现。对赛古鲁而言，“哪里”——无论这里还是美国——都无关紧要：全都一样。因为他不体验差异，也没有困难。只要想一下，投去目光或心光——在这个行动中，他所希望的一切就都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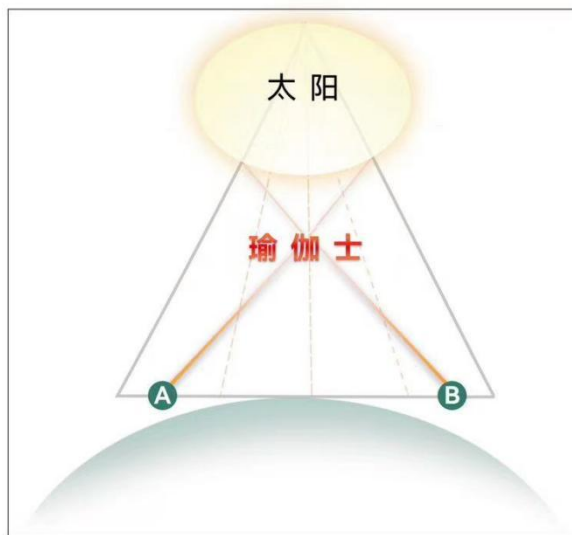
像这种来自证悟状态成道者的解释，怎能给予智力有限的凡人？是不可能让这种人明白的。为了让你们这些凡人略知皮毛，成道者不得不使用人身及其有限的智力和能量状态。但即便是成道者，怎么可能在那种有限的状态和身体中，用有限的表达能力和解释方法，来解释那无限的东西？说实话，你们对此毫无概念。

再打个比方：狠狠拧一下，或者更好是蝎子蛰一下。一个人真能对别人解释那种感觉——那种灼烧疼痛吗？不能。至多只能通过扭动身体和奇怪手势，试图传达当时的感受，然而听者对他的这些努力还是不明白或满意。最终双方都会厌倦，放弃说或听。“体验者”唯一能让人信服的做法，就是让对方实际体验其试图解释的东西——狠狠拧他一下，或拿蝎子来蛰他。不过，获得这种体验的前提是时机必须成熟。必须在那时。不能提前或推后给予这种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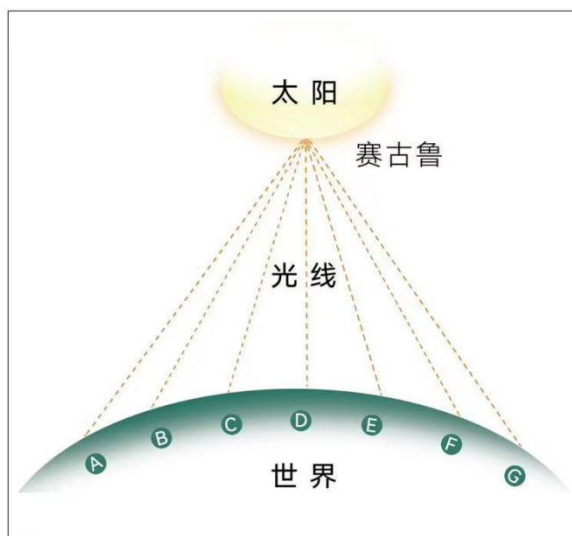
图27
太阳和光线：神圣能力和瑜伽能力



赛古鲁与太阳合一。瑜伽士处于阳光洒下的中间地带。凡人则接收射到底部世界的阳光。



要把A变成B（反之亦然），处于比凡人更靠近太阳位置的瑜伽士，吸引光线并使用之。



要把A变成B（或C、D、E、F、G），赛古鲁只要想一想，“投去目光或心光”：因为对与太阳合一的赛古鲁而言，世上一切事物都在同个层面。

第四十四讲

1926年11月29日 周一 罗纳乌拉

【《联合日记》1926年11月29日记述：

“师利今天上午乘车赴塔勒岗，愉快地访问了拉姆玖和伽尼医生的面粉厂……汽车驶近卡拉村时，洛哈加德堡和维萨普尔堡映入大家的眼帘。

“巴巴指着古堡（通过手势）说这些都属于希瓦吉多次战役时的‘游戏场’。随后话题转到圈子问题，以下是巴巴授述的要点。

“人死离开浊体后，采用另一具身体，但这与之前的身体很不一样。没有任何灵魂在成千上万次转世中采用两个相似的身体。但这项法则也有例外。一个人进入圈子那一生寄居的浊体，在他获得完美的那一生将会重复。圈子一旦组成，圈子成员通常在二、三或四百年之后达到完美。在此期间，他们用适合其命运（即圈子形成后保留的业相）状况的不同浊体，在地球上再经历两三次人生。不过，当获得完美的时间到来时，他们采用的身体在体格和容貌上与进入圈子那一生完全一样。因此，希瓦吉和圈子成员就是由图克拉姆和罗姆达斯在希瓦吉那一生组建成圈子的。当前是他们获得完美的时间。

“希瓦吉现已在美赫巴巴的形体中获得完美，所以美赫巴巴和希瓦吉在容貌和体格上十分相似！”

两天前巴巴曾提到，将讨论希瓦吉和圈子这个话题。最近发现的手稿证实，如下谈话是巴巴在27日而非29日授述的。希瓦吉同罗纳乌拉的历史联系，无疑说明了巴巴在此地逗留期间多次谈及该话题的原因。——编者】

信神

相信神并且说神存在——这不构成欺骗或虚伪。不过，未证神却妄称“我是神”：这样做的人确实是欺骗。

所有的信心都建立在智力的基础上。没有智力确信就不会有信心。

无法通过有限受限的智力来理解那超越智力、无限无量的东西。

要想理解无限无量的东西，或至少对此有个理性认识，就必须首先假定有这些，假定无限无量的东西确实存在。可以说这包括了定理的论据。毕竟我们不知道神是谁、神在哪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是否真有神！但要对神及其工作有所了解（如宗教书籍解释或智者开示的那样），我们就必须首先理所当然地相信有神，有神这种存在。有了这个出发点和信念，我们开始寻神。

世间大众并不真正相信神存在。他们只是畏惧神，将神视为某种惩恶扬善的未知神秘存在。他们与其说畏惧神本身，不如说畏惧神创造的地狱惩罚。因为倘若他们真的信神，认为神真实存在，倘若他们真的怕神，那么其行为表现就会与现在大不相同——充满不诚、邪恶等等。如果大众真的对神有任何畏惧，他们就会保持警觉，不去做任何会让祂不悦的事。

如果大众真的相信神存在，他们就会立刻开始寻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因为对神的爱到来，对神的畏惧就消失；爱到顶点时，爱者发现自己即是至爱。

不相信神存在的无神论者不会进步。假如所有的人都接受无神论，就不会在成道路上有任何进展。不过，对一个接受成道者给的理性知识后依旧坚持无神论的人，却不能指控他欺骗；事实上，这种知识能够让这样的人朝着证悟真理的目标前进。

意识状态与业相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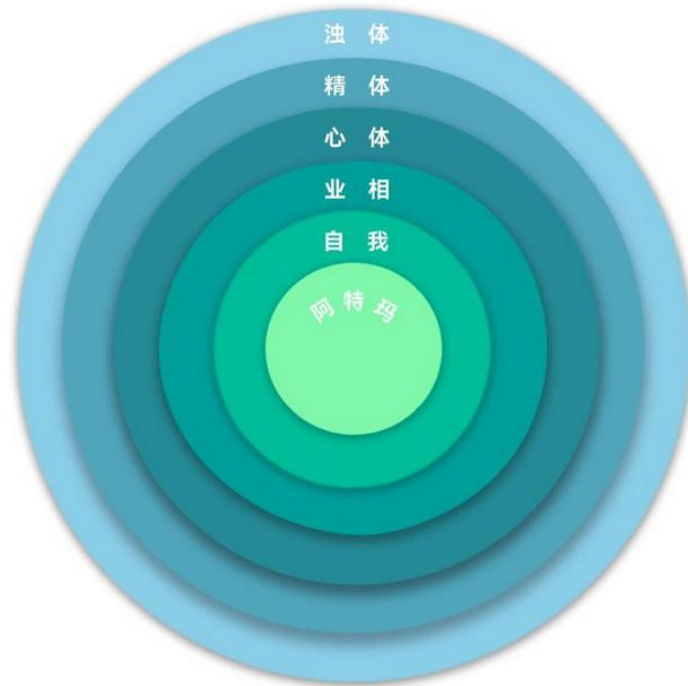


图28 人的组成部分

凡人由以下组成：

1) 阿特玛 (Ātmā)；2) 自我 (jīvātmā)；3) 业相 (sanskara)；4) 心体 (kāraṇa sharīr)；5) 精体 (sūkṣma sharīr)；6) 浊体 (sthūla sharīr)。

其中，阿特玛属于最高状态。我们所谓的“自我”是通过业相赋予阿特玛的。换言之：

自我（吉兀阿特玛）=阿特玛+业相意识。

(1) 在酣眠状态和意识不到自身存在的吉兀阿特玛是神。

(2) 在酣眠状态但却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吉兀阿特玛是赛古鲁。

(3) (在静心中) 醒着但却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吉兀阿特玛是瑜伽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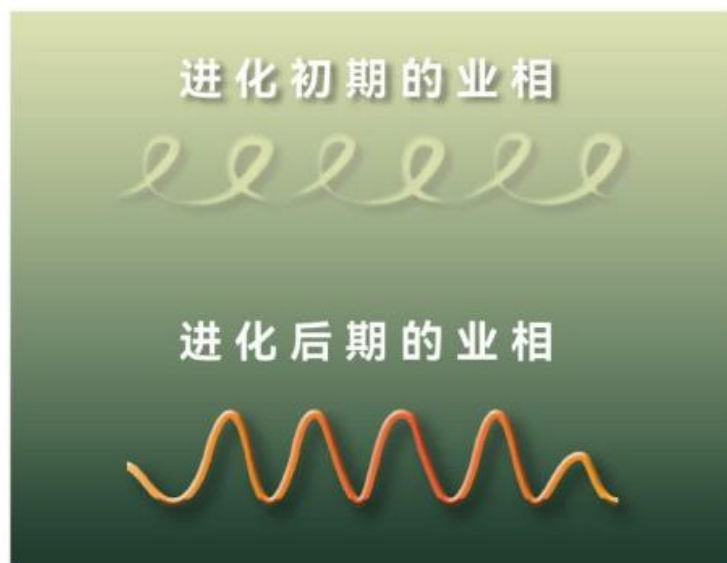


图29 进化始末的业相形状

起初，在进化之始，业相呈盘曲形——如图 29 顶部所示。

这些印象最初出现时极度微弱。随着逐渐地（通过从石头、植物、动物到人类形体的进化过程）发展成心体，这些业相呈波浪形——如图 29 底部所示。

蛇及蛇咬：就是心中这些业相的形状。

由最深最坚固印象构成的浊体，总是精体的精确对应；也就是说，心、精和浊体是根据和依赖业相而形成的。要获得阿特玛状态，就必须超越自我。即使瓦隶、圣人和大瑜伽士也都保留着自我；因此依然不完美。

每个人从心到精、从精到浊的业相，在形状上通常相似，也就是盘曲形或波浪形；但是颜色却不同，多种多样。

你做梦时，浊体消融于精体，在酣眠状态熟睡时，精体消融于心体。在酣眠中没有知觉、没有感受、没有任何类型的体验，心体却依然存在；过些时间，心体重新出现，（可以说）再次进入精体和浊体醒状态。

这种体验你们人人都有。同样的体验将被给予整个宇宙，给予众生，一次一个。整个宇宙的所有精体和浊体将被吸入心体——这将通过让宇宙进入酣眠来完成。这意味着，随着宇宙消融于酣眠，一切现存的理论、信仰、发明等都将不被显现，可以说“去显现”；之后，那些尚未获得证悟体验者将重新醒来。他们醒来时，将发现自己处于跟进入酣眠时同样的状态，唯一区别是他们（重新醒后）的进化状态将符合（像师利圈子成员现在思考的这种）新理想、新信仰、新理论。一切旧信仰和理论都将消失、消除或者说毁灭。

这种宇宙消融是被称为“摩哈普罗来亚（Mahāpralaya）”的吸入。

希瓦吉和圈子种子

当前圈子的种子是数世纪前播下的。

大约四百年前，在希瓦吉时代，当时的赛古鲁罗姆达斯就播下未来新圈子的种子。参见图 30 的圆。圆心的点表示圈子首脑，圆周上的点表示圈子成员。师利也以同样的方式，已经为将来的新圈子奠定基础并播下种子，这将在四五百年后完全显现，为世界所知。

圈子首脑和成员在这次显现期间采用的精体和浊体，将与他们在种子播下时的形体相同。因此，师利有着与希瓦吉相同的体形、个头、身材等等，现在的显现就如希瓦吉时代播种时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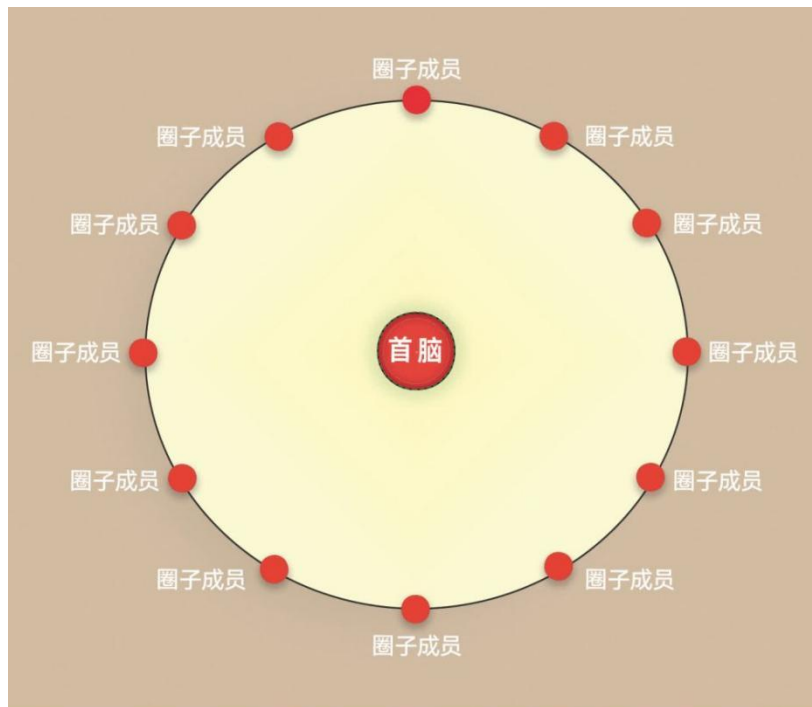


图30 圈子、首脑和成员

确信类型

前面讲到，所有的信仰都基于智力，没有智力确信就不会有信心。我们再回顾一下个人的构成：1) 阿特玛，2) 自我，3) 业相，4) 心体，5) 精体，6) 浊体。如前所述，

(1) 在酣眠状态和意识不到自身存在的吉兀阿特玛是**神**。

(2) 在酣眠状态但却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吉兀阿特玛是**赛古鲁**。

(3) (在静心中) 醒着但却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吉兀阿特玛是**瑜伽士**。

假设甲是意识到心体的人，乙是意识到精体或浊体的人。甲能够通过心和发达的精神能力让乙相信他(甲)的优秀。

我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把智力确信传递给世人。也就是从知道者传给不知道者。此外，这些智力确信将由证据所伴随。

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纯粹把智力确信建立在科学、科学研究及科学知识基础上。他从未想到甚至梦想过上帝之手会参与该过程！

第四十五讲

1927年1月26日 周三 美拉巴德

【上一讲与这一讲时隔近两个月。这期间巴巴从罗纳乌拉前往孟买逗留了20天。但令所有人惊讶的是，1926年12月24日，巴巴又回到美拉巴德，恢复了在那里的活动，将注意力转向建立医院、药房，特别是一所新的运作规模比以前更大的寄宿学校。美拉巴德埃舍在似乎全面停滞之际重焕生机，标志着“第二次长居”的开始，这持续到1928年5月巴巴将包括学校在内的埃舍从美拉巴德迁往托卡。

同时，1927年初还迎来另一个重大变化：美赫巴巴放弃使用粉笔石板书写，改用字母板。本讲内容就是巴巴首次通过这个新媒介授予的。——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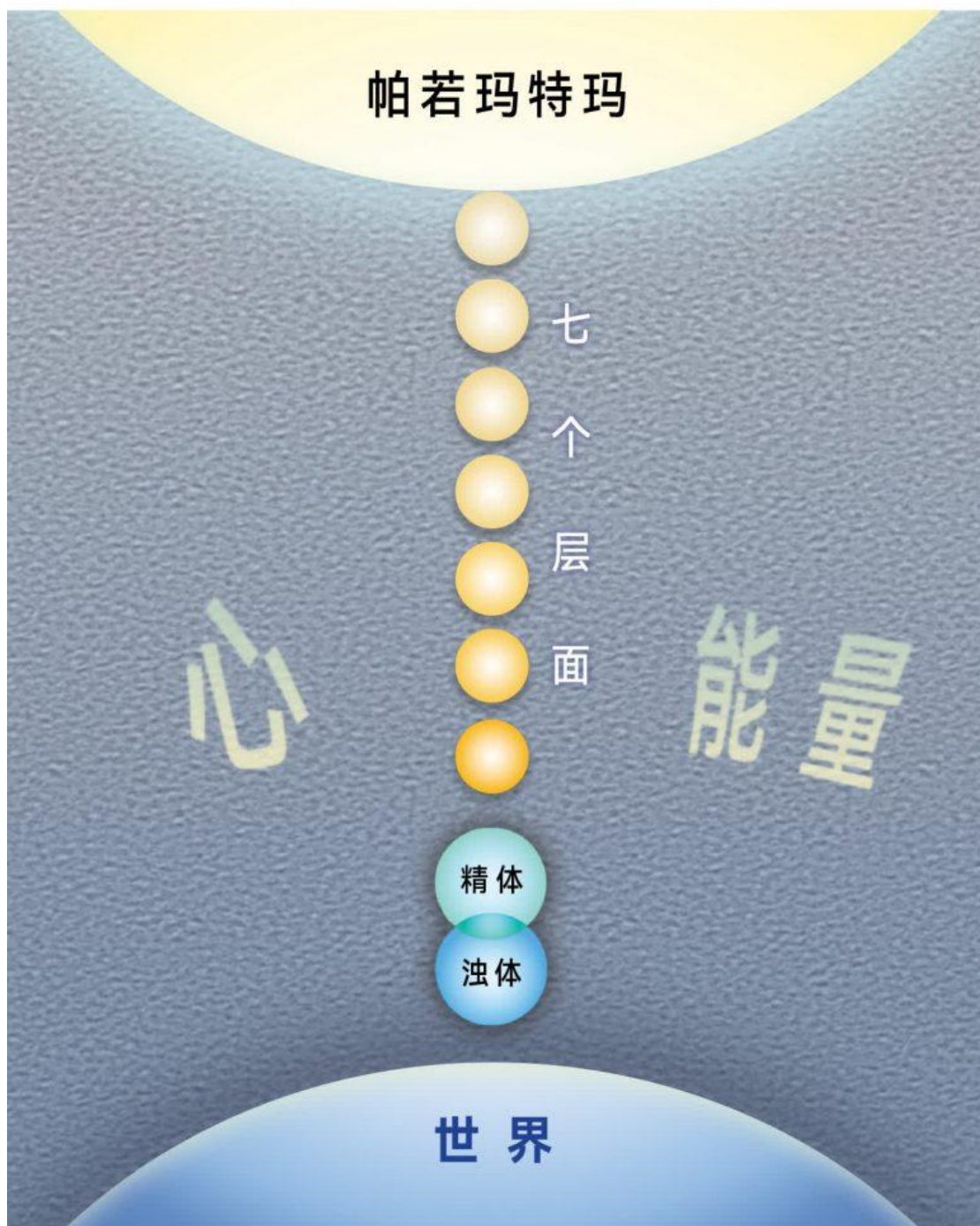
人类存在的运作

如图31所示，人类存在由以下组成：1) 帕若玛特玛，2) 层面，3) 心，4) 能量，5) 精体，6) 浊体。

在凡人存在的“运作”中，心借助于能量，通过浊体享受世界。就行道者而言，这个心又借助于能量，通过精体享受不同层面。

心跨越七个层面，与真理合一。在这个最高状态，没有层面，没有身体，没有世界，心本身转化成真理本身。只有在这个状态，人才获得完美。只有在这个状态，欲望才消失。

图31 人类存在的组成部分



第四十六讲

1927年1月27日 周四 美拉巴德

【随着美赫巴巴重返美拉巴德定居，每逢周日和周四（古鲁日）都有大批访者涌来；这次还包括一位来自拉乎里的大瑜伽士，据说已有300岁！当天巴巴授述如下语录。——编者】

弃欲静躺

放弃世界及牵挂，伴随圣人。安静躺着！

不想世界不思神。惟此方能见道成神。

——哈菲兹

可有谁真想这样做？世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沉迷于世俗摩耶，即便为了见神，也不愿彻底割断世间牵连！对他们来说，世俗牵连无疑是头等大事；别的一切，甚至达善访道，都是次要的考虑。

以士兵为例，他们为满足物质欲望——每天两顿饱饭和衣服之微薄报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但他们却不会为成道哪怕连续断食两天！对这些士兵和其他世人来说，一天有两三顿饭填饱肚子就是一切。不然就活不了。为维持生活，他们会不顾性命去赴死，却压根儿不去考虑灵性进步或将来救赎。首先每天两三顿饭一定要吃；之后再谈其他事情。

不过问题来了：倘若人们照哈菲兹的话做，放弃一切，闲躺着无所事事，那怎么养活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对问题本身的质疑：干嘛人人非得吃饭？任身体受苦死掉，任其毁灭；之后用另一个身体重生。一遍遍重复该过程。但是不要放弃那种状

态，那种坚定态度。保持安静，不思神也不想世界。放心吧，神会来找你的。神像女人那样脆弱心软，虽然一开始对你的痛苦和哀求不闻不问，可当祂注意到你不畏艰险，下定决心要见祂时，最终祂一定会降临找你，届时你便如愿以偿。但这需要真正勇气和准备好放弃一切物质事物的坚定决心——把这些物质的东西真正烧成灰烬！

我刚才讲的是最佳道路之一。不然的话，与世俗事务保持这样那样的联系和纠葛，根本就行不通，只会让你原地踏步。

因此像耶稣这样的伟大阿瓦塔才说：“变卖一切，跟随我！”

哈菲兹的话也异曲同工：“所以要尽你所能，远离这个物质摩耶。把它赶走！”

第四十七讲

1927年2月6日 周日 美拉巴德

【建设新中学的计划正快速推进，成为巴巴和满德里讨论的主要议题。“今晚普纳有人来访，他们走后，又有纳伽的四名重要官员来到……”官员获悉办学构想后，都感到惊讶和钦佩。“他们离去后，师利用优美的比喻，就瑜伽士和赛古鲁的能力、神圣合一、返回造物界意识及相关问题做了精彩解释。”——《禅吉日记》】

瑜伽能力

瑜伽士使用的能力来自空气里第三层无限电源。与之同时，瑜伽士通过呼吸控制等方法，利用体内第三层有限电源。通过结合这两种能量来实现所要结果。瑜伽士将有限和无限两种能源结合之后，只要想一下，就得到结果——比如起死回生，知晓他人之心，知道过去或未来，看见远方事物（如瑜伽士在印度看见美国），劈碎石头等等。

例如，假若瑜伽士希望让死尸复活，或者身在印度却想看见美国的风景点，或者想把硬石劈成碎片，他怎么做？只需用瑜伽方法接通外部（空气里）的电源，把这两种能源结合起来；然后想一下要什么，他所期望的结果便随之而来。我们在此描述的能力，以凡人的能力来衡量，确实可以算作巨大；但这些能力与真理毫不相干，真理远远超出此类任何事物。

可把这种瑜伽能力比作有色眼镜。有色眼镜只能让眼睛把白色甚至无色物，看成有这种或那种颜色。假设一只瓶子或杯子在凡人眼里是白色的。瑜伽士使用能力，就好比有人给你戴上有色

眼镜，让你把白色瓶子或杯子看作别的颜色。换言之，瑜伽士的能力类似于有色眼镜。事实上，这两种颜色——原来的白色和瑜伽士向你展示的其他颜色——都是假的。因为你看见的一切，这整个宇宙，都只是一场梦。既然瓶子本身的存在也只是表面的，不是真实的，那么在你眼中它是白是红又有什么区别？赛古鲁知道这一点，了解事实真相，决不会给凡人戴上有色眼镜；反而会摘掉他们的虚表眼镜；揭露并消除有关杯子或瓶子存在的错误观念，向他们揭示，所有这些——不仅杯子瓶子而且整个宇宙——全是乌有。赛古鲁向你揭示你自己的真光，也就是至朴无色的真理本身。

再打个比方。正如魔术师在你眼前似乎把纸板变成瓶子，同样瑜伽士也用高级能力使你看见与实际完全情况不同的事物。既然纸板和瓶子都是假的，不真实存在，那么在你看来是这还是那，又有什么区别？不管用何种方式看，看起来如何，看上去像什么，也都仅仅是幻相。赛古鲁不会通过施奇迹来吸引世人的赞叹，那等于把一个事物变成另一个。相反，他们会向你展示并且教导你，你所看见的这两个相互转化的事物——实则所有一切事物——都不过是乌有。除了真理之外，一切都是虚假存在。

再假设有人需要看见或体验纳伽的某事物。鉴于他所在的美拉巴德与市区相距甚远，那么该如何满足这一需求？显然他必须设法去一趟。如果徒步旅行，他就得像乘不起车的凡人那样，用很多时间和精力走到那里。与之相比，有能力和条件的瑜伽士则能乘车旅行，因此完成纳伽之行的难度和时间要少于凡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去那里；必须旅行。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瑜伽士与凡人的区别在于：瑜伽士享受汽车运送，凡人只好满足于用双腿。然而不管怎样旅行，“在美拉巴德”和“在纳伽”这两种状态都是假的。两者都是梦。在这种情况下，赛古鲁会怎么做？他会发现自己既不在这个状态，也不在那个状态；倘若涉及到这

些状态，他则同两者一体。因此他哪儿都不用去。他坐在所在之处，必要时从那里看见和体验。

合一状态

在那个最高状态，你证悟到你所看见的这一切都是乌有。只有一个永恒极乐（Paramānand）海洋，成道者完全与之结合，以至于对宇宙甚或自己的身体都没有任何意识。只有从成道状态重新下降时，他才知道自己在这里、在那里、无处不在——在每一粒微尘里。此前，在成道状态，他说：“我是一切。我是海洋。”但在赛古鲁状态，他在每一粒微尘里看见自己：“我在杯里，我在瓶里，我在鲁斯特姆里，我在贝拉姆吉里！我在每个事物里，在不同的形体和地方；我无处不在！”他说，“我能亲眼看见，如同一个透过各种有色眼镜看见自身形象的人；比如，这个人透过绿眼镜看见自己是绿色的，透过红眼镜看见自己是红色的，等等。可尽管有这些不同的颜色，但唯一大我却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颜色，也就是形体。无论在哪里，大我都是一样。”

尚未成道的泡沫宣称，“我是泡沫。”但合一后却说：“啊，我是海洋！”从成道状态重新下降，在每个泡沫里以及海洋本身，看见自身形象。在万物万处，都是祂、祂——在水滴里，在泡沫里，在波浪里，以不同的大小、形状和形体：祂、唯有祂遍在。

随后有人问：“你们赛古鲁为何让弟子缓慢地逐渐前进，而不是立刻提升他们成道？”师利回答：“因为我要是这么做，你们就会在大我证悟中失去意识，呆在玛居卜状态，无法下降回来。这不是你们应该达到的终极目标。”

师利指着一个手固定在吊带上的满德里，比喻说：“你说这只手是你的，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的身体还有别的部分。但与那些完好部分不同的是，对这个受伤的部分你必须单独处理。你有义务给这个部分适当的治疗、药物和一切必要护理，使之恢复

健康，像身体其他部位那样。以同样的方式，你们也都是唯一真理整体的不同部分；但你们都有病患和缺陷，就像上述受伤的手。为了使作为整个伟大真理部分的你们，像其他部分一样健全完美，我只好让人打铃，召你们来此听这些教诲，引导指示你们，对你们的身心进行适当训练，以便所有的不同部分都在成道之路上尽可能协调一致地工作。”

第四十八讲

1927年2月11日 周五 阿库纳

【《联合日记》用近十一页记述了这天有关巴巴弟子查干的一幕。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查干出身婆罗门，在阿美纳伽郊区丙伽长大。1925年开始跟随美赫巴巴——自身宗教外的古鲁。这时，童婚的媳妇已成年，她家人催逼查干离开巴巴身边，履行对妻子和家庭的义务。

巴巴之前特意指示查干：“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我，即使我叫你离开。”这天查干应邀到阿库纳村参加妻妹苏玛缇的婚礼。巴巴也应查干邀请，同满德里一道步行前往，同时警告查干：“记住，当心！”但在婚礼上，巴巴遭到查干亲属极粗鲁的对待，查干也因跟巴巴的联系而挨骂。最后巴巴离开，叫查干留下——这是巴巴考虑到查干亲属，给他的“命令”，不是真要他听从。查干虽然明白这一点，却屈服于亲属的坚持。巴巴失望地离去。当天消息传来，查干后来找到村长，脱下衣服，只穿腰布出走。巴巴立即派人搜寻。

事实证明，查干已经决意自杀，但是听到一个“神秘声音”叫他停下，遂放弃这个企图。之后不久满德里找到他，带回巴巴跟前。巴巴原谅了他。之后，查干和媳妇分得美拉巴德的一个房间，居住下来。

本讲似乎是巴巴在这繁忙的一天授述语录的汇编。——编者】

真理之道非玫瑰花床

一大早，师利从美拉巴德前往阿库纳出席查干妻妹的婚礼，亲临祝福新婚夫妇和双方亲属。在动身之前，巴巴说：“满德里

当中没有灵性道路所要求的真男人。我是说这条道路（ĪSHVAR MĀRG）充满千辛万苦，即使铁石心肠的汉子也极难在考验中坚定不移。”

师利的这番话是对查干的提醒，鼓励他在即将到来的考验中要站稳立场。然而后来，在同满德里一起从阿库纳徒步返回的路上，巴巴进而谈到婚宴上发生的事情和查干令人失望的行为。

师利引用罗摩克里希那尊者和辨喜生平中的事例，解释说作为罗摩克里希那的圈子成员，辨喜其实是从父母家被古鲁强行拖走的。辨喜父母把儿子拉到他们一边，希望他卷入本会让他堕落的物质世界。因此，一边是亲友试图把年轻的辨喜拉进物质世界，一边是大师古鲁努力把他吸引到灵性世界。辨喜属于罗摩克里希那的圈子，因此必将证悟——哪怕必要时被强行证悟。这是因为灵性大师的圈子成员就是在地球另一端，古鲁也会像对所有圈子成员一样密切注视着他们；时机成熟时，就把他拉到古鲁身边，即使有违圈子成员本人的意愿！在这个问题上圈子成员没有选择。他即便是个卑鄙下流之徒，最大的无赖和罪人，也注定证悟成道。这是圈子成员的情况；别忘了，这些人跟大师有过很多世的久远联系。但其他人呢？一般大众呢？（包括大师在内的）圈子总共只有十二人，世上有亿万人口。倘若只有圈子成员入选成道，世上的芸芸众生怎么办？难道他们没有比维持现状更好的结局？他们也有望成道吗？如果有，何时，如何？师利继续解释：

不过，在认真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最初讨论的话题（真理之道非玫瑰花床），让这些话在我们耳边回响，再接着谈。不在大师圈子的人类大众，处境跟我们刚才讲的情况相当不同——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他们即使最热切最真诚地希望在灵性追求中“有一席之地”，也注定要经历多年的严峻考验；即便如此，相比其宏大志向，他们的收获也微不足道。为什么？因为如话题所示，我们所说的这条路线——真理之道——绝非玫瑰

花床，几乎无人承受住古鲁施加的严酷考验，更别说取得成功了。由于种种原因，一个接一个，全都失败了。

所以师利说，要坚定不移，紧跟古鲁，仅仅忠于真理事业。不要像风向标那样随风摇摆。在忠实拥护古鲁或真理事业时，敢于面对全世界的反对。不管面临什么困难，都不要离开他。摩耶的势力极其强大，有时候难以抵御，即使对伟大的英雄和真理战士而言。但尽管如此，也要坚如磐石，听任难以想象的困难狂风刮过而不为所动。永远记住：凡是走上灵性道路并真心渴望进步者，每一步都必须经历磨难。比如，当一个人希望臣服于古鲁时，一开始就遭到家人和社会反对。如果他成功克服这个障碍，又有财务问题来困扰他或者他的家人眷属。如果他通过这个考验，等待他的还有第三个挑战——让他丧失体能和心劲的身体疾病等等，没完没了。只有那些对物质摩耶心生厌倦或冷漠者，才能经得住这些逆境的考验。然而求道者仍在原地，离真理和成道远着呢。想想古鲁施加的可怕考验，就连最坚定的英雄也会转身逃跑。

就拿这个离你们很近的查干为例。他相当坚定地决心跟从师利，舍弃了其他一切；但实际上却违背了师利的一系列指示。师利叫他留下陪伴妻子家人，是为了让他能够遵守师利在动身去阿库纳前给他的指示。而最值得称许的是，他挺过了师利有意让他经历的考验。尽管如此，虽然他愿望良好，强烈希望在一切情况下忠于师利，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好还是坏，他最终还是屈服了。不该是这样，这不该发生。人应信守自己的诺言、决心、目标，即使这意味着对抗全世界。

你们知道高毗迁达的故事，他亲眼看见妻子跳楼死去。但甚至没有停下看她一眼，更别说受夫妻情分影响了，以免被物质摩耶引诱。因为他始终牢记古鲁的话、古鲁的命令：“跟随我！”他照办了，即使看见结发妻子当面为他死掉。这是真正男子气概，真正大丈夫。这样做的人有资格进入真理道路。这种钢铁意志，

这种坚定决心，这种硬心肠，这种强大精神，正是大师对弟子的要求。

关于今天上演的一幕，查干也许确实是出于真诚的动机；出于对师利的真心考虑；他也许发现自己无法忍受众亲属和对外人对师利和马哈拉吉的尖刻批评。但说到底，这些嘲笑、指责、毁谤算什么？对我们赛古鲁而言，都无异于麻雀叽喳，仅此而已。你们凡人也同样应该看淡世人的冷嘲热讽，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理会。对渴望进入灵性道路者来说，尤其应该这么做。

神离你近如影子却难以抓住

看看你的身影。似乎离你那么近，其实你与之无法分离。同理，神不但连着你，实际上就在你内里，与你根本分不开。你试试抓自己的影子。越想抓住，它就越闪开，你的每次新尝试都让它越难抓住。你跟随影子哪怕到世界末日，都不会抓住它。

如此近又如此奇，如此远且如此难，
神就是这样难以企及。

虽然祂总是离你很近、从不在外、超乎想象——因为祂其实就在你内里——但你却看不见，更别说抓住祂了。要看见并证悟神——不像人们想得那么容易。这意味着实际死去，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身体之于灵魂，如食物之于身体

一位满德里表示希望（死后）葬在山上，引起大家对处理遗体这个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另一名满德里说，他不在意死后尸体喂狗，因为以何种方式毁灭尸体，有啥关系？反正都是毁灭：这才是关键。土葬，火葬，（暴露在太阳下）天葬——都是不同的

毁灭方式，各有优点，但是火化最好。还有一位满德里说他愿意把遗体捐给医学院供学生解剖等等。

随后师利就身体保护话题做了详述：

我们为何要保护身体？纯粹是为了让它继续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人有用吗？为了该目的我们是这么做的？我们吃饭，排出废物。消化的那部分食物形成血液，随年龄增长使我们逐渐长大成人，直到最后衰老，死亡，丢弃旧身体，再用新身体出生。又重新养育（新）身体，衰老，死亡，将它丢掉。等等。换言之，我们吃食物是为了增强身体，很乐意地参与这个（饮食和强身）过程。也不会为以粪便形式排出的那部分食物流泪。难道我们会为自己拉出来的食物被毁而哭泣？根本不会。为什么？这种想法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不会产生。

那么，当只是灵魂食物的身体死后被丢弃时，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流泪哀哭？我们养育身体，仅仅将其当作滋养灵魂的食物。身体只是灵魂进步的工具，就像食物是身体生长的工具。当食物毁掉并以粪便形式排出体外时，我们从不会为失去这种工具（食物）而哀恸。那为什么要在身体脱落、消亡时，为失去（只是灵魂工具的）身体而哀恸？这种哀伤纯属愚蠢、纯属软弱。旧食物被消化，作为粪便排出后，我们会摄入新鲜食物；同样，旧身体毁灭后，我们会采用新身体。那干嘛要为这种自然法则和不可改变的东西哀泣苦恼？无法挽救，就得忍受。

第四十九讲

1927年2月13日 周日 美拉巴德

【据《联合日记》记述，这个周日上午，巴巴“对满德里阐释了心、业相和真理的运作。”全文如下。——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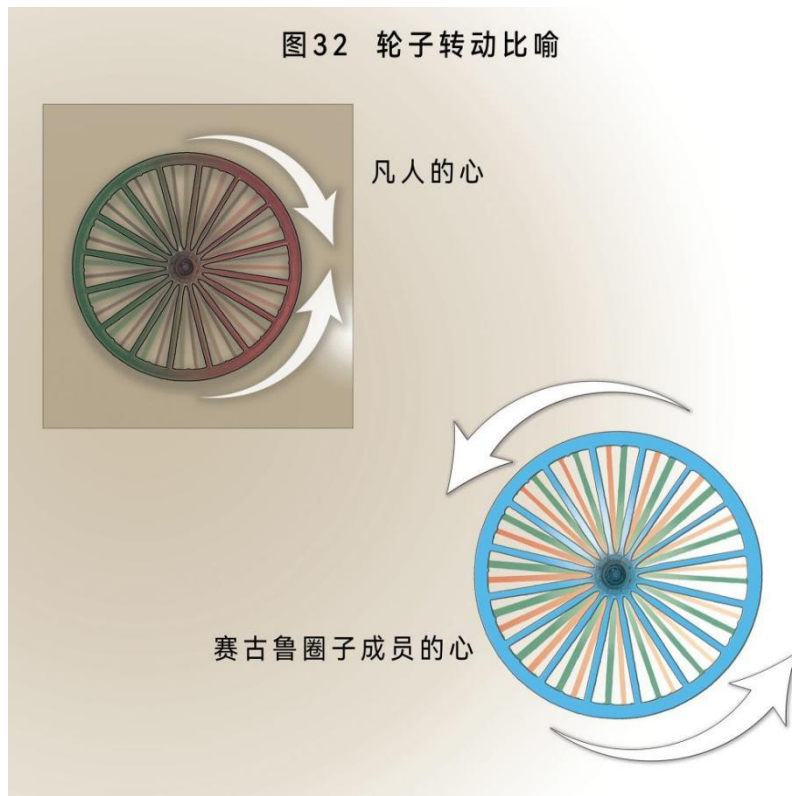
心与业相的运作

讨论从心的运作开始。心持续不停地运作。那么，驱动心的是什么？让心不停运作的又是什么？心的运作乃归因于业相的影响；心通过身体来消耗并制造业相——消耗旧的，制造新的。师利继续说：

一般来说，每个人过去的业相贮存量都极大，全部消除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就在你消除旧业相的同时，新的业相又通过你的每一个言、行、思被制造出来。

凡人大众陷入这个消耗旧业相又制造新业相的过程。但对那些圈子成员，赛古鲁则一边摧毁其旧业相，一边终止新业相形成；业相全部消灭的时候，也是立刻赐予成道的时刻。赛古鲁圈子成员的心好比单向转动的轮子，其运作只是为了消除业相。相比之下，凡人的心就像双向转动的轮子，比如钟表的来回转动的平衡摆轮。关键是只有彻底歼灭业相，一个人才有资格证悟。这是必要条件。

下面图 32 将圈子成员的心与凡人的心作了对照。



至于已经成道并且融入真理状态者，这样一个人首先对世界和心的运作没有意识。只有那些在成道后又回来履行职责的人，才知晓明白世界和心的运作。只有他们才能判断和识别高低两种状态。

成道者与凡人的这种区别可通过比方加以说明。假设给幼儿一面镜子。幼儿会怎么做？他会窥视镜子，对真实情况却懵懂无知，根本意识不到镜中反映的是自身影像，还会击打在镜中看见的陌生对手的脸。而感官发育成熟的成年人绝不会那样做。他看见镜子里自己的面容，知道那只是因为镜子作用才映现的影像。知道那个影像是假的，而自己才是真实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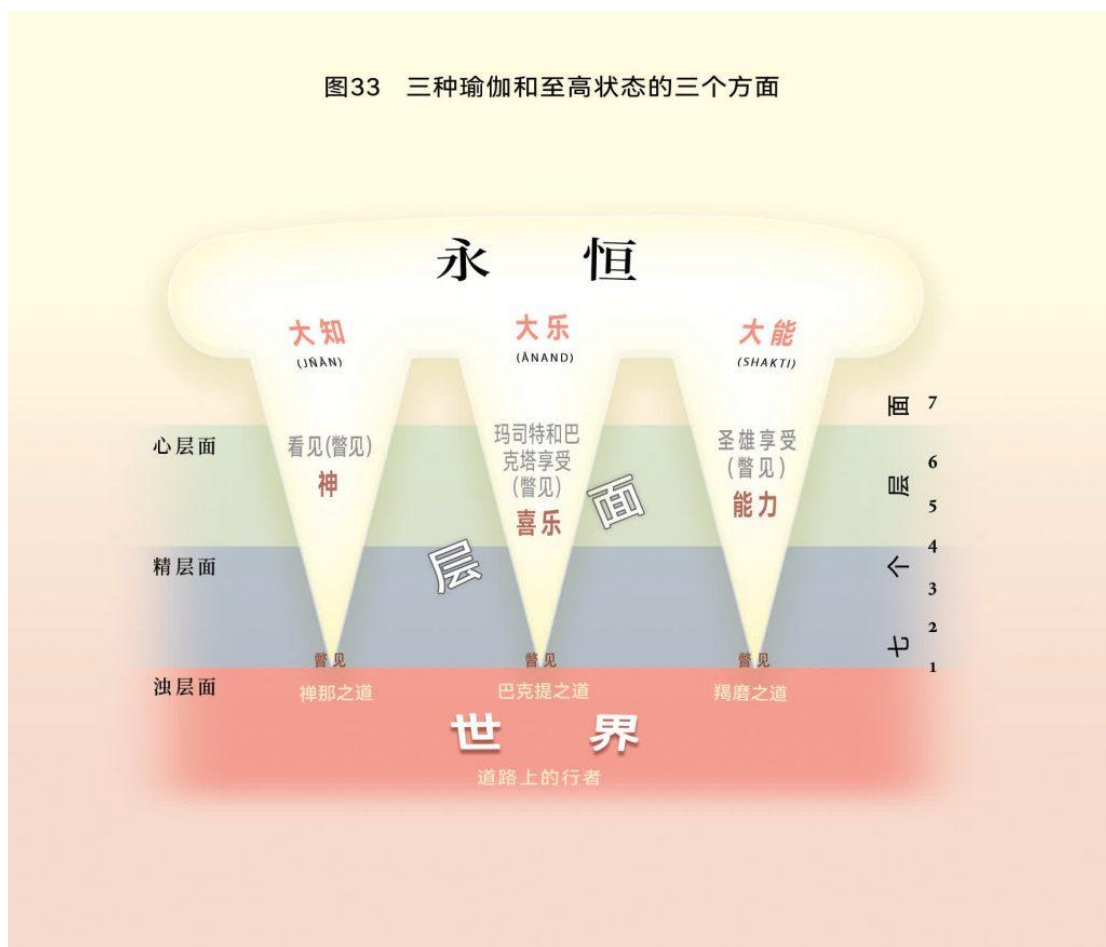
那些成道后降回世间履行职责的人，也同样轻易知道最高与最低两种状态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对与之交往的每个人的优缺点都一清二楚。

第五十讲

1927年2月22日 周二 美拉巴德

【下午2点，师利召集满德里，问道：“印度最糟糕的监狱是哪个？”有人答是古吉拉特邦的萨巴马提监狱，有人说是阿美纳伽地区的维萨普尔监狱，还有人认为是普纳的耶拉乌达监狱。对这一切，巴巴的回答是：“最大的监狱是人自己的浊体！”接下来解释了至高状态的三个方面——大知大乐大能。——《禅吉日记》】

巴克提、羯磨与禅那之道



一个人获得真理时，可以说进入了至高状态的永恒知识喜乐能力。大知大乐大能（Jñān-Ānand-Shakti）是至高的不同方面。

要获得这个至高状态及其永恒知识喜乐能力，求道者需要遵循三条不同路线，经过三个不同阶段。这些路线被称作巴克提瑜伽、禅那瑜伽和羯磨瑜伽。巴克提之道最终引向至高真理的永恒喜乐，禅那之道引向永恒知识，羯磨之道引向永恒能力。三个上升阶段是浊、精和心层面。如下所述，求道者必须经历和体验这些层面。

采用巴克提之道（奉爱之道）并且进入精层面者，偶尔瞥见（他穿过其光线的）永恒喜乐。但离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路。求道者达到心层面之前，必须跨越精层面，一旦到达心层面，便直接享受喜乐，尽管他尚未与之合一。求道者往往会长时间留在那种喜乐状态，享受至高的喜乐方面，却尚未成为喜乐。他依然是巴克提状态的巴克塔（爱神者）。

行走羯磨之道者沿着与上述同样的基本路线前进，但有一个不同：他在精层面偶尔瞥见至高状态的永恒能力，而不是像爱神者那样享受永恒喜乐。该层面的行者一般是（通过行动瑜伽）为国家提供了伟大服务的伟大领袖。这些羯磨瑜伽行者达到心层面时，成为（能够通过层面上获得的能力创造大奇迹的）圣雄（mahātmā）。

最后，追求禅那之道者会经历与巴克提和羯磨之道相同的阶段——除了体验永恒存在的“知识”方面之外。这些所谓的禅那瑜伽行者达到精层面时，瞥见永恒知识；继续向前进入心层面，便通过在层面上获得的知识（jñān）看见神的三重形体（trividh svarūp），亦即直接见神（sākṣātkār）。他们之前在精层面时，听见妙音、嗅到精香、看见普通感官看不见的美景。

从上述解释可以得知，这三条道路都通向同样的目标。遵循这些不同路线者体验同样事物的不同方面，直到心界为止。但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他们已经达到至高阶段——同永

恒存在合一。没有赛古鲁的直接帮助是不可能达到那个阶段的。只有达到了至高层面，才能与永恒的知识、喜乐和能力合一，尽管不同的路线可能已经引领他们“瞥见”这个最高位置。

关于业相

业相对行道构成最大障碍。每个灵魂背后都有大堆的业相，新业相时刻在添加。即使能够在三昧期间停止制造新业相的大瑜伽士，也发现自己无力清除过去贮存的大量业相。正是由于需要清理这些过去的业相，就连赛古鲁都需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履行赐予圈子成员证悟的职责，因为这些业相的彻底清除是无法快速完成的。

师利用优美的比喻进一步解释：

你要从愉快的驱车兜风梦中醒来，就需要老虎或恶魔之类突然出现在梦中，把你吓醒。醒来时你会发现，无论驱车兜风还是老虎突然出现都不真实。总之，要获得这种清醒认识，“老虎”必须出现，也就是说，你的业相需要逆转才能毁灭。

再打个比方，可把业相比作一大团乱线，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线团极难解开，有时根本不可能。你如果用蛮力，就有把线扯断的风险。但在完美状态，也就是如果完人重获正常意识回到世间的话，线必须保持完好无缺，不能断又不能有结。倘若随意把线一截一截扯断，甚至更糟——把整个线团烧掉，结果就是让成道者失去对世界的意识。这种过程让这样一个人成为玛居卜，因为原始的恰塔尼亚线毁坏了。

还要打个比喻：假设你把伞撑在头上，大喊：“哎，太阳在哪儿？给我看看太阳！”多么荒谬可笑！太阳一直在，阳光照着你和每个人——甚至就在你对全世界大声抱怨之时；可你紧紧握在手中的伞却不让你看见太阳。可把这把伞称作你的业相“伞”。正如你手中的伞不让你看见天上的太阳，业相也同样不让你看见真

理之阳。注意这个对照！相比普照世界的巨大太阳光球，小小的遮阳伞又算什么！然而这把伞确实挡住阳光，不让阳光进入你的视线。况且你用手把伞握得那么紧，需要精湛技巧和大量时间才能让你松开。其实这只有赛古鲁才能做到。愿赛古鲁帮助你们每个人通过绝对服从他的命令而松开紧攥的手！

第五十一讲

1927年8月10日 周三 美拉巴德

【上一讲与这一讲时隔四个半月，在此期间，新的美赫埃舍学校开学，从家属宿舍原址迁到美拉巴德山上的水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美拉巴德山成为主要活动中枢。与此同时，有很多新生申请入学。1927年7月3日，拜度带领14名波斯男孩返回印度。为美赫埃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继而促成12月底的灵性大爆发和1928上半年修爱院的创立。

在2月底到8月初这段时间里，巴巴继续时不时对满德里讲道；但不知何故，内容没有收录在《茶会讲道集》。巴巴在8月份授述的最后两篇涉及到重要的灵性问题和行道者的状态及体验。——编者】

戒律与行道者

对求道者（sādhak）而言，戒律（sharīat）是必要的。成功经过戒律之后，进入灵性道路（tarīqat）。但在这个阶段也必须遵守戒律。进入灵性道路之后，求道者成为行道者（rāhnav）。

在穿越行道阶段之后，进入知识（mārefat）领域。现在，已是瓦隶的求道者不必遵守戒律，但却仍在摩耶的掌控之下。

穿越知识阶段（这只有少数人做到）并进入真理（Haqīqat）领域之后，成为证悟者（Mukammil、Faqīr、Siddh），现在他彻底摆脱了摩耶，不受任何戒律束缚。

由此可见，求道者和行道者都必须遵守戒律。这些戒律根据求道者采用的瑜伽、修炼、道路而异。通过修炼和瑜伽，求道者

最多只能升到圣人（wālī）状态。但在这个关键时候，古鲁的恩典（Guru krupā、ināyat-e-murshid）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善果不靠精明或虔诚，

最好把一切统统交给神恩。

终极觉照无关任何瑜伽戒律。所以，为了达到终极完美，最好把一切都交给大师的恩典（听凭大师处理）。

总而言之，求道者需要修炼和戒律；圣人不受戒律约束，但却仍受摩耶掌控。只有达到真理状态者，才能摆脱一切的摩耶束缚和形式，因此可被称作完美。

石头到人的进化

人类代表一切众生中最高级的生命。只有在这个最发达的形体（人体）才能达到完美状态。

本初，存在（Sat）也就是真理（Satya）处于神圣状态。这是存在的最原始状态；但祂不知道自己和自身神性。想要认识自己的欲望（念头）把祂从无限原始状态拉入有限生命（jīv）状态。

这个有限状态始于原子（石）形体。在其采用的石形体里，觉识（chaitanya）仅仅呈现最低的程度。觉识意味着意识；它随着自知愿望将存在从无限状态带入有限状态。

从这个原子（石）状态前进，觉识的真正出现乃始于植物。从植物前进到动物状态，又继续前进，直到最终采用人体。在人体中，觉识得到充分发展。但是混乱也出现，因为生命忘记其原始目的——认识自身的无限性，而是殚精竭虑地认识其有限状态；所以说失败了，因为它总是为有限去奋斗，而放弃自身的永恒、无限、无上本真状态。

获得对这个有限状态何时与为何产生并强加于存在的知识，可以说就是完美。这发生在一个人证悟其原始神性（原始状态）的时候。

一切宗教和瑜伽的唯一目的，就是证悟这个完美状态。

但是作为凡人，（拥有完全意识能力的）存在却意识不到自身原始神性。因此凡人“耗费”这种能力，从而制造业相。存在作为人，越是体验有限和受限状态，就越是陷入业相的掌控：我们通常称之为“命运”（*nasīb*）。因而获得的这些业相，让人在有限状态体验苦乐艰辛。

海洋与船夫比方

我们用海洋及其波浪和水滴再打个比方。

假设海洋代表神。本初，海洋不知道自己——“我是大洋”；也不知道（也就是体验）其原始完美状态。

可把这个想认识原始完美状态的欲望（念头），比作产生泡沫的风（*havā*）。这个泡沫（对应原子形体）经过逐渐的发展过程，最终成为波浪（对应人类形体）；（现已扩展为波浪的）“泡沫”中所包含的水构成个体生命（*jīv*）。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这点水实际上就在海洋里，同海洋一体；但因被包裹于泡沫形体而变得有限。最初产生泡沫并通过逐步发展给泡沫赋予人体的风（欲望），现在给这个人一只小船（这里比喻人体）。我们把坐在船上的人比作个体生命，把风比作业相。

可以这样描述凡人的状态：坐在船上；但因手被捆住，不能主动划船。不过他却呼吸，呼出的气流（我们将之比作制造业相）移动他的船。如果他以“好的”方式呼吸，并（通过善行与合法行为）制造善业相，那么他呼出的风就会把他的船吹向一位船夫——曾经潜入海底、又游回水面并将船舵掌握在手中（因为他能够亲手操控并拉动这条和其他船）的船夫。

在这个当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从何而来。海洋的原始目的和目标是想知道自身的伟大完美，为了这个目的，海洋成为船和（普通）船夫。可一旦成为船夫，手就被绑住了。作为船夫，海洋仅仅保留了过善良生活、从而制造善业相的能力。船夫还拥有的能力就这么多了。假设船夫通过“合法地呼吸”（也就是通过善行来制造善业相），将自己的船吹到一个有机会接触一位“有经验者”从而获得解脱的地方。这位（之前提到的）游泳能手解开船夫手上的束缚，给他自由，然后让他淹没于海洋。一旦淹没他就证悟：“我总是同一个，我自己一直是海洋。”他一直是海洋，之前却不像现在这样认识到这一点。

但他在获得证悟之后，不是潜伏在海中，而是返回水面抓住船——过去他因手被绑着而控制不了的船。不过现在船已在他的控制之下，他想去哪儿就把船划到哪儿。

在这个证悟体验状态，曾是普通生命的他不再需要船，因为他想知道和证悟“我是海洋”或“我是神”的目的和目标已经实现。然而，为了引导那些尚未淹没于海洋或证悟“我是海洋”状态的不幸船夫，为此目的他（从水下用手抓住船）开着自己的船，以便把那些手还被绑着的“无体验”船夫都吸引过来，从而为他提供解放他们的机会。

这些已经达到完美状态的赛古鲁将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无需屈服或受制于命运的恩惠（或捉弄），因为内在已经与神合一，他们通过精微身体管理宇宙的运作，同时把粗浊身体用作工具，来解放那些囚禁于摩耶魔掌及自身业相中的世人[注：此处精微身指精体和心体。巴巴在早期未做细分]。

如上所述，个体生命在潜入海洋且与海洋合一后控制着船。他不是坐在船里，也不必依赖风。与神合一者也同样证悟和体验自己是神；通过“神性”（*khudāpanū*）的力量和能力，来运作自己的身体。业相不能束缚他。事实上，有些潜入海洋并与海洋合一的成道者留在那里，不与船保持联系。因此他们的船随波逐流。

这种获得了完美、但在与神合一后不再关注凡人的有限状态的人，确实有很多。他们的身体通过成道状态的能力和力量来移动和运作。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事实。

这些玛居卜不是帮助和解放他人的工具。只有赛古鲁（撒里克而非玛居卜）才称得上世界及世人的施惠者和救赎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是集无限和有限状态于一身的大师。

第五十二讲

1927年8月30日 周二 美拉巴德

【《联合日记》倒数第二篇记述，巴巴对 K·J·达斯托谈到 1925-26 年他在美拉巴德写的那部著作。这个时期达斯托正在从事各种服务巴巴的写作项目。日记写道：

“师利向达斯托解释了编写工作的一些重点，同时又再次提到自己的著作，表示：‘之前从未有人像我那样揭示灵性秘密的。有些要点无疑散见于印度教经文（《奥义书》），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他圣典中找不到的东西。但是我用直接而清晰的语言揭示了灵性，直白地解释了一切。这部著作将成为未来的普世圣经。’”

当天下午，巴巴同满德里谈到各种话题。本篇构成“周四茶会讲道”最后一讲，原稿截止日期与《联合日记》基本一致。——编者】

灵魂、觉识与意识

灵魂（Ātmā）=大我=元神（Purush）

觉识（chaitanya）=思想=心

气（prāṇ）=能量

空（ākāsh）=物质

觉识+能量+业相=宇宙意识（妄意识）=个体生命（jīv）

觉识+能量（无业相）=大我意识（真意识）=成道者（Shiv）

为了体验业相，个体生命利用两个媒介：能量与物质。在体验业相时，个体生命不体验大我，因为它用意识体验这些业相——通过粗浊身体和精微身体（能量和物质的结果）。另一方面，

在体验大我时，个体生命不体验业相；其自然结果是，能量和物质两个身体和两个世界都从觉知中消失，唯有大我意识留下。

实际上，同一个灵魂在体验宇宙时（即禁锢于虚妄意识时），扮演个体生命的角色；但在体验自身时，则获得真意识，扮演成道者的角色。

在纯然、原始形态，灵魂是无意识的存在；但作为个体生命或者成道者，灵魂却完全有意识。或者更明确地说：在本初灵魂处于无意识；获得最有限的意识时，也获得最轻微程度的觉识。该觉识又稍微获得一些能量和物质。觉识、意识与形体（通过能量和物质）由此产生。

在浊层面，进化始于含有最少觉识和意识的石状态。该觉识和意识越来越多地显现于植物和动物，直到在人体（完美形体）达到完美。在意识尚未充分发展的动物形体，觉识呈现为本能；在意识充分发展的人类，觉识呈现为智力；但人类意识是虚妄的，因为业相让意识体验宇宙而非大我。

觉识在行道者那里成为灵感；在成道者那里成为证悟。如在凡人状态那样，成道者的意识也是完全发展的，但现在却成了真意识——因为被用于证悟大我之目的。

总之，在开始和结束，意识和觉识是同一个，但在中间阶段却相互有别，呈现为两个不同的方面。

即便觉识和意识通过进化过程，在人体获得充分发展，但同时业相也附着于人类形体。在此阶段显现为智力的觉识，拥有认识大我所需的完全意识。然而它非但没有把充分唤醒的意识用于认识大我的工作，反而将之浪费于体验来自之前形体的业相——在寓居这些形体期间，意识逐步累积，从最有限发展到无限程度。当业相最终消灭时，身体和世界也从体验中消失。只有觉识和完全意识留下；觉识现在意识到自身的无限性。

由此可见，灵魂（亦即实在）站在觉识、意识和身体三位一体后面。浊体验是智力借助于意识，通过身体媒介进行运作的结

果。相比之下，证悟则是智力（借助于意识）向实在（灵魂）精进努力并最终与之合一的结果。

总而言之，觉识与意识各不相同；但同时二者又或多或少共同构成一切浊形体的必要条件。为了帮助推动进化臻至人类形体，觉识显现为情欲，也就是生殖能量。但在人类形体（此外灵魂没有更先进形体可采用），觉识必须转到相反方向。

一般来说，在人体中，智力借助于意识，通过身体媒介体验苦乐业相。在这个过程中，旧业相被消耗，新业相被累积——这又要求采用新的身体。

若要摆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再投胎，意识就必须保留，但觉识却必须转到相反方向，以便旧业相自行消耗而新业相不生。智力不再做体验业相的旧工作，而是接受意识的帮助，迈向与大我合一的目标。

现在很流行的瑜伽士证悟大我过程，要求把意识转到相反方向，促成对浊宇宙的忘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旧业相原封不动，同时新业相（即层面的业相）被积累，从而与初衷背道而驰。

瑜伽士很少能成功超越第四层面——这个涉及到超自然能力业相的层面，几乎无不导致瑜伽士的毁灭。正是出于该原因，赛古鲁和完人通常建议，消灭业相但同时完好保留意识。在业相消灭的时刻，心智与大我合一：哪怕一丝业相残留，这就不可能。通过专注于歼灭业相，则能避开层面上的危险——尤其是第四层面。不过，一个人在证悟大我之后，就会看到这些层面。

可以通过不同方法消除业相，其中最重要的是羯磨瑜伽、巴克提瑜伽、珞珈瑜伽和禅那瑜伽。不过，这些业相消灭过程与赛古鲁的圈子成员毫不相干。赛古鲁的恩典之钉（mekh）能阻止新业相形成。唯一的困难出现在圈子成员不能彻底臣服时，这给古鲁解决业相的工作增加困难与麻烦。圈子成员令人羡慕的好运，是以往行为和服务古鲁的结果。相比之下，对凡人而言，就连吃喝、呼吸都制造业相，更不用说性交之类的恶习了。对这样的人

来说，避免新业相形成的最佳办法就是伴随古鲁。他们应当皈依一位赛古鲁，待在他身边；不然就没救了。

正因赛古鲁消灭业相工作的完成，一个人才有可能完全有意识地证悟大我。你们很可能无法相信，但实际上所有人进入酣眠时都会进入神圣状态，尽管意识不到这一点。

那么又是什么将人从酣眠中唤醒？是业相的作用，如前所述：业相的彻底歼灭才能让人完全有意识地享受神圣状态。换言之，要获得这种神圣状态，就必须在业相消失的同时保留完全的意识。

玛居卜成为全知、极乐和存在，并且意识到这一点。这样的人说：“我在一切，我无处不在。”赛古鲁同样完全有意识地成为全知、极乐和存在，但他在证悟后必须下降到正常意识层面来提升其他人；在这种状态，他感受到一切都来自于他自己，并在一切万物中看见他自己。

这些人（赛古鲁）是迷失的人类的真正救世主，是地球上的纯然祝福。赛古鲁放弃身体之后，体验玛居卜状态。

神圣奇迹与一般奇迹

“神圣奇迹”（Mojizā）通常属于阿瓦塔、先知或成道者，“一般奇迹”（karāmat）属于瑜伽士。前者是高尚无私动机的结果，后者的主要动力总是最恶劣的自私。阿瓦塔在打算对世界给予普遍灵性推动时才施奇迹，瑜伽士往往是为了利己目的而施奇迹。

为了说明成道大师是怎样运用奇迹的，我们用小孩抓住鸚鵡脖子，眼看要把它勒死打比方。要想救鸚鵡的命，就不宜强行从小孩手中夺，这有可能促使孩子抓得更紧，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应该给小孩一枚钱币，诱使他放开鸚鵡。给钱币相当于施奇迹，从小孩手中救出鸚鵡，代表解救（因摩耶掌控而正在造成严重破坏的）无知者的心。这就是阿瓦塔和赛古鲁的方式方法。

相比之下，设想有男子看到美女，就用金首饰去吸引她。可把送金首饰比作瑜伽士施奇迹。显然，在赛古鲁施奇迹与瑜伽士施奇迹的动机之间有着天渊之别。

再打个比方，设想有人戴着白色眼镜，这自然让他把一切都看成白色，虽然实际上他眼前的东西是无色的——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其天然色，未染上特殊颜色。可把瑜伽士施奇迹比作给人戴上红色或绿色眼镜，让他吃惊地看见眼前一切都呈红色或绿色。不过赛古鲁完全明白就连此人原先（戴白色眼镜时）看到的白色也是假的，实际上一切皆乌有，所以他根本不会浪费时间去改换人戴的眼镜颜色。相反，其目的是摘掉人已经戴着的白色眼镜，使他能够看到事物本来面目——无色，因为如前所述，这一切其实什么都不是。

赛古鲁的实际能力和第四层面瑜伽士的能力是相同的。“自生”（svayambhū）的超自然能力通过赛古鲁自动散发流溢；瑜伽士接收并使用这种溢出的能力创造奇迹。一个人除非在至师带领下穿越层面，否则第四层面无不成为巨大的绊脚石。因为如果使用该层面的能力，就会制造最坏类型的束缚。所以赛古鲁不赞成施奇迹，也不主张修炼那些导致这些能力的瑜伽。

瑜伽士让死者复活，这对世人和瑜伽士本人来说都是奇迹。但这对大师而言根本就不算奇迹。大师很少施奇迹，而是要让世人牢记这个事实：世人认为的死亡，其实根本不是死亡。既然无人死，去让谁复活？

赛古鲁、玛居卜与凡人

随后话题转向赛古鲁、玛居卜与凡人的对比，师利继续说：

玛居卜永久享受无上喜乐状态；也就是一劳永逸地永远体验无限知识、能力和喜乐。这也同样适用于持续不断地体验无限知识、喜乐和能力的赛古鲁；然而同时，赛古鲁又回到世界。在这

个过程中，他的超意识却经历一个变化：基本上跟玛居卜保持同样，只是回到世界意识给其超意识增添了浊意识。

假设心是手，身是匙。凡人与赛古鲁的不同在于：赛古鲁只用匙吃饭，凡人则用手和匙一起吃饭——在此过程中弄脏二者。凡人能清洁手中的匙，却不能清洁手；要清洁手，就必须求助于赛古鲁。

师利最后谈到四个身体及其不同用途。

四个身体

大我随时都根据情况，通过四个身体发挥作用——浊体、精体、心（种子）体和宇宙身体。在普通醒状态，浊体充当体验浊宇宙的媒介。在梦状态和意识层面的瑜伽士状态，精体也相应充当媒介——不同的是：在梦状态，心处于潜意识；瑜伽士的心则完全有意识。在酣眠中，身、心、视、听皆不存在。因此，酣眠类似于证悟状态——除了身体、心（种子）体继续存在之外。最终，从证悟状态下降回到第四状态（*turīya avasthā*）后，成道者则使用宇宙身体——该身体能够同时通过所有的身体发挥作用。

酣眠与证悟的区别在于，在酣眠状态，心是无意识的；在成道状态，心完全有意识并觉醒。

（全书完）